一九〇四年創刊

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三卷 第十六號

改造代議制之具體方案……樓桐孫

民族主義下的人口問題……許仕廉

糧荒之狀況及其補救……馮柳塘

亞比色尼亞與英意協定……夏奇峯

現代史料(四篇)……記者

陸宣公之財政學說……陳燦

拉馬克的習得性遺傳問題……周建人

竹園陶說……劉子芬

今昔(小說)……黎錦明

波納爾之罪(小說)……李青崖譯

愛慾(劇本)……章克標譯

民國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

每月二回 十日二十五日發行

Vol. XXIII, No. 16, August 25, 1926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廿五日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大書坊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酌酬書券或本雜誌

（丙）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轉東方雜誌社收

定價表

半月一册　全年二十四册

零售：每册定價一角二分半（原價二角）　郵費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時期	册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書價連郵費 國外
半年	十二	一元五角（原價二元二角四分）	二元三角（原價二元九角六分）
全年	廿四	三元（原價四元四角八分）	四元六角（原價五元九角二分）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爲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十六方）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 首篇正文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前後 以外正文之對面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二元半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郎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一 定單號數

二 定戶姓名

三 在何處定

四 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册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三卷 第十六號
民國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發行

挿圖

馬(徐悲鴻作)(三色版)……(一幅)
美國鐵道專家之來華……(一幅)
科學教育之推進……(四幅)
法國內政之阢隉……(一幅)
葡萄牙之軍人革命……(一幅)

雜評……(一)
改造代議制之具體方案……樓桐孫(五)
民族主義下的人口問題……許仕廉(三一)
糧荒之狀況及其補救……馮柳塘(三七)
亞比色尼亞與英意協定(日內瓦通信)……夏奇峯(五一)
時事漫畫……(五五)



現代史料

波蘭革命軍領袖皮爾蘇斯基的生平……何作霖（五七）

挪威的新省——斯披茲伯琴……何作霖（六一）

美洲大陸聯盟的提倡……幼雄（六三）

世界最富之國……化魯（六五）

陸宣公之財政學說……陳燦（六七）

（圖）荷比兩國的唱歌堵……（七九）

拉馬克的習得性遺傳問題……周建人（八一）

竹園陶說……劉子芬（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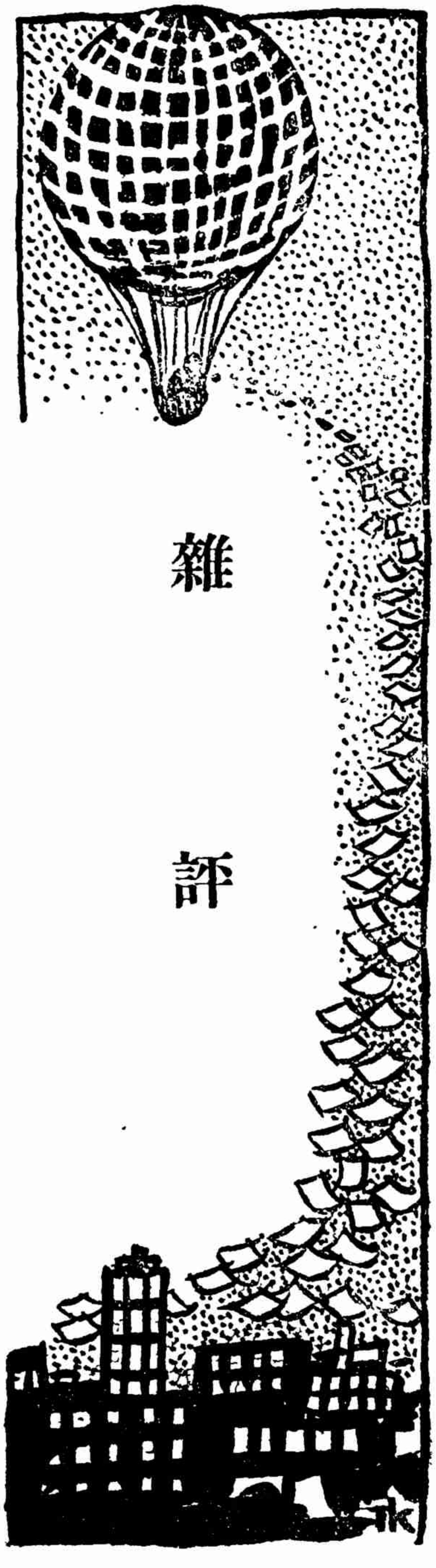
今昔（小說）……黎錦明（九五）

（圖）蕭伯納七十歲……（一〇六）

波納爾之罪（小說）（續）……法國佛朗士著 李青崖譯（一〇七）

愛慾（劇本）（續）……日本武者小路實篤著 章克標譯（一三二）

時事日誌……（一四一）



雜評

口

現在的時局中有三個問題很值得我們的注意。這三個問題是：第一，南口張家口相繼爲奉吳兩軍所得，今後國民軍的命運與追擊軍隊的舉動是怎樣？第二，南方蔣介石的革命軍現已攻占岳州平江，北方的討賊聯軍總司令吳佩孚亦已南下抵漢口，南北軍的主力接戰當不在遠，他們的勝負與全時局的關係是怎樣？第三，東南五省增防江西的軍隊已先後出發，孫傳芳的出師通電雖仍然是說『保境安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時局的內幕是否尚有保境之可言；是否尚有不相犯的希望？

這三個重大問題，在今日雖然無論什麼人都沒有作「不致錯誤的解答」的可能，但依照各方情形以作合理的推論，似乎亦尚足引起留心國事的人們的趣味。

國民軍自四月中旬退守南口以來，苦力支持，幾及四個月。這一回的退出，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奉軍重礮隊的摧毀力，把南口要塞轟得不能憑守，使苦戰力疲的國民軍不得不棄之而去；但我們看了鹿鍾麟的先日整隊而行，並且將糧食輜重豫先全數運走，一方面亦不能不承認他是有計畫的退兵。現在東路多倫的國民軍已與南口晉北軍隊集合向西退去，他的實力還是未

可十分輕視。只要軍心不因失地而渙散，給養暫時可支持幾個月，內部更不發生問題，則以國民軍的素來注重於兵工，農墾的訓練，使居綏遠甘肅地僻人稀的區域，從事屯田，亦能永久維持全軍的生活。外面任何勢力的侵迫，當不能陷國民軍於絕地。反觀張吳兩軍對於追擊的進行，一時表面上雖然以破竹之勢向西前進，但吳已受豫湘軍事的牽制，匆匆南下，前敵吳部勢不能努力從事於追擊。奉軍亦疲於作戰，聽該軍師長于珍對參觀戰地諸新聞記者的一番非常沉痛的「非戰論」，亦可見他們無意於繼續戰鬬了。這是我們對於第一問題的觀測。

吳佩孚的南征與蔣介石的北伐都未易有澈底成功的希望，這話已經有人先說過了。兩軍的主力接戰，在勢已不能免，這場劇戰，表面上固然關係今後南北的大局，但實際上卽使吳軍一戰而勝，最大的結果亦僅能稍稍遏抑革命軍北伐的氣勢，而不易直搗粵桂，根本剷除革命軍。蔣介石而獲勝，北伐軍得以會師武漢，恐於取得武漢以後，亦不易有更行發展的可能。這是什麽緣故呢？據我們的觀察，吳佩孚而希望直搗粵桂，於收復平岳後，必先用大力解決湘西方面反覆不定的黔軍，用重兵防止四川反吳派的驅楊森而迫鄂西。我們姑不談正面粵桂軍的抵抗力，就是這兩件事，試問要多少兵力，多少時日，纔能達到目的？蔣介石於占領平岳後而希望會師武漢，北出京漢路，單線直行，其勢頗險，爲行軍安全計，非以重兵駐贛湘鄂三省邊境，卽須取得江西，這便涉及第三問題了。

現在東南各省增防江西的軍隊雖出發，因爲孫傳芳保境安民的政策，尙未改變，目的地還是在江西邊境。一旦江西告警，則吳孫兩軍的聯合戰線立卽告成。蔣介石雖能戰，江西軍隊與閩南民軍雖有被利用的可能，但革命軍忽然添出一擁有十萬生力軍的敵人，改處三面受敵的地位，卽使可以勉力抵當，也夠吃力了。蔣氏明白這裏面的利害，所以當初有「對孫妥協」的策略，最近長沙軍事會議雖決定攻贛，亦不敢冒昧急進。依我們的觀測，現在革命軍攻取平江，斜出鄂屬蒲通的計畫既已完成，以蔣氏的智略，當不致直接向贛啓釁，以與東南五省爲敵，則東南五省的保境安民，孫蔣兩方的武裝和平，尙非完全不能談。所可怕的是方本仁朱培德這班人，對贛省各有重大的希望，頗有誘引蔣介石的能力，使蔣氏一著差走，則不特蔣氏及革命軍的不幸，

亦東南人民的不幸了。（穆）

口

日本近年經營南洋的急進，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他們國內的政客，浪人，學者，新聞記者等，差不多是天天在鼓吹人民往南洋等處去移民。他們主張移民的理由，有的是着重於人口調節政策，有的卻彰明較著說要擴張國力；但是根本的原因，還是由於「人口過剩」。因爲人口過剩的關係，日本便不惜以鄰爲壑而公然主張對外侵略；這不僅對於中國南洋各地爲然，便是日美感情的惡化，怕也種因於此咧。

可是近來日本的移民政策，表面上似乎起了變化了。據最近的路透消息，日本將於九月十一日，在東京國會議事廳內開什麼南洋商業會議。據日本外務省的要人宣稱，這個會議的目的，便是日本鑒於過去移民政策的錯誤，想要從新改變方針；只專就商業方面以圖日本對南洋貿易之發展，而不再向加拿大美國等處移民。這話在美國人聽了自然是很高興的。台維司最近在美國會裏演說：中國有四萬萬人口，日本有七千萬人口，倘使聽他們來移民，美國人只好消滅於北美這塊方罫內。照他這個口氣看來，日本的改變移民政策，怕莫也是緩和日美衝突的一個辦法咧。

不過日本既然改變方針，傾全力於南洋貿易之發展，這一來對於我國南洋僑民，倒有莫大的利害關係了。我們覺着這個會議，有最可注意的幾處。第一，這個會議不像從前那般倡「南進論」的人所隨意召集的會議，僅只含有鼓吹的意味；這次卻是日本官民合議發展南洋的實際計劃。我們只要看報上所稱將來參預會議的人，除民間主要銀行，主要實業團體，及各地商會代表外，尚有外務，大藏，商工，農林，遞信各部的當局者，和南洋英荷各屬，澳洲，菲律賓，印度，暹羅，安南等處之日本領事人員，這就可以知道這個會議的議決案，馬上就會要實行的。實行以後，華僑在南洋的地位，自然要首先受影響了。

其次，報載他們這個會議所要討論的主要事項，約如下述數項：

（一）南洋方面之國際貸借如何改善？

（二）南洋方面之海運如何發展？

（三）從南洋方面輸入主要食料品及原料品，其有利廉價之

方法如何？

(四)南洋方面之企業及投資如何發展？

(五)對於南洋方面之移民如何發展？

(六)其他一切有關係事項。

在這裏我們最須注意的，便是末尾這項「一切有關係事項」，換句話說便是討論對付我國僑民的秘密辦法而不便宣布的。不過他們雖然沒有宣佈，我們總可想而知是一定不利於我國僑民的。我們對此又將怎樣呢？

本來我國對於海外的僑民，向來就無護僑政策可言；而在南洋一帶的華僑，尤備受殖民地政府及當地土人的欺侮；近來以商業競爭的關係，更須受同我競爭的國家的嫉妒和排擠了。華僑在這三層壓迫之下，縱然還想勉強掙扎，但是壓迫太甚，恐怕也就很難立足得住呵！

從前一般人以為中國與華僑的關係，在政治上雖然隔膜一點，可是在經濟上卻密切得很。深諳中國事情的財政經濟專家如瓦格納，摩斯等，都以華僑每年送金回國之數甚巨，要算中國抵償國際貿易入超之一宗重要抵償方法；可是到現在差不多已成為過去的陳迹了。現時華僑在「人種歧視」觀念淡薄一點的國家，大半安居樂業，不再思蜀，自然也沒有送金回國的事；至於在那些種族成見很深的國家，又以當地政府之種種壓迫榨取，也就無餘錢可以寄回祖國。所以現在希望華僑寄回的款項，仍足以維持一部份的貿易入超抵償關係，也就很難說了。

僑胞對於祖國政治經濟兩方的關係，既已疏遠到這個地步；而現時仍無補救之策，惟坐待他人設法來謀我，這真是何等危險的事！我們盼望僑胞和國內人士都要注意到日本南洋商業會議這一幕才好呢！(幹)



改造代議制之具體方案

——兩會一院制之建議——

樓桐孫

一 緒論

『大凡一制之立，皆有一基本之理論以爲依據。故基本理論之虛實眞僞，與國家治亂所關正遠。卽以近代盛行之「代議制」言之，其基本理論，乃「主權在民」之說是也。』此爲數月前拙作我之薩威稜帖觀中語（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二號第十九頁）。蓋鄙意以爲凡欲研究一種政制之利弊，不得不先探討該政制之理論的根據——欲講求改造代議制之具體方案，自不得不先從抽象方面以評定國家主權（La souveraineté nationale）說之價值。此我之薩威稜帖觀之所爲作而改造代議制之具體方案之所以不能已於作也。

故欲使此文具有獨立之了解性，不得不參照前文而摘述其要義。

代議原則係爲十八世紀哲學之新產品，而其主源實上溯於盧梭。

盧氏於一七六二年露佈民約（Le Contrat Social）一書，其詞旨外肆而內閎，斷非一二言所能介紹。然綜其大要，不外兩端：一曰自然狀態（Un état de nature）也。略謂當文明社會尚未創立之前，有所謂「自然狀態」者焉。在此狀態中，

凡一年力強壯之人，咸享有絕對無限之獨立 (indépendance absolue) 而不屈服於任何其他人類勢力之下。

一曰社會契約(Un contrat social)也。人既不欲長處於上述之自然狀態中而思有以建國，於是乃一致公認以創一高於個人意志 (La volonté individuelle) 之權力。其契約之爲明爲默，非所問也。由此契約乃生一無形的而集合的總體 (un corp moral et collectif)，謂之曰「公我」(Le moi-commun)。由此公我所表現之意志，謂之曰「公共意志」(La volonté générale)。此公共意志高出於個人意志而統治之，問何以故？以其爲公共意志故，謂之「最高意志」(La volonté souveraine)——亦卽所謂「薩威稜帖」(La souveraineté) 者是也。

由斯以言，可知盧梭之所謂「薩威稜帖」，乃以社會契約爲體，以公共意志爲用，而其範圍至爲廣大而絕無何等之限制者也。「社會契約」，「公共意志」云云者，一按其實，渺然難知。故近來學者對於盧氏民約之主張，殆已漸有一致之判決。然基於民約觀念而來之薩威稜帖，與夫基於薩威稜帖觀念而成之代議制度，則尚安然盤踞於近今各國憲法之中而爲全部公法學之基礎，事之忘本而背理，寧復有甚於此者乎！以主權之學說，作自由之根源，則主權每流於專權而自由易陷於自殺，此非余之臆說，實盧梭之所自白也。盧氏在其民約論之開端，則言『統治者無所拘於法；以其性不能犯法也。故就人民之總體 (Le corp du peuple) 言之，無論任何基本法律，絕不足加以強制——雖民約亦然。』盧氏欲證明此說，復於民約論第一册第七章中有曰：『無論何人，若有不肯服從於公共意志之下者，則全體必將強之使從。是何謂也？蓋卽所以強制之使其自由耳。』夫公共意志之必出於強制，與夫人民自由之必待於強制，則公意自由之爲公意自由亦可深長思矣。『嗟乎自由！天下多少罪惡假汝名以行也！』此法國羅蘭夫人 (Madame Roland, 1754-1793) 臨刑時之痛語，吾於公共意志一語，蓋亦有同慨焉。遠之如法蘭西之孔房西湧 (La Convention)，近之如袁項城之帝制自尊，試問當時何莫不以民意之名義行之？嗟乎民意！天下多少罪惡假汝名以行也！——而包攬式之代議制實有以階其厲，此改造改

造之聲所以日囂然塵上而莫能自已也。

* * * * *

雖然，謂盧梭之主權在民說爲代議原則之主源，則可；謂盧梭爲代議制流弊之主犯，則不可。盧梭，法人也；法人於事，最善演繹(La déduction)。依盧氏之說：最高意志(卽薩威稜帖)者，公共意志也。換言之：公共意志有最高之主權(亦卽薩威稜帖)。是故薩威稜帖與公共意志乃絕對不可分之兩要素 (deux éléments absolument indivisibles) 也。『薩威稜帖既爲不可讓(inaliénable)，則薩威稜帖必爲不可分(indivisible)。何則？因意志(La volonté)之爲物，不得其全，卽歸於無；得其全者，人民之意志也；否則僅爲一部分之意志。得其全者發之卽爲最高主權(卽薩威稜帖)之行爲而製造法律；一部分之意志，乃官吏之行爲，充其量，不過爲元首之命令。』(民約第二册第二章。)

薩威稜帖既爲不可讓，則必不可委他人代行之，自屬邏輯當然之結論。故盧梭曾謂最高自主之人民(Le peuple souverain)除非實行讓渡其主權，斷難自行派人而代議。『故吾謂薩威稜帖不過爲公共意志之表用，則永遠不能自行讓渡；薩威稜 (Le souverain) 不過爲一集合的生物 (un être collectif)，則除自身外斷難受他人之代理；權可移而意志不可轉也。』(民約第二册第一章。)

是可知盧氏之主張，爲人民之直接造法。法律者，公共意志之直接表現 (L'expression directe de la volonté générale) 也。『……議員非人民之代表 (représentants)，乃人民之差委 (commissaires)。對於國家之政務，彼等絕不能有確定之解決。凡法律而未經人民本身之批准者，無效者也。蓋此決不足以爲法律。』此種學說，惟於小國爲宜。盧梭生於瑞士，居於瑞士，而爲瑞士人士所深愛敬者也。瑞士之直接政治實淵源於盧氏之說者爲多。

* * * * *

然則此近代包攬式之代議制，果何自而起乎？是亦不可不一言也。

二 代議制之性質及其起源

何謂代議制？——考代議制一語，在西文爲 régime repré-

sentatif。叩其涵義，可曰：

「代議制者，以人民定期所選之議會，爲全國之總代，使之表現公共意志而執行國家任務 (Les fonctions étatiques) 之機關之制度也」

依右之定義，可得兩點重要之證明如左：

(一)代議制與民主政治 美人有言民主政治 (La démocratie) 者，人民之政治，爲人民之政治，由人民之政治也。又曰：民主政治者，凡國內之成人，皆可僅以成人之資格參與國政之制也。舉此義以按代議制，則可知代議制，表面雖似民主政治，而實非民主政治。就實際言之，代議制與民主政治二者之間，實有大不同者在焉。馬爾培(Carré de Malberg)不云乎？「……耶里內克(Jellinek)及其從徒之所大謬者，無他，以彼等祇知別政體爲君主(La monarchie) 與民主之兩種耳。殊不知近世以來，尚有一第三制者出，與前兩制絕不相同。此制維何？卽代議政體 (Le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 是也。」(見第二册第三百四十九頁)

法蘭西大革命諸領袖，對於代議制本頗態度遲疑，贊否參半，然獨於此點則見解甚明：「凡公民既有代議士(des représentants) 之選舉，則應拋棄自行直接製造法律之權。非然者，是將不復爲代議制之國 (L'Etat représentatif) 而直爲民主制之國 (L'Etat démocratique) 矣。」(此爲西溟士(Sieyès)語，見法國議會彙錄第二種第八册第二百零五頁)

誠以行代議制之國，其選舉代議士也，與其謂爲對政問題，毋寧謂爲對人問題；祇須其人素爲余所敬愛，余卽舉之，而爲吾之代議士，其政見究屬如何，非所計也。

由此而又得第二點之證明如左：

(二)代議與代理 憲法上之代議與民法上之代理極易相混，而實極不相同。就表面觀之，兩者同爲代表 (représentation)；然代議制之特點，正以其無絲毫代表之性質存乎其間。

民法上之所謂代表（包括代理與委任，請參觀中華民國民律草案第一編第五章第三節及第二編第二章第十二節）係指此、一人為彼一人代為法律行為或處理某種事務而言。代理人或受任人不僅須受本人或委任人之指派而授以代表權，且關於權限之範圍，本人或委任人有自由規定之權；既授權後，又可隨時予以指示而要求代理人或受任人報告情況；無論何時，本人或委任人皆可撤回其代理人或受任人。至政治上之所謂代議則不然。「代議士」宣告當選之頃，即選舉人權力終了之時。蓋代議士一經選出，則其言其行，全屬自由，選民不能課以責任而召回之。（註一）彌叔（Michoud）在其名著道德人格（La personnalité morale）第一冊第二百八十九頁內曾言『選舉者，非選舉人給與當選人以一委任狀（mandat）之謂，乃祇一選擇（choix）之方法，使國家能盡其所應盡之任務以滿足人民之需要耳。』法人嘗謂人民為一分鐘之主人（Maître d'une minutte），蓋即指投票選舉之一分鐘時而言也。

依上述代議制之性質觀之，可知選舉會（corps électoral）者，為選擇某人某人之機關，而非主張如何如何之機關也。故吾曰：行代議制國之選舉議員，為對人問題而非對政問題。代議士一經選定，則關於一切立法施政事項，人民無復有過問之權。夫『薩威稜帖，不可代者也。何以故？以其不可讓故。薩威稜帖惟存於公共意志之中，公共意志寧可代乎？公共意志之為物，不得其全，即歸於無，絕無兩可之餘地。是以人民之議員不為——且亦不能為代議士（或代表 représentants），而祇為人民之差委；彼等絕無最後決定之權。凡一切不經人民本身批准之法律，概為無效：此絕不足為法律也。英國人民嘗以自由自詡，蓋大誤也；英人其自由祇存在於選舉巴力門議員之一時：議員一經選定，英人立為奴隸而無足比數矣。……代議觀念，為時未久，在古代共和國以至君主國中，人民從未有所謂代議士者；彼時之人實未嘗知有此字也。』（民約論第三冊第十五章第二百三十七頁）觀乎此，可知盧梭本為排斥代議制之一人。

然而思想之沿革，機括甚微，而制度之孳生，淵源應辨。

夫盧梭心目中之共和，必使主權在民，人人皆得參預政治；然欲行此制，祇宜小國。此盧梭所嘗自白不諱者也。國之大者，人口繁夥，動輒以千萬萬計，而共和之義，早已深入諸先進國之人心。然欲全採盧梭之意，使傾國人民，集議政務，以行直接政府（Le gouvernement direct），則事實上斷斷有所難能。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有由人民選擇議員以代司其職而已。

* * * * *

是故仲尼以選賢與能爲大道之始基，（註二）墨子以選立賢可爲撥亂之先着（註三）誠以蚩蚩羣氓，蟻聚相鬨，事之可否，決之國人，（註四）工瞽庶人，皆可立議，（註五）在古有然，今所難致。且『世間有識者，多乎？無識者，多乎？恐無論何人，未易斷然謂有識者之多也。』亦信有如楊定襄先生所言者。（見甲寅週刊第一卷第九號第十一頁）

考之西賢，亦有同證。『關於國計民生，大經大法，人民對之，靡不茫然，但若者賢，若者不肖，則民口所持，百無一誤，故選擇賢能，托以國命，要莫善於民衆』馬基亞維立（Nicolas Machiavel 1469-1527）早已言之。學者稱爲代議制學理之先河。

迨至十八世紀，則代議理論，日益昌明。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在其名著法意（Esprit des lois）第二册第二章中曾言：『應將國家政權信托何人，選擇之工，莫逾民庶。人民祇須就其日常所不能不知及極所易知之事物而決斷之，殆無不中之理。若者常預於爭戰之役而有衝鋒陷陣之功：人民必知所以舉其將帥矣。若者常預於訟獄之事而負勤明廉正之譽：人民必知所以舉其法吏矣。若者雄於財而勇於義：人民必知所以舉其市宰矣。凡斯所言，皆事之易明於公衆場所之前而易蔽於君王宮闈之內者也。但人民將知所以運帷幄，諳地勢，應機宜，明正反而利導之否乎？曰：否，此非民庶之所長也。』

此就代議之可應用於行政者而言。

又曰：『人猶國也：凡一自由之國，應有自行治理之權；凡一明理之人，應盡自行治理之職。積個以成羣，故人民應操自行立法之柄。惟在大國之中，斯爲不可能之事；即在小國之中，亦覺多窒礙之嫌，故凡人民自身所不能爲者，應由人民選舉議士以代爲之。……選用代議士之大優點，以彼等知辨理而善處事也。人民則絕不適宜，此乃民主政治大障礙之一也。』（法意第十一册第

六章)。

此就代議之應用於立法者而言。

* * * *

此外如特爾密 (De Lolme)，如西涯士，在法國大革命前後，均各將孟德斯鳩之說發揚而光大之，以證明代議制之優於直接制，其詞甚長，不具徵引。要之，當法國革命爆裂之時，代議制說之勢力，實可謂與盧梭之主權在民說並駕而齊驅。法國人口三千六百萬，在歐洲為數一數二之大國，其採用代議制，又事實上當然之趨勢也。

故法國一七九一年九月三日憲法第三條明言：

『一切權力，出自國家，國家祇能以委任方式行使權力』。

(La nation, de qui seule émanent tous les pouvoirs, ne peut les exercer que par délégation)。

所謂「委任」者，即「代議」之意也。議士代人民發表公共意志，公共意志者，最高意志也。議會為全體人民最高意志之所寄托，實際上雖嘗由代議士獨斷獨行，而視為與全體人民之獨斷獨行無異。故議會為政權最高之機關。是可知近代代議制係為主權說與代議說化合產生之物。一轉移間而所謂「公共意志」者，實不過為全國中少數人之意志。得其用則養成議會政治之良風；不得其用則變為暴民專制之惡象。管子有言：『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代議制本身之為善為惡，姑置別論，若無法以利行之，則其流弊終將有不可勝計者。

嗟乎！吾國自民二正式國會誕世以來，死而復甦，甦而復死，復死而復甦者，紛紛擾擾，於茲十有五年矣！議員諸公，南北奔波，舟車勞瘁，亦既為吾儕小民所五體投地，感謝不遑者矣！顧邇者京保道上，冠蓋連翩，國會似又有第三次復活之運動，問何以故？夫亦曰以國會為最高機關故，以國會為公共意志故。然而公共意志果眞若是耶？今日之中國果眞有此長生國會以作最高機關之必要耶？吾人對於國會過去之紀念果何如耶？善耶惡耶？利多而害少抑得小而失大耶？此皆為近年論壇中縱橫研討之問題：默察民心，早歸一致——原與本文無直接之關係。(中國國會種種怪狀，原因縱極繁複，而要為過渡時代政治未上軌道之變態，不能即據為代議制本身之罪案，故曰無直接關係。) 但研究

代議制，自不能不聯想及於中國國會；——討論中國國會，更不能不聯想及於代議制之改造。欲改造代議制，又不能不注意於其基本之理論——薩威稜帖。此作者之所以不憚辭費，先從學理上論列代議制之源起如右，願與海內大雅共商榷焉。

三　代議制與議會政府制之區別

茲尚有一點所應注意者，即代議制與議會政府制之區別也。關於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學——之抽象名詞，每有似同而實異，似異而實同者。加以東西文字，輾轉翻譯，用語之間，稍一不慎，則詞意淆混，雖賢者有所不免。

* * * * *

以人民定期所選之議會，爲全國之總代，使之表現公共意志而執行國家任務之機關之制度，謂之代議制 (Le régime représentatif ou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已如前述。然則與議會政府制又有何區別乎

「議會」(或國會)二字在西文爲巴力門 (parliament)。而巴力門一語又從拉丁之巴力門東 (parliamentum) 蛻變而來。

英人自十五世紀以降，則合稱握有最高權之兩院與英皇爲巴力門。法國古時，一切議會 (assemblée) 皆以巴力門稱之。自十五世紀後，始專稱握有最高司法權之機關爲巴力門，而以巴黎巴力門 (Le parlement de Paris) 爲最古。法國此等專司執法之巴力門，至大革命而盡歸消滅。當十九世紀間，歐洲大陸諸國咸稱政治議會爲巴力門，蓋實採用英名也。

由斯以言，議會政府制 (Le régime parlementaire ou gouvernement parlemontaire) 肇祚於英，而代議制之理論則醞釀於法，此兩者源起之不同也。

* * * * *

由全國公民集議而取決政事者，謂之直接政府 (Le gouvernement direct)。由全國公民選派議士以取決政事者，謂之代議政府 (Le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故代議制係對純粹之民主制 (La démocratie pure) 而言。

由議會中領袖組織政府而內閣須對議會負責者，謂之議會政府制 (Le gouvernement parlementaire) 或內閣制 (Le gouvernement de cabinet)。由大總統自行組織政府而對人

民負責者，謂之總統政府制(Le gouvernement présidentiel)或總統制故議會政府制係對總統政府制而言。

『代議制以出代議士爲要素。』(註六)否則，不爲純粹之民主，卽爲獨夫之專制。

議會政府制之要素有三：

一曰議會與政府處於平等之地位而同爲國家之機體；

二曰此兩機體以平等之資格協理(Collaborer)國家一切任務；

三曰議會與政府之職權係屬互相對峙而牽制。(註七)

* * * * *

英，法，代議制而議會政府制者也。美，代議制而總統制者也。革命後之俄羅斯，無總統，無內閣，而其蘇維埃(des soviets)仍不失爲代議制之一種。

此代議制與議會政府制之大較也。

潘大道先生在其應甲寅徵文之傑作代議不易辨中有云：

『原代議制之價値，實有不可沒滅者：一曰爲國民的政府之原動力。……議會者，代國民以當監督政府之任者也。在內閣制之國家，非於議會制(疑係佔字之誤)多數者，不得組織內閣。是內閣直接由議會之信任而成立，間接由國民之信任而成立。故議會者，內閣組織之原動力也。……』(註八)

雖有「在內閣制之國家」一語，以示特稱之意。然以內閣制特稱之肯定而斷爲代議制全稱之價値，似已不無牽強之嫌，而默審厥因，不外爲對於代議制與內閣制之界說稍有疏忽之故。故其言用之於代議制而內閣制之國(如英法等)則可；用之於代議制而總統制之國(如美)則不可。質之前輩，以爲何如？

隨潘先生之後而以第二名得獎者有文天倪先生。亦謂：

『日代議制實有不可磨滅之價値……一，爲組織政府之原動力。……何以言之？蓋國家政治中樞，其負重大責任，決定方策者，性質所在，勢不得不歸諸少數。此無可如何者也。國民對於複雜之立法與政治問題，既不易加以適當之判斷，則對此少數執政者，卽不易加以嚴密之監督。苟無適宜監視抑制之機關，勢必養成政治之專制。有國會以代國民監視政府之任，俾必有制國會多數之力者，方足以當組

織政府之責，則政府之成立，直接由議會之信任，間接即國民之信任。……』（註九）

直將代議制與內閣制等視而齊觀，更難免有混兩名如一物之弊。

四　代議制之動搖

慨自機械發達，資本肆其淫威，產業集中，儕民瀕於危殆，經濟組織既顯有重大之變遷，則政治典章自難免與情之抨擊，而首當其衝者厥爲代議制。

* * * * *

龔自珍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尚也。其遂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註十）今者『……貧相軋，富相耀；貧者阽，富者安；貧者日瘉傾，富者日瘉壅。』（註十一）貧者多而富者少，若合中外萬國而統計之，則失業無業，無所得食者，眞不知幾千萬萬也。食且不可得，又何以與天下安之？不能與天下安，則天下自不安矣。於是積『極不祥之氣，』（註十二）發爲激烈之思，階級戰爭之口號，一宣，勞資衝突之情形日烈。——而過激者流，遂相與唾棄議會，以爲議會者，資本階級之砲壘，而維護資本主義之機關也。欲與今之議會講求改良經濟，造福平民之方，是無異與虎謀皮，皮未得而身已噬。故普通選舉，擴張選權，女子參政，比例代議等種種枝枝節節之改革，皆屬形式上之問題，斷難有濟於事。此過激派之攻擊代議制也。

* * * * *

然而姑假定階級戰爭之結果，資本階級歸於傾覆，而勞動階級大奏凱旋矣。試問勞動階級又將以何方式實施其政治之組織乎？蘇俄之勞農代表，其在法理上之性質，又何以多異於今日之代議士乎？不過所代表之階級，一爲資本，一爲勞工而已耳。是固亦代議制也。

又有勝朝遺老，先帝舊臣，『過故宮而掩涕，覩舊章以嚮往。』（註十三）國家不可一日無君，而人民終應處於臣僕之地。凡古皆喜，問何以故？維古之故。凡新皆厭，問何以故？維新之故。代議制者，固十八世紀政治哲學之新產品，而專制之致命傷也。故反動派莫不深嘲之。德之國家黨 (Le parti national) 法之帝制黨

(Les royalistes)，對於國會均嘖有煩言。而意大利之汎繫黨(Les facistes)近且將巴力門之存廢，列作公然之問題。(註十四)此反動派之攻擊代議制也。

* * * * *

若在中國，則代議制之利未見而惡德已彰，故起而抨擊之者，似初不亞於歐陸。

章太炎先生十餘年前，即『逆知代議之制不適於中土』(註十五)章行嚴先生之『蓄意改造代議制，蓋在民國九年十年間』(註十六)章氏昆仲之深謀遠識，自足欽服。比及去夏甲寅復活，行嚴先生將與太炎先生往還書札及梁燕孫先生談話公之於世，而標其題曰：代議非易案，自敍係取墨子『既已非之，何以易之？』之意。太炎先生主復科道以代議會。行嚴先生附之。而梁燕孫先生深不爲然。以爲『自古臺諫，未有不爲鷹犬者也，而淸季尤甚。……臺諫之制，於國政有百害而無一利。議員固是不良；然比之言官，不過狐狸。國會亦非佳制；然比之都察，猶是喬木。』(註十七)一時詞宗政士，騁思揮毫，議論紛起。歸而納之，不外正負兩面：一主廢議會，復科舉，呂宜穎，楊定襄，汪龍吟，吳恭享等屬之；一主維議會，斥科道，朱得森，郁嶷，李步青，羅敦偉，范育士，汪馥炎，潘大道，文天倪等屬之。又有梁大肅先生者，以爲『科道必不可復，而議會遂不可廢乎？則非也。謂當酌其會通，重給事以權，而優御史以俸。賓禮元良，奬勵風節，分其途以致之，嚴其格而試之，然後庶乎其可也。』(註十八)

此問題關係於中國政制前途者甚大。爰就兩方之主張而略介代議制之利弊如左，並附帶申明代議不可易——或至少未可易——之理由以求正於大雅君子焉。

* * * * *

言代議制之弊者，允以文天倪先生最爲詳盡。(註十九)茲直錄如左，以示不敢掠美之意耳。

『代議制之弊，舉其重要，約有六端：其一謂政府齊民，原其兩級，橫置議士於其間，則分爲三。雖足以牽制政府，而平民反多一抑制。是不啻多生階級，挫抑民權。其二則以十數萬以上選民舉一議員，被選者決不足以代表民意之眞結果。不過豪猾當選，徒爲有力者傳其羽翼，相與膢臘，齊民兼以納稅資格定被選之權，權利更有不均之弊。既無以舉民意。

之實，更足以喪平夷之美。其三則以議士被選，每不能得之直道。結果乃致苞苴流溢，比閭可鏊半為政府爪牙，以侵黎庶，不至使一切人民淪於幽谷不止。故近代極端社會主義者，乃以今之議會制度，無論選舉權如何擴張，結果不過徒為資本階級增其代表。揆諸事實，良非無因。其四則以代議之制，必與政黨為緣。猥鄙浮華之士，參錯其間，榜署既章，惟封殖黨援是急，苟可以利黨者，惟力是視，民之利害，則委置不顧。賄賂公行，十百於官人民既不勝其痛苦，國家亦徒供其犧牲。其五則以議會取決多數，必過半列席。以議員監督政府，彈劾查辦之事，率牽制而不能實行。以人民法吏監督議員，則過半以上議員作奸犯科者，亦無術加以處置。選區撤回，法庭起訴，可以制少數而不能制多數。且議員政黨，以愛憎為取舍，即彈劾查辦，亦無益於國家。（原註，以上略據章氏太炎所舉斟酌損益）其六以多數議員來自田間，不習政事者正多，倉猝取決，本已易於錯誤。加以近代國家任務，範圍逐漸增廣，議會之事，非常複雜。議員對於立法預算，已無適當盡其義務之能力。盡諾則同於盲從，主張則徒滋謬誤。揆諸兩者，義均無當。凡此諸端，實綜新舊反對代議之說。除一二兩項，事實有不盡然，且可設法救濟外。』

至文君謂『其餘四者，皆為代議制之根本弱點，不輕易得其完善之救濟。』在作者尚未敢表示完全之贊同。

* * * * *

賄賂之事，無地無之，無時無之，無事無之，而以我國之選舉為尤甚。故事實上之弊害，實「不徒為資本階級增其代表」，而敗壞風化，騷擾閭閻，每屆選舉之期，羣施苞苴之計，挨戶分錢，既足誘長貪利之本能；臨場給點，尤易養成鄙吝之惡德。誘之不成，繼以搶劫；搶劫不得，隨以鬭毆。近年以來，鄉僻之區，良善之地，因各方競爭選舉而釀成聚衆械鬭之大禍者，比比皆是也。

雖然，是豈代議制之罪哉？夫亦民智閉陋，豪猾竊發之為之耳。他弊猶可說也；獨此弊絕不常見於歐美。豈亦代議制之根本弱點乎？吾有以知其不然也。此乃吾國民智之根本弱點也。政制當略以民智為標準，固矣。然以政制助長民智則可，以民智範圍政制則不可。故選舉權儘可嚴格，民智漸高而漸擴之。代議制烏可推翻？一失足恐成千古恨。

『代議之制，必與政黨爲緣，』「必」字鄙意以爲未必盡然。

議會政府制與政黨，覺有必然之關係。代議制與政黨，似非相因而必生今之俄意代議制而以黨治國者也。以黨治國者，必反對黨之勢力已——或殆已——剗除淨盡者也。以純粹邏輯言之，無反對黨者，無黨者也。何則？全體或多數人民皆以如此如此爲是而擁護之，則舉國一心，實已不知有黨——實已無所謂黨勝清之盛，萬衆熙攘，祇知有君主而不知其他，其他無黨者也。革命既成，五族騰懽，祇知有共和而不知其他，其他無黨者也。國體如此，他種具體問題，亦當無不可如此。故最高之政治理想，實不外造於無黨之域——然而代議制似終不可缺也。此義衍之甚長，有非本文所能畢論。惟此之所云，姑欲以證明黨同伐異，不顧公益，亦非代議制天賦之根本弱點耳。

三人占必從二人之言，理之常亦勢之所必然也。聚一律平等之人，當二意歧趨之際，謂必強多數以服從少數，雖至愚必不出此。『強少數有識以依歸多數之無識，』（註二十）此非盡政治學之原理，實人類中必然之趨勢耳。法儒聖西蒙（Saint-Simon）有言：『社會之大目的，厥在以最速可能之時間，改善最多數階級之精神生活及物質生活：最多數階級者，最窮之階級也。』既不可強少數以依歸多數，又豈可強多數以依歸少數乎？識之有無，所當別論也。

至謂取決多數，過半列席，彈劾查辦，牽制難行；過半議士，作奸犯科，法吏人民，無法處置。此其爲害，俱非宏旨。即就各國憲政之現狀言之，彈劾查辦，原屬無多；解散議會，事所恆有。（至少在採用議會政府制之國家）選區撤回，法庭起訴，少數既制，多數未始不因而戒心，不能謂必絕爲無效。

若就另一方面之變態言：發縱指示之權，每爲少數所壟斷；彈劾查辦之事，祇嫌層出而不窮。故此似皆不足爲代議制本體病也。

至第六項議員缺乏立法能力之弊，實爲有識所同嗟——但補救厥以此點爲最輕而易舉，俟後再詳，茲不具論。

此代議制之弊面也。其不足以攻倒該制之本體略如此。

然此類就實際上立論者也。代議制在理論上尚有一可抨擊之點：

代議制表面上似民主政治而實非民主政治，前節已述及之矣。應知受自己所願意之法律之統治，與受自己所選派之人所製成之法律之統治，其間實微有不同也。惟因直接政治既爲大國——尤其是人民毫無政治訓練之大國如中國者——所不可能，退而求其次，亦惟有姑相與安息於代議制之下以徐圖改進而已。

* * * *

若夫代議制之優點，其最著者，厥有兩端：

一曰打破政治之祕密。在『官僚政治之下，國政每決於祕密。因國民之不得知，每易陷於腐敗之境。代議制對於議決豫算，監督財政之效果，雖不能免於薄弱，而對於政府各種設施，既可公開議論，以喚起國民之注意，復得行其質問之權，要求政府答辯，使其自覺施政之職責，實於打破祕密，刺激輿論，有無窮之效果』

二曰防止革命之頻迭。『在一國中，一黨專政，每足招致異派不平。調和無由，反動必作。代議制度之下，可使現離政權之政黨，有於他日選舉勝利支配政權之希望，則訴諸暴力以達目的之事，可以不生。其爲防止革命運動效果，爲力至大。他國先例，多有足徵。』（此兩段全錄文天倪君語）

* * * *

要之，『共和國家，主權在民，人人皆得參與政治。而人口繁衍如中國者，除選舉代表，間接參政外，實無他道也』（用郁嶷先生語）至代議制缺陋之處與國情上出入之方，『只應改弦而更張，不宜因噎以廢食』（用朱得森先生語）『若遠溯夫本制尚未確立以前，懸思往古似是而非之另一種制度，謂可復之以乙代甲，不免生吞活剝，軼出論域以外，未見其有當也』（用汪馥炎先生語）

章行嚴先生之辨毀法也，有曰：『法蘭西革命，以迄第三共和之成，中更憲法十二，年載相均，不足十稔，而皆各自爲法，不相襲代。未見以何年復何法稱。劉安曰「一弩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弩必應乎高下，衣必通乎寒暑。是故世異卽事變，時移則俗易。聖人論世而立俗，隨時而舉事，王者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

與化推移也。夫能與化推移，至貴在焉爾。」」(見甲寅週刊一卷一號) 旨哉言乎！夫法度之改革，與時俗相推移，尹文子曰：『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大道篇) 科道之不能不廢，代議之不能不起，蓋亦世道之轉有然耳。章氏對約法則堅持不可復，信不可復矣；而獨於科道則欲復之，以代代議，夫亦不可以已乎？

＊　＊　＊　＊　＊

吾國議員之人格，雖袁克文比之於魚餒肉敗，(見近日各報所載袁克文致張吳咸電) 實不為過；而中國之亂，因緣複雜，亦未可盡舉其罪而加諸議員之身，——於國會更無與也。歐美各國行代議制已數十百年，而其流弊漸著。吾國之採斯制，不過十餘載，且處於一種特別勢力，百無法軌之環境中。遂曰：『斯制既立十年，捉襟見肘，弊害百出。』因欲從而易之，是猶置孩提於腥穢朽腐之區，而呵斥其體魄之矮弱多病，揆之事理，豈得謂平？

曾文正公有言：『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爾以後每日宜習柳字百個。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代議制之在吾國，正曾氏所謂愈拙愈醜時乎，而意興要不可愈低也。幸共少熬之，以求達於亨通精進之日。

五　代議制之組織(註二十一)

代議制之未可卒廢，既如上言。茲請進而討論其組織及改革之方案。

代議制者，以由人民定期選舉之議會為國民之總代，使之表現國民意志之機關之制度也。故欲行代議制，自不得不有議會；(就廣義言之，俄羅斯之蘇維埃，亦議會耳。)欲表現國民之意志，自不得不使此議會有立法之權。故議會亦稱立法機關或立法部。

＊　＊　＊　＊　＊

關於組織代議院之問題，如選舉，如權限，頭緒萬千，斷非本文所能具論；然其最大且要者，要莫過於院數之多少，而本文所謂改造方案者，亦以此點為中心。

自來各國代表民意之機關，自兩院以至四院，初無定例。至在今日，實以兩院制(Le système de la dualité des Chambres)(註二十二)之勢力最為普遍，而其弊亦日顯。

兩院制之起源甚為悠遠：昔希臘，斯巴達等即已行之。但從學理上考之，可分兩種：

(一)君主國家之兩院制　在君主國家中，人民地位，顯分階級，其最著者為貴族階級與平民階級之分，而代表之機關亦即因之而異。代表貴族階級者，為貴族院或上院，如英之勞爾(des Lords)，匈牙利之格林(des Grands)，加斯的立(La Castille)之馬雅(des Magnats)皆是也。迨後雖在民主國，亦每於下院外另有上院之設，如法蘭西之賽那(Le Sénat)及我國之參議院是也。在民主國而設兩院，縱非絕無理論上之根據，但出於模倣性之表現，亦其一因。

(二)聯邦國家之兩院制　在聯邦共和國中，兩院制實首創於北美合衆國，而藉以調劑當日兩派之要挾者也。美當十三洲聯盟成立之初，本採一院制(Le Congrès)。但各邦之幅圓，人口及財富，等等大小貧富各不相同。故不得不於以人口為比例而選出之衆議院外，復設一以邦為單位之參議院以調和而折衷之。自後美洲其他各聯邦共和，如墨西哥，阿根廷，委內瑞辣，巴西等國，莫不採用此制；一八四八年瑞士聯邦憲法中之Ständerat，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帝國憲法中之Reichsrat，其性質皆與美國之Senate同。

* * * * *

法國之採用兩院制，始於共和三年(一七九五)憲法。共和八年(一八〇〇)憲法將立法機關分設三院。一八一四年及一八三〇年之憲章均採兩院。一八五二年憲法採一院制。至一八七一年之國民會議(L'Assemblée nationale)，則以創設上院為先決之條件。(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三日法律第五條第二項明言國民會議非俟創設一第二議院及規定其職權後決不解散。)

就世界各國之現狀統計之，凡行代議制之國家，殆莫不採用兩院制。

其採用一院制者，僅寥寥數小國而已。在歐洲爲盧森堡大公國（Le grand-duché de Luxembourg），希臘，塞爾勃王國（Le royaume des Serbes），克羅亞脫（La Croates）斯魯維納（La Slovene 即擴大後之塞爾維亞）普魯士（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憲法）及瑞士聯邦中之數郡；在美洲爲加拿大聯邦中之翁建利育（Ontario）馬尼都巴（Manitoba）及不列顛哥倫比亞（Colombie britanique）三省。墨西哥，祕魯，玻利維亞諸國曾試行一院制；但現已恢復兩院制矣至塞爾維亞則曾試行兩院制而回復於一院制。

*　*　*　*　*

但自歷史上之價值言之，則一院制亦自有不可侮者在焉。昔羅馬之參議院，一院制也；凡尼斯之參議院，亦一院制也；其功名事業，彰彰在人耳目。法蘭西革命時代中之三大會議，（憲法會議 L'assemblée constituante，立法會議 L'assemblée législative，孔房西湧 La convention）第二共和時代之二會議，皆一院制也。現行法國憲法，亦係由一院制之國民會議所產生。

且猶有進者；就表面觀之，固以採用兩院制之國爲多，但若一究其內容，則名雖兩院而實等一院之國亦正不少。挪威，荷蘭，奧大利，英，德，固皆採用兩院制者也。然兩院中之一院，幾已推倒他院而操代表全國民意之權。英自一九一一年之議會法案 Parliament Bill 通過後，關於普通立法，貴族院 House of Lords 祇有停止否認（Veto suspensif），其期間不得過兩年；因兩年內，若非下院自動打消原案，一經皇室之同意，即成爲法律。至關於財政法案（Fiscal Bill）則貴族院已絕無過問之權。

德國之上院（Reichrat），對於下院（Reichstag）所議決之事項，固能加以否認，但下院若以三分二之多數維持原案——除非大總統下令人民投票公決（Le referendum）——則即成爲法律，而上院無可如何也。

*　*　*　*　*

由此觀之，可知兩院制與一院制之優劣，未盡可以各國採用之實例定也。天壇草案起草委員孫鐘君說明國會一章（第四章）有「採一院者，不過挪威等數小國耳。就此觀之，我國應取兩院制，已無疑義」之言（見吳宗慈先生編中國憲法史前篇第一百零九頁）其論據未免薄弱。章行嚴先生曩在上海民立報論

一院制有曰：『夫中華民國之龐大，爲世界冠，有所建設，頗足影響於世界之今制，幷遷移歷來政治學之故道，使成一新流。倘吾一一爲各國政治現象所局，陳陳相因而抄襲焉，則吾實辜負一絕好之政治舞臺，且貽後世無窮之戚。』名言讜論，實獲我心。

立法權以兩院行之，殆爲世界著名學者一致之主張而認爲政治上不易之原則。淺學如余，而欲作蚍蜉之撼大樹，儼然有一院制之建議，夫亦多見不自量歟。

雖然，政治格言(Axiome politique)者，成於偶然之事實者也。

大凡一制之生，皆有歷史上之背景與環境之情形，前述兩院制之兩種起源，既各在歷史上有其不可或已之故，則兩院制之本身，初非有不可磨之價值可知，殆亦千百年歷史上之事實，或創制時環境之特別情形，形諸典章，不可卒去，政學家者，乃不得不覓相當之理由以解釋之，遮護之，從而表揚其利而政治原則成焉。返觀吾國，試問果有歷史上不得已之故——貴族階級——橫於吾前者乎？無有也。試問果有環境上特別情節——各邦爭執——之存在否乎？亦無有也。既均無有矣，而必以他人後附之說，辭爲吾國先天之根據，亦徒見其盲從耳(註二十三)。

* * * *

主張兩院制者之言曰：一院制之流弊甚多，非分設兩院，斷不足以舉議會政治之效而表全國民意之眞。列舉論之，約有六事：

一曰對於普通選舉之懷疑也。在單一共和國(Etats unitaires et républicains)中，而有上議院之設立，其重要之情感，大都起於不信任德謨克拉西之心。白羅格里(Le duc de Broglie)者，法國第三共和製憲時主要分子之一也。曾曰：『以余觀之，上議院之設立，其重要之優點，厥在防阻數目(Le nombre)爲國運唯一之主宰。』又曰：『由普通選舉所產出之一院，若爲立法權唯一之源泉，則除數目兩字外，無復其他政治原理之可言矣……是數目製定法律。』『……然則強少數有識以依歸多數之無識政治學中果有貴有此原理哉？』(此係楊定襄先生語，前已引過。)藍步萊氏(LaLoulaye)亦言於民主政治之旁而設置貴族階級之要素者，使得宣其意也，『否則由於數目之粗野作用(La brutalité du nombre)，少數必將受多數之壓滅。』(註二十四)。

是以上院議員之資格（如年齡，財產，學業，身分等）每較下議院爲嚴而固執守舊之士亦易消納於上院之中。且其選舉多爲間接，與民意潮流，相距獨遠。法國賽那僅爲七萬五千蒲爾熱窪之產品，（註二十四）故在政治上之主張，視下院爲落後者可三十年。若英之勞爾院，原爲貴族階級之大本營，其種種破壞新政，妨害改革之事，史籍所書，尤屬不可勝舉。從可知爲此說者，醉翁之意，原不僅在於一院兩院之本身問題已也。

夫「公共意志」（La volonté générale）之概念，固覺混茫而不可確立，然多數選民之意志則固簡明而易識者也。一國之中，多數之意志，決不得有二，而以兩個性格不同之議院代表之，吾實不知於邏輯何解，於治理何從也。

吾國民性之所大缺者，不外正義消沉，同情缺乏，是是非非，模棱取巧，偷安於現狀之下而無革新之遠謀——而以近年爲尤甚。是少年且嫌太富於暮氣，而更欲將國政大權委之於暮氣沉沉之老官僚之手以掣下議院之肘，毋乃不可乎？

既行民主，自須一聽數目律（La loi du nombre）之運用否則直曰改去民主可耳。藉民主政治之名，而思永行少數把持之實，又果曷貴有此民主哉？

二曰調和政權之偏畸也。此爲天壇草案起草委員會之主張。該會委員共六十八人。當討論院數之日，到者四十六人，以起立法表決之。贊成一院制者僅九人而反對之證明，則贊成兩院制者三十七人，兩院制遂通過於委員會。委員易宗夔說明理由，其第一項即謂：『……我國雖無貴族平民之別，究有中央地方之分。一院制之結果，必至極端趨於中央集權，或極端趨於地方分權。兩院制則參議院代表地方，有趨於地方分權之勢；衆議院由人民直接選舉，有趨於中央集權之勢。兩者調和，有折衷之餘地。』此可與當時主張地方自治，擴充省議會職權一派意見互相參照。彼等若曰：主張一院制者是殆將削除省議會之職權也。進一步，即廢省議會；再進一步，即廢省。（註二十五）此實杞人之憂而無邏輯上之根據者也。

分權集權與兩院一院，絕無必要之關連。德，美聯邦也，其必有上院之理由固已略如前述。然英分權之單一國也，何以有兩院？

法，集權之單一國也，何以亦有兩院？法先極集權而漸趨於分權，而漸趨於分治之國也，又何以始終不改其為兩院？是可知兩院既無害其為集權，分權，又何嫌於一院？且政治趨向，分則分，集則集，兩種不相消納之觀念，似未有能並行而不悖者。易君欲以兩院制使中央與地方各集其所集，而分其所分，事實上恐非可能。

近世各國每由集權而趨於分權；由分權而趨於分治，當由集權而趨於分權之時，斷非分權為一趨向，而集權為又一趨向，二者背道而馳而各行其是也，實因集權之惰性，未易旦夕洗除淨盡，故分權分治之趨向，不得不漸漸推行耳。是趨於此者必背於彼；順於分者必逆於集，在時間自有推移嬗蛻之可尋，在空間決無調和折衷之餘地。易君於此，似未大明。

* * * *

至何謂應集？何事應分？作者另有「集權分治」之主張，容當專文論之。

* * * *

三曰調和議會與政府之衝突也。在近代各立憲國中，政府與議會互相衝突之事，實屬不一而足。然而又安見各國之盡採用一院制耶？不採用一院制之國而仍難免政府與議會之衝突，（如法德意中國）則所謂上院調和之功效又安在耶？此說之不攻自破，已可瞭然。

誠以假使『兩院議員同在黨派之渦漩中，苟兩院而同以一派佔多數耶？則結果兩院常同為一派意思所左右，所謂以上院調節下院之制，蓋終不可得；苟兩院各由一派佔多數耶？則甲院所可，乙院否之，乙院所可，甲院否之，兩院永不能一致，即議案無一能成立。兩弊有一於此，前途何堪設想？』

此實肯綮之論，顧易宗夔君反以為可笑，而其可笑之理由又殊不見充足。

易君以為『謂兩院為一派意思所左右，合為一院，遂不為一派所左右耶？』此種辨難，真不值識者一笑。應知主張一院制者之意，絕非謂一院制將永遠不致為一派所左右也。若在議會政府制之國家，則議會為一派所左右，正為政治之常軌，殆有求之而不易得者。主張一院制者之意，蓋謂兩院苟同以一派佔多數，則結果仍常同為一派意思所左右耳。二者之結果相同，又何許子之不憚煩而必欲設一上院以作駢枝耶？

至謂『甲院多數之一派，明知在乙院爲少數，必不敢十分伸張其意見，以招乙院之否決。乙院多數之一派，明知在甲院爲少數，亦不敢十分伸張其意見，以招甲院之否決。兩相退讓，乃得其平。』(註二十六) 此眞夢想之談，而與實際不知相去幾千百里也。

在兵家言之，知己知彼，允稱名將。在個人言之，審理揆情，惟有達士。皆非可與語於羣衆之心理也。議會，亦一羣衆團體耳。數百人聚議一堂，每遇重大問題，各有感情之衝動，二三多才善辯之領袖，振臂一呼，掌聲四應。當此時也，一種堅決奮勇之氣，充塞全院，儼若受電氣之通感，而不能以自已。雖間有以他院難望通過爲諍者，衆且唾其面而斥爲懦夫。於是一意孤行，絕不稍稍顧慮他院之意思果爲何若。不僅此也，他院接收議案後，其討論之結果，固明明與原院所主張者南轅而北轍而退回矣。而原院之堅執仍如故。他院再否決之，原院之堅執仍再如故。同一議案，兩院往復爭執，可達十次以至二十次。致論者有拍網球之譏。後經政府中有關係之當局及各方比較持平之領袖，百計調和，唇焦舌敝，上焉者，支離截補，法案已失一貫之精神；下焉者且將由政府與議會之紛爭，一變而爲上院與下院之衝突，加以少數無賴政客，從中挑煽，或挾下院民意之威以脅上院，或誇上院明愼之德以淩國人，互相劫持，終成僵局。此種現象，近來在法國政潮中，殆已屢見不一見也。不審易君於此又將何辭以圓其說？

* * * * *

四曰防民意變換之太驟也。共和國家之政策，一以民意之向背爲衡。而議會厥爲代表民意之機關。芸芸羣衆，頭腦簡單，雖政治訓練最優之國家，尚難免有軼軌奔決之懼。若代表機關，祗有一院，則上屆議會所力行者，忽爲本屆議會所推翻；本屆議院所力行者，又忽爲下屆議會所拋棄。長此更迭，飄忽無定，政局必蒙無窮之變。苟將議會分設兩院，則改選期間及議員任期既各不相同，而民意變換 (Les reverements d'opinion) 太驟之險乃可少免。

此項理由於理論事實，均頗充分。

但防之之道，非必限於採用兩院制而後可也。單設一院，長其任期，(假曰六年) 每於任期之半改選半數。果若是，則每三年必有半數議士，來自民間。議會與最新民意，不失接觸，而蛻換之間，痕跡了無。假有新黨於兩次選舉連續勝利之後，則可執議會之

牛耳而厲行其主張。

況行議會政府制之國，行政首領類有解散議會之權，果認爲議會所代表者之非眞民意也，自可隨時訴諸選舉，以覘主人翁之意向，又何必兩院而後可哉？

* * * * *

五曰防議會之專制也。主權在民，最高絕對之觀念，漸已爲識者所不取。問何以故？以主權每流於專權，自由易陷於自殺故也。若執行此權之機關爲一院制，則其弊必更甚。用權難；手握大權而不濫用，尤難。『未有有權而不濫用者』（Il n'y a pas de pouvoir sans abus），洵爲政治上不刊之名言。孔士丹（Benjamin Constant）視絕對主權爲自由之敵。（註二十七）孟德斯鳩之論英制也，曾謂：『英國之立法機關，以二部分組成之，使各盡其互相牽抑之能。』（註二十八）維勒（Villey）亦言『在一民主國家如法國者，上議院除用以作爲下院之權衡（contre-poids），使各不能銳意孤行，致陷不測外，更無其他理由，而有此理由，已足使上院有存在之必要。』（註二十九）蒲萊司（Brice）謂『分設兩院之必要，現已成爲政治學上之格言：此必要係建築於一種信念之上，信念維何？一切會議皆有趨於早熟（hâtif），專橫（tyrannique）及腐敗（corompue）之先天的傾向（tendance innée），應以另一平分政權之會議消除之……』（註三十）由此觀之，可知欲免一院制暴民專制之弊，非採兩院制不爲功。而法蘭西恐佈時代之孔房西湧（La Convention），至今猶令人有談虎色變之勢。

* * * * *

驟聆之，此說亦極動聽。但一考其實，又有未盡然者。法國孔房西湧之恣睢暴戾，摧殘士林，固屬事無可諱。然吾人論事，貴能於無可諱之中，求其有可原之跡，而當日之情勢，尚焉。法當大革命之後，其政治上及社會上之情勢果何如乎？外則強隣壓境，虎視眈眈；內則兄弟鬩牆，外忘其侮。千百年相傳之政治制度及社會基礎，悉隨共和民主，自由平等之聲而倒毀，而新局甫創，百無準循：感情激動，血脈僨張，亦已極矣！處此環境之中，而遽欲執孔房西湧之事以爲反對一院制之例，吾恐未見其平也。防一院專制之說，大都起自孔房西湧之後，不圖草木皆兵之誚，雖西哲亦有所難免。

是故處其時之法國，而有其時之議會；居其時之議會，而有其時之專制：孔房西湧之爲功爲罪，史家尚未易加以定論也。假使有其時之情勢而無其時之議會，必分設兩院以裂事權，則爲禍爲福，又有非此日所能追想其萬一也。

是故法國孔房西湧之事，應以變時之眼光論之，而非可與爭持於政制之常也。非然者，歷史上之一院制亦夥矣，又何以不盡如孔房西湧之專制哉？進一步言：處兩院制之下，又誰能保其必無鼓對打及革命之事者？史實具在，不難覆按也。

* * * * *

且預防議會專制，其道多端。比例代議（La représentation proportionnelle）之法行，多數把持之風可殺（註三十一）司法檢查（Le contrôle judiciaire de la constitutionnalité des lois）之制立，違背憲法之事自除。賦予行政部以相當之職權，使不爲議會之附庸。指導與論界以正大之方針，自能舉監督之實效。若議員失德，眞爲國人所不齒，雖有吳佩孚之保鑣，終難淬其集會之目的（註三十二）是議會之專制與否，究與一院兩院無必要之關連也。

* * * * *

六曰免議事之草率也。此爲實際上主張兩院制者之一重要理由。略謂『……議會有遲緩之弊，卽有愼重之利。有敏捷之利，卽不免有草率之弊。故欲愼重立法手續與其失之草率，毋寧失之遲緩。況大國政治複雜，小國政治單純，以政治問題複雜之大國，採單一之立法制度，甚屬危險！』（註三十三）

此說也，表面觀之，亦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然於實際每得其反，而於邏輯亦未盡符也。

曷言乎於實際每得其反？合兩院議員之人數計之，必多於一院議員之人數；合兩院分別討論之時間計之，必長於一院單獨討論之時間。築室道謀，議論多而成功少。由兩院分別共議一事，其議論必多於一院而成功亦必少，可斷言也。兩院意見不同，往復爭執，法國議案多有延至三年五年十年以至二十年之久而始成立者，虛擲時日，貽誤事機，識者莫不引爲可憂而急急謀有以補救之。草率固不足取，然遲緩至此，豈亦主張兩院制者之所逆覩而心禱乎？余雖下愚，竊有知其不然矣。

夫自物質發達，文明改觀，二十世紀之國家公務，視數十年前

不啻倍蓰——且將日增無已也以言外交，則樽俎折衝，瞬息萬變以言內政，則隨機應變，貴得時宜以言經濟問題及社會政策，則尤多時間性之關係，因物付物，無所容心若一法之立，動需數年，則明日黃花，有何實用？而國計民生，恐將於無形中蒙莫大之損失矣！

* * * * *

杜驥教授謂『人以兩院制對於立法之工作太形遲緩。是或有然，然亦正余之所馨香而禱祝者也：因國之要務，不在法律之多而在法律之善』（見杜氏憲法通論一九二三年版第二冊，第五五八頁）。雖然，此殆杜氏解嘲之詞耳。法國之法律果皆甚善甚美乎？彼邦學者一致之答案，固皆謂甚不善甚不美也。然而法國明明有兩院也。或者曰：脫非兩院，則恐將更不善更不美也！吾人敢斷然爲之辭曰：未必盡然！上院議員亦猶下院議員也。上院議員，每多從下院而來也，欲以兩院防立法之草率，『必假定上院之德智，優於下院，然後於理可通今兩院議員，皆出於選舉。是無異使人民舉其次優之人物於下院，以爲其直接代表，而留其最優之人物不舉，儲爲間接之代表也，有是理乎？』（註三十四）

且聞之法國心理學家言：下院議員對於立法大事，每多掉以輕心，故意盲從，其意若曰：有賽那諸公在，所以備改正而補救也。對於一重要改革，每多恣意暢行，不顧實際，其意若曰：有賽那諸公在，所以資挑剔而牽抑也而賽那諸公亦明知之，或可或否，或抑或行，又有其政治上之私意存於其間於是一案之成，輒覺支離駁雜而眞面目不可復得矣此之謂公拍羅米 (Compromis)。公拍羅米者無他，兩院賄和之約也。既有兩院，勢不得不出於賄和。法律而出於賄和，則其爲善之度，亦可想見矣。

* * * * *

曷言乎於邏輯亦未盡符？玩易君之語意，蓋謂大國政治複雜，應採兩院，而小國政治單純，可採一院。就大體言之，頗覺可通：現在採行一院制者每爲小國而大國則殆盡設兩院也。然而瑞士小國也，其議會以兩院構成之（一曰聯邦議會 Ständerath，代表各郡；一曰國民議會 Nationalrath，代表全國）。俄羅斯，人人必皆知其大於瑞士而爲世界著名大國之一也。然其所謂「中央行政委員會」(Le Comité national central exécutif) 者，係由全俄蘇維埃大會 (L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viets).

所產出，其性質等於各國之議會：一院制也。從可知一院兩院之間，與大國小國無甚關係。

* * * * *

由斯以言，在歷史上既不足以證明兩院制之獨優，在理論上及事實上，又未可以盡泯一院制之價值。且比較言之：兩院制絕不能防一院制之弊；院制實可以吸兩院制之長。章行嚴先生有云：『其弊太甚，非兩院所能救之；其弊不甚，不必以兩院救之』(註三十五)洵可謂一語破的。調劑之妙，要視一院制之組織如何耳。謂余不信，盍一審兩會一院制之建議乎？

(未完)

(註一)法國古時三民總會 (Etats généraux) 之代表，却與近代之代議士不同，而合於代表之眞義；三民代表之發言，以選舉人之名義行之，且須受選舉人之指示。

(註二)禮運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註三)墨子尙同篇。

(註四)孟子梁惠王下。

(註五)王船山讀通鑑論卷十一。

(註六)(註八)甲寅週刊一卷十二號潘大道代議不易辨。

(註七)杜驥憲法通論第二册第六百三十九至六百四十四頁。

(註十)(註十一)(註十二)龔自珍平均篇。

(註十三)用潘大道語。

(註十四)五月初間，汎繫黨委員會曾討論此問題，但意見不能一致。有卸任次長 Finzi 氏曾在下院提出。

(註十五)(註十六)(註十七)甲寅週刊第一卷第二號。

(註十八)同前一卷十三號。

(註十九)同前。

(註二十)同前一卷十九號楊定襄科道平議內語。

(註二十一)請與本誌本卷第十三號上議院之權限問題篇參照。

(註二十二)西文一院制亦稱 unicamerisme，兩院制亦稱 bicamerisme。但此兩語用者漸罕。

(註二十三)(註二十五)(註三十四)(註三十五)均見章行嚴先生甲寅日刊存稿。

(註二十四)見法國公法學雜誌一九一三年三九二頁貝爾戴立米 (Berthelemy) 文。

(註二十六)(註三十三)見吳宗慈先生編中國憲法史前編第七八，七九頁。

(註二十七)見孔氏著 Principes de politique applicables á tous les gouvernements représentatifs 一九一五年版第十六頁。

(註二十八)法意第十一册第六章。

(註二十九)法蘭西憲法之缺點一九一八年版第七十九頁。

(註三十)亞美利加共和國法文譯本第二册第七百零五頁。

(註三十一)關於比例代議之點，章行嚴先生釋之頗詳，參觀甲寅日刊存稿。

(註三十二)近日報載張其鍠有『國會如能恢復，請斷吾頭!』之語。張爲保方要人，其言當非無因。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八月上半月份收到者爲限

廣州民國日報全份	廣州民國日報社
醒獅九四至九五號	上海哈同路民厚北里一七一九號
黔人之聲四九期	北京大學收發課轉新貴州學會
交通公報一三一六至一三二九號	北京交通部
嚮導一六五期	廣州國光書店黃正
市聲週報五卷二九至三一期	漢口銀行雜誌社轉
商餘互助一二三至一二四期	重慶陝西街
孤軍週報八三至八四期	北京法政大學
文學週報二三六至二三七期	上海閘北香山路仁餘里二十八號
山西教育公報二〇五至二〇六期	山西教育廳
新教育評論二卷八至九期	北京西四牌樓西中華教育改進社
學藝七卷八號	上海靜安寺路三百二十號中華學藝社
現代評論四卷八六至八七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青年進步九五冊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
法政學報四卷十期	北京法政大學
犂頭十九期合刊	廣東省農民協會
緜延一三期	北京華北大學
語絲九〇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戰士一三期	長沙第一師範程之度
市北月刊一卷三期	上海永興路市北公學
知用三四期合刊	廣州惠愛西路紙行街知用中學
駱駝一冊	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上海生活創刊號	上海寧波路浙江路口六十五號
國語報一一、一二、一七期	吉林國語研究會
近八年來國內罷工的分析一冊	北京清華學校



民族主義下的人口問題

許仕廉

數月以來，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討論，至少讀了十餘篇。其中雖有一二篇够科學的估算，其餘多是一知半解。他們爭來爭去，爭在人口的數目上；然人口問題的全體，非僅爲人口多寡而已！人口的集中民族的品質生產的效率與分配的平均，都不可不一同討論。

依數目說，中國二十一行省，平均人口的密度，每方哩二百三十八。以此數比之比利時五八八人，荷蘭四五四人，英格蘭六一五人，日本三三六人，德意志三五一人，意大利三〇六人等，並不爲多。再加上蒙古西藏新疆平均起來，中國人口平均每方哩只一百零二人。人滿之患，更談不上。然中國人口亦並不太少！中國二十一行省的人口比英倫三島大九倍，比法國大十倍，比德國大八倍，比意國大約十二倍，比美國大四倍，比日本大七倍，比西班牙大二十倍，比葡萄牙大七十餘倍，比瑞士大百餘倍，比瑞典大七十餘倍，比挪威，丹麥，各大約百七十倍，比比利時亦大五十餘倍。（以上指各國本土。）假設每一中國人可敵一外國人，合英，法，意，比，日，美六大白色帝國主義家人力總數，尚比中國小半倍有餘；中山先生講「民族主義」，怕帝國侵略，中國寡不能敵衆，有滅種之虞，未免過慮矣。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他的時代印象。他遊歐洲大陸時，適當神聖同盟軍與法國的戰事，目擊一切戰事痛苦。在馬氏之前，重商主義盛行，認人口稠密，爲國家富庶之徵；各政府極力獎勵人口生產。迨十八世紀末，法國革命起，賦重民貧，遊手徒食之人，比

比皆是。英國則農業凋敝，地力所出，不足以供給過剩人口。加以工業革命方在醞釀；失業病疫戰爭騷亂盜匪之事，無日無之。馬氏目擊此種種痛苦，研究他們的總原因，歸到人口增加太快一點。今日中國的情形，與馬氏當日所見歐洲的情形，差不多處處相同。那嗎，讀馬氏的人口論，不能不表一部分的同情。

我們若周遊世界，從美國動身，而英國，法國，德國，奧國，意國，埃及，印度，中國，日本所過的國家，一國比前一國的失業人口多，而其政治社會道德，亦比較壞一着，(內中固有一二例外。)人口愈密，則政治愈壞，社會愈紊亂，道德愈不昌明。如此，不能不信各該國人滿之患矣。中國今日的丘八，軍閥，盜匪，乞丐等，不是多餘的人口麼？學生有了文憑，沒有位置，不是人多事少麼？政府每部冗員，少則數十，多則數百，不是閒人太多麼？許多人被逼拉洋車，做苦力，當娼作了頭，工資少而食物貴，不是食少人多麼？兵盜多則內亂不息；智識階級，不能謀生，便去逢迎軍閥，故政治腐敗，社會事業不興；戰爭連年，人民失業，饑荒疾疫，接踵而來。凡此種種，都是過剩的人口太多所致。現在有許多地方，人的工價低於牛馬，低於機器；何故？人多而牛馬機器少。

但中國人滿之患，決不在中國地方太小，而在人口分配不得法，與經濟生產的效率太低。據最近郵局調查，江蘇每方哩平均人口近八百，浙江六百，山東五百五十；而雲南的人口密度只六十七，甘肅四十七，東三省六十一，西藏十四，新疆只四人，蒙古只一人有奇。一國內人口分布之不平均，莫中國若。這是中國第一個人口問題！

中國係農業國；農業之民，必較諸從事工業之民爲稀散。瑞士與中國(指二十一行省)人口密度相似，而瑞士工業比較發達，故瑞士人滿之患，遠不及中國利害。英倫各島，德意志，意大利，日本的人口密度，高於中國少則一倍半，多則三倍；苟工業不發達，不獨像中國一樣的亂七八糟，且早有非洲土人之人相食或希臘人殺嬰的風氣了。

又農業國人口密度，不特恃乎耕地畝數，且恃每畝出產。依經濟學家調查，同一畝地，南方的田，比北方的田的人口「支持力」強。所幸中國土地肥沃；土地愈肥沃，則田莊愈小，分析愈微，則每田所投資本，和所加之力役愈多；其耕種愈趨積極。結果，每田出產愈增，而每田所供給的人口愈衆。故中國每田一畝，可支一人

之生活；就此計算，則每一方英里可支三、八四〇人。其供給能力，甚爲可驚，因其供給力之強，中國人口亦加多。但土地的生產有限，（卽經濟學之所謂「邊際」）過限後，每資本律的出產反減低；然人口則生生不已也。結果，一部分人往城市作工，一部分人變作流氓，乞丐，土匪，或加入軍隊。這是中國的第二個人口問題。

我國全國十萬人以上之城，五十有二；廣州，上海，北京，皆在百萬以上；杭州，天津，福州，香港，蘇州，重慶，則在五十萬至百萬之間；寧波，紹興，開封，漢口，南昌，鎭江，南京，揚州，佛山，濟南，成都，均在二十五萬至五十萬之間。其人口總數，約爲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二十二，這並不是好現象。何故？我國城市性質，與西洋城市性質大大不同，前者是消費的機關，後者是生產的機關。倫敦，紐約，東京，橫濱與其他大城市，都是某國或某地方工業商業的中心點；城內住民，大部分是生產家。中國的城市不然。居城的人，大部分是財主，官僚，學生，教員，及供使役的小工人小商人；這些人都在消費項下一筆開銷。卽大商人，亦多半不能算是出產家；譬如紐約的銀行，是供給各工業商業的金融活動；而北京的銀行，專供政府軍閥的周轉，絕無生產的價值。蓋中國是以農立國；中國的生產機關，在鄉而不在城。城市人口愈多，則是生產人口的減少，與消費人口加多的現象。結果，鄉下的工價高，農夫大感困難；而城市開人太多，生存競爭至爲激烈。教育醜狀，軍閥爭權，政治腐敗，乞丐流行；舉凡一切時行罪惡，莫不爲城市過剩人口所製造。鄉間的人，亦深蒙其害；全國生產力，因之大減。苟從此以後，生產的人不加多，城市過剩的人不減少；全國人靠幾個農夫吃飯，城市的生產力不增長；前途危險，不堪設想。這是中國第三個人口問題。

女多於男，是近代人口通常現象。在歐美各國，過剩的女子，往往獨立謀生，作社會生產部分的一分子。卽富豪未嫁女子，亦熱心社會服務，或爲學術上的貢獻。中國不然，過剩的女子，每每當娼作妾，不獨不是生產分子，且是消費的大毒物。中國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如此，在女子固不得已，而社會所受痛苦已甚。據社會學家調查，世界各大都市娼妓占全市人數的比例，以北京，上海爲最高。譬如北京一城，民國八年的調查，每二十一女人中，必有一位娼妓。此外尚有大官富翁的姨太太，其數無從調查。

婦女的地位既低，婦人的知識又薄弱，卽已嫁人的女子，對於

兒童生育，絕不講求。故中國嬰孩死亡率，每百孩達六十之多。此項死亡率之高，實屬可怕。故今日每家平均人數，在各地調查所得結果雖互不同，然大致是在四·五至五·六之間，有時低至三·一人。中國人不是生得不多，是已生的孩子，夭亡的太多。至於中國婦人的生產率平均是九·八，不可謂不多矣。孩子生得愈多，則每孩子所得「社會營養分量」減少，結果，孩子夭亡率高，即不夭亡，身體不能發達。再加之以鴉片，娼妓，疾病，時疫，生計艱難等等，中國人平均壽命減至二十二歲。世界大民族中人壽之短，以中國為最。而人民死亡率，亦以中國為最高。中年（二十五至四十五）本個人工作效率最強時代；而平均中國人，不到此時期，便早成僵屍。其影響全國經濟生產，不言而喻。所以我們的問題，不在多生孩子，（每婦人生得太多）而在善保養已生的孩子與延長民族平均壽命！這是我們的第四個人口問題。

此外更有一個大問題，就是東西民族體質的比較。論重量，西人二十至四十歲，每人平均身重百四十一磅，而華人同年齡每人平均重量百十五磅而弱。論高度，美人平均英尺五·八，而華人五·三。論血內之成分和血色之濃淡，白人每百人中六十人、以上，其血色濃旺超過九十分以上；而華人則百人中不及一半。又據醫生調查，白種百人中七十五有被痨蟲征服的危險；華人則百人中有九十九人具同等危險。論壽命，華人平均壽約二十二歲，而瑞典腦威人平均五十歲，英人四十五歲零三月，法人四十四歲半，普魯士人三十九歲，奧人與西班牙人均平均三十三歲。論智力，依某君調查，在西洋五級中以第二級（即平常級）占大多數。在中國，第一級（即特優級）的人比西洋分數高；而第二級的人，則大不如西洋；第三級至第五級（即下等的魯鈍的最愚的）的人，比西洋多。一國的興衰，靠中等社會人；今中國上智下愚多而中等少，無怪乎中國社會呈一種非常神經狀態。

此種體質比較，不免過於偏激；且先天生理，影響於社會建設與文化發展，遠不及後天環境的利害。然在西洋，養兒之學，立有專科；為個個女人所必習。醫學發達，保護孩童及成人，無所不至。更立特別遊戲場等，使兒童有充分發展的機會。注重體育，講求衛生，使身體強健，壽命延長。故在西洋各國，人人有青年奮發有為的氣象。在中國不然，不孝有三，則嘗聞之；兒童養育，未之學也。體育不發達，衛生不講；處今日政治及社會制度之下，中國小孩，

絕無充分發展的機會。故全國暮氣沉沉，不生不死。這是中國的第五個人口問題。

由上觀之，中國人口密度，並不過高；而民族數目，亦不太小。但今日的政治不良，社會腐敗，戰爭，盜匪，失業，疾疫，饑荒，水災等等，確是人口過密生存競爭過烈的現象。此類現象的原因，第一是各省人口分配不平均；第二是舊式農業不能供給有增無已的人口；第三是不生產的城市人口集中；第四是國內生產的人太少，消費的太多。四萬萬中，有二萬萬婦人，卽不能生產。士農工商之中，農人日日減少，工人中有一半不是直接生產。譬如運輸事業工人占男子中百分之十；某君謂此爲中國生產低下之一重要原因；蓋在歐美各國，僅須男子百分之五之人數，足可供運輸人數而有餘云。故目前救急方法，是提倡殖邊，發達交通，改良農業，振興工商；使人口漸就平均，增加生產效率。

苟人口分配平均，生產效率加高，則人口愈衆，其國力必愈強；否則適得其反。英吉利以蕞爾小國，可以奴隸廣土衆民的印度，可知人口數目，實不關重要。且中國危險，不在人口數目減少之可能，而在與西洋民族品質比較之相形見絀。質言之，中國人口，不是數的問題，而是質的問題。在今日人口分配未均，生產效率低微時代；必須節制生產，以減少生存競爭，使已生育的幼孩，有較好的發展機會。我們愛國的責任，不是生一羣當軍閥，當土匪，當娼妓，當乞丐的子女；而在供給幾個心身強健受有好教育的優秀國民。若因財力不及，不能與子女以充分發展的機會，便不要生孩子。可以養一個，生一個；養二個，便生二個。如只能養二個，而生三個；其第三個，不是軍閥土匪，便是娼優妾婢。我並不是附和山格夫人提倡生產節制；反之，我最主張人人多生孩子。不過每一孩子，應有充分發育的機會。在中華民國國旗之下，未生的國民與初生的國民，應與以神聖不可侵犯的生命權。使四萬萬同胞，於世界民族中，居優秀之列，作改造新世界文化的先鋒。這是我的「民族主義」！

商務印書館出版

醫學小叢書

每冊一角

育兒法	一冊
傳染病	一冊
胎產須知	一冊
微生物	一冊
兒童之衛生	一冊
外科療法	一冊
小兒病指南	一冊
肺病預防及療養法	二冊
霍亂預防法	一冊
遺尿及遺精	一冊
花柳病	二冊
寄生蟲病	一冊
藥物要義	二冊
胃腸病普通治療法	一冊
眼病	一冊
失眠症之實驗談	一冊
痲疹風疹及水痘	一冊
救急法及衛生法大意	一冊
胎產病防護法	一冊
病人看護法	一冊
痘及種痘	一冊
軍隊衛生學	一冊
理學的療法	一冊
性慾衛生	一冊



糧荒之狀況及其補救

馮柳塘

一　緒言

米價高漲，粉價堅昂，主要糧食之價格如是，一般恃有定量收入者之生計艱難，自甚於常日。平糶也，限價也，禁私運與囤積也。官廳未嘗不禁令煌煌，商人未嘗不急公好義。其實惠何如，效益奚若，恐雖身處局中者亦啞然自笑其絕無僅有也。貧民知其呼籲之無效也，聽其自然，默不作聲。官廳以人民之安之也，則亦無所為計，一任奸商之大肆其操縱。而民困遂無可蘇息矣。民困至於無可蘇息，則強者必鋌而走險，弱者必流為丐竊；工人所得不能謀一飽，必起而罷工；中等以下之人士，無可增益，亦維有節衣縮食，任妻子之啼飢號寒而已。況以戰事頻年，商業疲敝，失業之人，縱無統計，數必不少。試觀各處招請職員，酬薪雖至微薄，投試者恆數百人。老者少者，爭先恐後，無奇不有，可知謀事艱難，生計不易矣。蓋吾國以農立國，以米麥麵為養命之源，家計所出，米當占百分之三四十左右，衣住其次焉。今糧價高貴如是，又安怪社會之愁然不可終日耶？

二　糧價昂貴之程度如何

欲知糧價昂貴之程度，自惟有就財政部駐滬調查貨價處所編之上海躉售物價指數中求之。但糧食類所包含之物品十一，

物價十六，以有各個間相殺相制之故，常有某幾種物品漲，而以某幾種物品落，至於中和。故欲察主要糧食品——米，麥，麵——之貴賤，雖可於糧食類指數尋之，而以其所含者廣，或不能得所欲知者正確之趨勢。無已，惟有就其吾人所欲知者摘述之，庶幾有軌轍之可尋焉。

南人食米，北人喜麵。麥爲麵之原料，有因果之相生，故談麵不能忘麥。米之中，大別之爲粳糯二種。糯米之爲用，糕餌釀酒爲宗。粳米亦高次不一，常熟爲最，錫蘇同甬次之。秈米之中，又有皖，贛，湘，洋，(安南緬甸暹邏諸米)之別，其爲用一，而其質則不相同。比來嘗有人謂粳米貴無傷於平民生計，蓋以中產以上食之也。不知工人所喜者正爲上等粳米，亦惟上等粳米質黏韌而耐飢。工人佐餐之品，既無若何之精美，賴以下咽，無非在米之良好；況以終日勞動，尤賴有耐飢之品，以洋秈之易飢而加餐，則其所得——賤價之益——仍不償所失焉。故謂粳米價貴無傷於平民生計者，似允而未盡然也。

本年米價之貴，誠所罕見。高至十八元以上時無論已，即以半年平均之結果，每石亦在十一兩二錢，合銀圓在十五元七角之數。六月中之米價，價比高至百分之二〇・一七，(民國二年二月米價作爲百分) 即今日一石之價，在民國二年可購二石之米也。溯自本年二月以來，米價即出十兩以上。十兩以上之米價，在九年曾三見之，十一，十三，十四三年曾一見之。爲時至多三月，少則一月，且平落甚速。如九年九月之米價爲十兩八錢一分七，至十月則爲六兩三錢五分三。賤落六元有零。十三年九月至十兩六錢一分一，十月亦落至八兩七錢四分八。所跌亦有二元五角之譜。惟獨今年則十兩十一兩十二兩逐月上騰，若無止境。當米價漲風初起之時，米商已謂米價非至二十元不可，懸鵠以待，小民之生計寧有稍舒之日？例年第一季當新米旺發之時，祇跌無漲，縱漲，漲勢亦無今年之狂烈：如十年第一季之平均每石爲六兩二錢九分八；十一年爲八兩二錢七分三，十二年爲八兩七錢六，十三年爲八兩零一分四，十四年爲七兩一錢九分三，而本年則爲十兩七錢二分八。至第二季已近青黃不接，例見漲勢：如十年第二季爲七兩七錢零四，比第一季高一兩四錢；十一年第二季爲九兩三分，高七錢五分強；十二年爲八兩八錢四分六，高八分六釐；十三年爲七兩七錢七分六，獨爲低落；十四年爲八兩一

錢二分六，高九錢三分三；十五年為十一兩九錢二分六，高一兩二錢之數。至於第三季在霉令之後，米粒蝕耗，價必較高，新陳不接，漲風易見，故歷年此季米價，例有一度之漲：如九年之七兩五錢四分二，十年之八兩四錢九分二，十一年之九兩五錢四分半，十二年之九兩四錢九分七，十三年之九兩六錢零六，以及十四年之九兩二錢四。至第四季則新米已登，又必回小，亦惟去年則反是，致有今年向所未有之米價，是亦可異者矣。

查九年六月之杪，米為來源杜絕，漲至十六元以上。當時華租兩界均有懲辦囤積投機操縱之表示，並限價不得過十四元。至九月中又以天氣陰雨不定，早稻收穫有害，米商乘機居奇，米價最高至十七元有零，而其主因則為私運出口。蓋當日本米風潮之後，官商朋比為奸，致積存為之一空。及新米旺登，米價乃暴落，而民食始安。十年米價最為平穩，全年平均在七兩四錢左右。十一年六月至十月米價又一度昂貴，則受天時之影響，人力從而操縱之。十三十四年亦有至十兩以上者，則為本埠發生戰事，到源被阻之故。至於本年之漲，則言人人殊，大概以囤積居奇，私運出洋，歲收歉薄諸說為多云。

高常河下白米（石）

（價比以民國二年二月＝100 價格單位為規元兩）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價格	價比	價格	價比	價格	價比	價格	價比	價格	價比	價格	價比	價格	價比
一月			六、七二〇	一〇九・三	七、五〇五	一二二・四	八、八〇二	一四三・二	八、一四七	一三二・五	七、〇〇一	一一三・八	九、九四四	一六一・七
二月			五、九五五	九六・八	八、三三一	一三五・四	九、〇〇四	一四六・四	八、〇二二	一三〇・五	七、三三四	一一四・三	一〇、五六七	一七一・八
三月			六、二二五	一〇一・二	八、九八四	一四六・一	八、四七四	一三七・八	七、八七三	一二八・〇	七、二四三	一一七・八	一一、六七四	一八九・八
四月			七、〇三三	一一四・四	八、八一〇	一四三・二	八、五三六	一三八・八	七、四五八	一二一・三	八、一三〇	一三三・〇	一一、三四四	一八四・五

五月			七、九〇二	一二八·五	八、八四五	一四三·九	九、一二四	一四八·五	七、九八〇	一二九·七	八、〇六三	一三一·一	一二、〇二九	一九五·六
六月	八、四三八	一三七·二	八、一七八	一三三·〇	九、四三四	一五三·四	八、八六八	一四四·[illegible]	七、八九〇	一二八·三	八、一九八	一三三·三	一二、四〇六	二〇一·七
七月	一〇、三六一	一六八·五	八、〇八五	一三一·五	一〇、一九六	一六五·八	九、二九三	一五一·一	八、三四五	一三五·七	九、五五〇	一五五·三		
八月	一〇、四四七	一七〇·〇	八、一一〇	一三一·九	九、一九七	一四二·六	九、七九九	一五九·二	九、八六二	一六〇·四	八、八四五	一四三·八		
九月	一〇、八一七	一七五·二	九、二八〇	一五〇·九	九、二四一	一五〇·二	九、三九九	一五二·八	一〇、六一一	一七二·六	九、三一六	一五一·七		
十月	六、三五三	一〇三·三	七、三一八	一二〇·三	九、三一四	一五一·六	八、六一四	一四〇·一	八、七四八	一四二·三	一〇、〇三三	一六三·二		
十一月	六、六三三	一〇七·九	七、一六五	一一六·五	七、七九五	一二六·八	八、三三三	一三五·三	七、三八八	一二〇·一	八、七二三	一四一·九		
十二月	六、八六九	一一一·七	七、二七九	一一八·四	八、〇七七	一三一·三	八、四〇〇	一三六·六	七、五二二	一二二·三	九、九七七	一六二·二		
平均	八、五六〇	一三九·一	七、四四四	一二一·〇	八、八二一	一四二·七	八、八八七	一四四·五	八、三二〇	一三五·三	八、五三四	一三八·四	一二、三三七	一八四·二

自有民國九年直魯秦晉豫五省大饑饉，三兩以下之麥價不再見。有民國十二年北滿麥秋之荒歉，而小麥乃轉爲入超；美麥美粉，且緣是入北滿。蓋北方迭歲興戎，難得小康，播種失時，收穫缺望，產麥不足以自給，至恃外來相接濟，麥價乃現非常之堅勢。十三年麥價最爲平穩，然不有價額一千七百餘萬海關兩之洋麥輸人，何能如是？且是年七八兩月，洪水氾濫，北方又遭荒歉，致去年麥價終歲在四兩以上。本年最高幾達五兩，則由於東三省告旱，直魯收成歉薄，南熟無補於北荒之故也。大凡麥之漲汛在五月以前，有時以洋麥之調劑及內部之變遷而不盡然，但亦少數耳。時至今日，洋麥仍有進口，麥價終難於低落，乂不無爲製粉業發達之結果及國內兵災各區廣闊所致也。

漢口小麥(續)

(價比以民國二年二月＝100　價格單位爲規元兩)

	九年 價格	九年 價比	十年 價格	十年 價比	十一年 價格	十一年 價比	十二年 價格	十二年 價比	十三年 價格	十三年 價比	十四年 價格	十四年 價比	十五年 價格	十五年 價比
一月			三、一四〇	一三九·五	三、七二〇	一六五·三	四、〇七〇	一八〇·九	三、四〇〇	一五一·一	四、〇〇〇	一七七·七	四、七〇〇	二〇八·九
二月			三、四二〇	一五二·〇	四、〇〇〇	一七七·七	四、二〇〇	一八六·八	三、三〇〇	一四六·七	四、二五〇	一八八·九	四、六五〇	二〇六·七
三月			三、三三五	一四八·二	四、二五〇	一八八·八	四、〇五〇	一八〇·〇	三、一〇〇	一三七·八	四、四〇〇	一九五·五	四、七五〇	二一一·一
四月			三、三二〇	一四七·五	三、四〇〇	一五一·一	四、一〇〇	一八二·二	三、五〇〇	一五五·五	四、四〇〇	一九五·五	四、八六〇	二二五·〇
五月			三、五二〇	一五六·四	三、四〇〇	一五一·一	四、〇〇〇	一七七·七	三、一〇〇	一三七·八	四、四〇〇	一九五·五	四、四六〇	一九八·二
六月	三、一八〇	一四一·四	三、五〇〇	一五五·五	三、三〇〇	一一六·七	三、七〇〇	一六四·四	三、一三〇	一三九·一	四、〇五〇	一八〇·〇	三、九五〇	一七五·五
七月	二、八二〇	一二五·三	三、三〇〇	一四六·七	三、五〇〇	一五五·五	三、七五〇	一六六·七	三、四五〇	一五三·三	四、一八〇	一八五·八		
八月	二、八七〇	一二六·七	三、七〇〇	一六四·四	三、五〇〇	一五五·五	三、四〇〇	一五一·一	二、四〇〇	一五一·一	四、〇五〇	一八〇·〇		
九月	三、二二〇	一四三·一	三、七〇〇	一六四·四	三、六七〇	一六三·一	三、六二〇	一六〇·九	三、三五〇	一四八·九	四、〇〇〇	一七七·七		
十月	三、四二〇	一五二·〇	三、六五〇	一六二·二	三、七八〇	一六七·一	三、七〇〇	一六四·四	三、四〇〇	一五一·一	四、一〇〇	一八二·二		
十一月	三、五四〇	一五七·三	三、五〇〇	一五五·五	四、〇〇〇	一七七·七	三、五七〇	一五八·七	三、八〇〇	一六八·九	四、二〇〇	一八六·七		
十二月	三、三五〇	一四八·九	三、五四〇	一五七·三	四、〇五〇	一八〇·〇	三、六〇〇	一六〇·〇	三、八五〇	一七一·一	四、五九五	二〇四·二		
平均	三、一九七	一四二·一	三、四六九	一五四·一	三、七一四	一六五·〇	三、八一三	一六九·六	三、三九八	一五一·〇	四、二一九	一八七·五	四、五六二	二〇二·六

麥之與麵，如影隨形，惟漲率無麥價之速，亦無如米麥之相差幾一倍者。查目前之價，約比戰前高百分之六〇有奇。蓋自有十二十三兩年北方之荒災，粉商皆先事預備，廣購外國粉麥，致是兩年進口之量甚鉅。本粉受重大之壓迫，廠商乃於去年力事吸

收，維持粉價。新麥之際，北幫亦收買甚力，粉價乃至二兩四錢五分，又復少購洋粉洋麥。故全年平均有二兩三錢一分四之高價。

本年以來，情同去年，最高之價，至二兩五錢。六月以南熟之故，粉價稍回，然從大勢觀之，恐無平落之望也。

機製綠兵船麵粉（袋）

（價比以民國二年二月＝一〇〇，價格單位為規元兩）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價格	價比	價格	價比	價格	價比	價格	價比	價格	價比	價格	價比	價格	價比
一月			一、九二〇	一三〇・八	二、二〇〇	一四九・一	二、二二五	一五〇・八	一、八五〇	一二五・四	二、二五〇	一五二・五	二、五〇〇	一六九・五
二月			二、一〇〇	一四二・五	二、三六〇	一六〇・〇	二、二七五	一五四・二	一、八二五	一二三・七	二、二五〇	一五二・五	二、四五〇	一六六・一
三月			二、〇四〇	一三八・三	二、二[illegible]〇	一五[illegible]・五	二、一二五	一四四・二	一、七九〇	一二一・三	二、三五〇	一五六・三	二、四二五	一六四・四
四月			一、八六〇	一二六・一	二、〇七五	一四〇・六	二、一二〇	一四三・七	一、七五〇	一一八・六	二、五〇〇	一六九・五	二、四二〇	一六四・一
五月			二、〇八〇	一四一・〇	一、八七五	一二七・一	二、一〇〇	一四二・四	一、八〇〇	一二二・〇	二、四五〇	一六六・一	二、三一〇	一五六・六
六月	二、二一〇	一四九・八	一、九八〇	一三四・二	一、八四〇	一二四・七	二、〇七五	一四〇・七	一、八〇〇	一二二・〇	二、三〇〇	一五五・九	二、一三〇	一四四・四
七月	二、二七五	一五四・二	二、一二七	一四四・二	一、九五〇	一三二・二	二、一五〇	一四五・八	二、〇〇〇	一三五・六	二、三七五	一六一・〇		
八月	二、三〇〇	一五五・九	二、二二五	一五〇・八	一、九〇〇	一二八・八	二、一〇〇	一四二・四	一、八[illegible]	一二[illegible]・七	二、三五〇	一五九・三		
九月	二、一六〇	一四六・三	二、一八五	一四八・一	一、九二五	一三〇・五	二、二六〇	一五三・二	一、八七五	一二七・一	二、一五〇	一四五・八		
十月	二、一七〇	一四七・一	二、〇五〇	一三九・〇	一、九五〇	一三二・二	二、〇二五	一三七・三	一、九二五	一三〇・五	二、一二五	一四四・一		
十一月	二、一七〇	一四七・一	二、一〇〇	一四三・四	二、一七五	一四七・四	一、九七〇	一三三・五	二、〇五〇	一三九・〇	二、二七〇	一五三・九		

十二月	二,〇七〇	一四〇·三	二,〇五〇	一三九·〇	二,二〇〇	一四九·一	一,九〇〇	一二八·八	二,一五〇	一四五·八	二,四〇〇	一六二·七	
平均	二,一九三	一四八·七	二,〇六一	一三九·七	二,〇五八	一三九·五	二,一〇九	一四三·〇	一,八八七	一二七·九	二,三一四	一五六·九	二,三七二 一六〇·八

三 進口糧食數量之偉大

糧價之貴，與年俱增。而一查進口糧食之量額，亦膨脹無已。民國二年，洋米進口已有五百四十一萬擔民九最少，一百十五萬擔。民十加至一千萬擔。十一年以暹邏安南兩處年成大熟，有大宗之米可售，而安徽境內缺米過甚，反購進大宗洋米。下半年浙東又以大水聞，致是年進口洋米達一千九百萬擔。翌年（十二年）有二千二百萬擔。十三，十四兩年均在一千二三百萬擔之數。出口之米除九年有三十一萬擔，致米價騰至十六七元外，餘年祇數萬擔，似無轉移市價之力量。況有此大宗洋米進口，以十二年論，比民二爲百分之四一四·三，十三十四年亦有百分之二四三及二三三之數。而民國十年進口之米比之九年，突增至百分之九二二·六，十一年又比十年增百分之八〇·二，十二年又比十一年增百分之一七·一。如是增進不已，米糧之不足，已可概見。去年雖比前年少百分三四·三，但自本年以來，洋米之進口已不少，高等白粳每石猶有十七八元之價。故吾人所見，洋米壓平粳米之價之最顯者，厥惟民國十三年。本年雖粳米與洋米之價相差五六元，而粳米仍堅持不拔。推測所及，其說有五：（一）粳米之到貨不旺；（二）洋米所能抵充者爲秈米，故食粳米者仍不能改其習；（三）去秋田禾秀而不實，年成暗歉；（四）奸商勾結關卡，於通海各港私運出洋，致積穀爲空；（五）米商乘機居奇。至於小麥，在民九至民十一年俱爲出超；民國九年出超八百四十二萬擔，十年五百十一萬擔，十二年尙有二十七萬擔。至十二年以北滿告荒，出口杜絕，驟轉爲入超，且其量至一百九十五萬擔；十三年至五百萬擔。試與民二進口洋麥之量比十二年爲百分之一二九七五·〇，十三年爲百分之二五七二五·〇；即一則進口增加一百二十九倍，一則增至二百五十七倍。增加之速，至堪驚人。蓋所以補十二年麥稷之歉收也。十三十四年北滿收成豐稔，而魯省又告歉收，故洋麥有進口而不鉅。至入本年，東三省旱災得雨未蘇，魯省四十餘縣又同以旱災聞，不但禁止穀物

出口，几須向外謀接濟，麥價之貴，蓋有由來。而麵粉在九、十兩年均爲出超，十一年之後，進口增加，出口減少，一轉而爲入超矣。十一年洋粉進口爲三百六十萬擔，入超三百萬擔。十二年進口五百八十二萬擔，入超五百六十九萬擔。十三年進口六百六十五萬擔，入超六百五十萬擔。去年最少爲二百八十一萬擔；入超二百五十二萬擔。由此觀之，每年出口之數，爲數甚微，而進口則滔滔無窮。不但糧荒之可虞，且金錢外溢，財富爲虛，其危險爲何如乎？即以洋米論，自民國九年迄於去年出入相抵外，值三萬四千六百七十五萬八千關兩，合銀幣五萬二千零一十三萬七千圓，平均每年在八千六百萬圓。更從貨量價額之百分比觀之，同以民國二年作爲百分，而價額之比率常大於貨量。可知物價昂貴，迄未稍殺，間或平落，而比戰前爲高，其勢昭昭。尤以麥價爲最烈，價額之比，常較貨量高出一成也。

進口主要糧食品貨量價額表

	米		麥		麵	
	貨量	價額	貨量	價額	貨量	價額
民國二年	五、四一五（千擔）	一八、三八四（千海關兩）	二（千擔）	六（千海關兩）	二、五九七（千擔）	一〇、三〇一（千海關兩）
民國九年	一、一五二	五、三六二	五	三三	五二一	二、三三〇
民國十年	一〇、六二九	四一、二二一	八一	三〇二	七五三	三、五〇三
民國十一年	一九、一五六	七九、八七五	八七三	三、〇五八	三、六〇一	一六、七四〇
民國十二年	二二、四三五	九八、一九八	二、五九五	九、〇九六	五、八二九	二七、二三三
民國十三年	一三、一九八	六三、二四九	五、一四五	一七、六九〇	六、六五七	三〇、〇九八
民國十四年	一二、六三五	六一、〇四一	七〇〇	二、六五五	二、八一一	一四、九〇五

出口主要糧食品貨量價額表

	米		麥		麵	
	貨量	價額	貨量	價額	貨量	價額
民國二年	千擔 —	千海關兩 —	一、八四八 千擔	四、七六一 千海關兩	一三九 千擔	六一〇 千海關兩
民國九年	三一二	一、〇五九	八、四三一	二五、三九五	三、九六一	一八、二五二
民國十年	三五	一三三	五、一九四	一六、八八六	二、〇四七	九、三六六
民國十一年	四五	三三三	一、一五一	四、三三五	五九三	三、六五五
民國十二年	六三	三三七	六四〇	二、一七三	一三一	七八三
民國十三年	四一	三二七	一四〇	五四一	一五七	七一四
民國十四年	三五	二二〇	二〇七	八二五	二八八	一、三〇三

進口主要糧食品百分比表（甲）（民國二年進口貨量價額＝100）

	米		麥		麵	
	貨量	價額	貨量	價額	貨量	價額
民國九年	二一·三	二九·二	二五〇·〇	五五〇·〇	一九·七	三三·六
民國十年	一九六·三	二二四·二	四〇五·〇	五〇三·三	二九·〇	三四·〇
民國十一年	三五三·九	四三四·五	四三六五·〇	五〇九六·七	一三八·六	一六二·五
民國十二年	四一四·三	五三四·一	一二九七五·〇	一五一六〇〇·〇	三三四·三	二六四·四

	米 貨量	米 價額	麥 貨量	麥 價額	麵 貨量	麵 價額
民國十三年	二四三·七	三四四·〇	二五七二五·〇	二九四八三三·三	二五六·三	二九二·二
民國十四年	二三三·三	三三二·〇	三五〇〇·〇	四四二五〇·〇	一〇八·二	一四四·七

進口主要糧食品百分比表（乙）（以上年進口貨量價額＝一〇〇）

	米 貨量	米 價額	麥 貨量	麥 價額	麵 貨量	麵 價額
民國十年	九二三·六	七六八·八	一六二〇·〇	九一五·一	一四七·三	一五〇·三
民國十一年	一八〇·二	一九三·八	一〇七七·八	一〇二二·六	四七八·二	四七七·九
民國十二年	一一七·一	一二三·九	二九七·二	二九七·四	一六一·八	一六二·七
民國十三年	五八·八	六四·四	一九八·三	一九四·五	一一四·三	一一〇·五
民國十四年	九七·七	九八·五	一三·六	一五·〇	四一·二	四九·五

主要糧食品進出口比較表（▲爲出超）

	米 貨量（千擔）	米 價額（千關兩）	麥 貨量（千擔）	麥 價額（千關兩）	麵 貨量（千擔）	麵 價額（千關兩）
民國二年	五、四二五	一八、三八四	▲一、八四二	▲四、七五五	二、四五八	九、六九一
民國九年	九四〇	四、三〇三	▲八、四二六	▲二五、[illegible]	▲三、四五〇	▲二五、九二二
民國十年	一〇、五九四	四一、〇八八	▲五、一一三	▲一六、五八四	▲一、二九四	▲五、八六三
民國十一年	一九、二二一	七九、六五三	▲二七八	▲一、一七七	三、〇〇八	一三、〇八五

民國十二年	三三、三七二	九七、八六一	一、九五五	六、九二三	五、六九六	二六、四五〇
民國十三年	一三、一五六	六三、〇二三	五、〇〇五	一七、一四九	六、五〇〇	二九、三八四
民國十四年	二二、六〇〇	六〇、八三一	四九三	一、九三〇	二、五三三	一三、六〇二

四　糧荒之由來及其補救

如上所述，雖洋米早有鉅量進口，而麥麵之不給，則爲近數年間事。且米之恐慌，亦惟近年爲甚。進口既鉅，價又高昂。夷考其故，種因不一：(一)水旱迭見，收成以歉。(二)兵戈連年，農畝以棄。(三)捐稅繁重，民力以敝。(四)蓋藏空虛，饑徵易見。(五)民窮且困，施肥不足。(六)兵匪如毛，交通阻滯；如建寧之米二三元，沿途重稅，至福州需十三四元。(七)物價昂貴，產費增加；如常熟之米，據所計算，每畝之田，上等收米三石，普通收米二石，而每畝所費之人工肥料有如下列：

豆餅 3 片 @ $ 2.50	$ 7.50
戽水(自插秧後至收穫前)	„ 2.50
耕耘工資	„ 2.00
收穫工資	„ 2.00
合　計	$14.00

此猶是約計之數也，每畝以二石計，每石卽需七元，農民之羨餘未與焉。自米價貴，麵粉之銷路盛，本廠所產，不足以自給，尚須仰求於洋粉。蓋機製麵粉之銷場，遍於鄉壤。昔日農民磨麥作粉，麥盡，消費亦隨之以止。邇來亦喜機製粉白淨價廉，糶麥買麵，比之磨麥作麵時之消費，有增無減。餻餅之屬，舍米粉而用麵粉者亦日以夥。本產之麥，以兵荒歲歉之結果，不足自給。故洋麥貴而若停辦，本粉卽現非常之昂勢。觀於去年洋麥進口略少，粉價平均在二兩三錢以上可知矣。蓋惟匱乏，乃予奸商以操縱之機會，六月粉價之低落，正爲操縱失敗而然也。

毛麥一擔成爲淨麥，成色好者九八，劣者九五，通扯以九七折計算。淨麥一擔，製麵七十五斤，麩皮二十五斤，每百斤麵，二號粉占百分之七五，三號粉占百分之一七，四號粉占百分之八。售價之比率，二號粉對三號爲九十五與一百之比，二號粉對四號粉，爲六十五與一百之比。以如是計算，槳數

皮抵銷人工，假定麥每擔爲四兩，則二號粉每斤之價爲五分九釐七每袋四十九磅七五合三十六斤七五，售價爲二兩一錢二分八。六月麥價爲三兩九錢五粉價爲二兩一錢三分，當相接近也。商場簡易計算，照麥價加五錢人工雜費對除卽得。

糧荒之由來，略如前述，補救之策，時人已多所論列。水旱之災，出自天而人力固有可防維之道。如植林以防旱，疏濬以防水，浙省之螟蟲爲害，本年亦先事捕除，此皆對於天災之防維也。惟人事方面，在最近之中國實無辦法。蓋如獎勵農業，增加生產之設施，均目前所萬萬不能夢想得到者也。不寧惟是，當今之軍閥，窮兵黷武，橫征暴斂，追繳陳賦，爲不足，且有預征田賦至民國十七年者。局卡如林，一物數捐，自產地至銷場，有捐至六十三道，高於產價二三倍者。發無擔保之鈔劵，責民間以收用，商民起而咨嗟，則勒派公債以收回之。人民蒙兩重剝蝕，安得而不窮。於是有無力買肥料而農產收成爲之減少，此其一。不愛惜地力，籌餉募捐，至無可再籌，則逼令人民種植罌粟，課以重稅。種罌粟之田增，卽五穀之田減，以有用之地力而以禍人，此其二。戰時招兵則農事荒，遣散成匪則爲農民害，荒已無可補救，害則正當之農民亦不能安於畎畝，糧產安得而不少？此其三。三者皆軍閥爲之厲也。故軍閥不除，戰爭不止，民無安枕之日，則糧產無增加之望，亦卽糧荒無匡救之道也。

有以爲糧食恐慌，緣於消費增加，消費增加，不外乎人口增加與自然增加。人口增加，據民國十四年海關估計，爲四四八、二三一、〇〇〇人，比前年增加三、五七八、〇〇〇人。此增加之數，爲浙江人口數字之訂正。（以一年之內決無增加如是之鉅）而全國人口超過抑不及此數，以調查統計之未備，海關所列亦不過約計之數耳。（歷年人口數恆一成不變）故爲人口增加而引起糧食缺乏，似可信而苦無徵信之道。自然增加，卽人民對於糧食消費之擴進也。此其例以麵粉爲最顯。蓋食米之鄉，年來於麵食之消費大有增加，可從麵粉之消費而知之。國人本以多食爲主義，麥麵粢飯，以多食爲有益，而不知多食之害甚於少食，故不消化症以國人爲最多，而糧食斷送於多食主義之下者似微而實鉅。地力以年代而漸減，膏壤可化爲石田，農民又默守舊習，選種耕植，不知改良，費力多而所得不償所失。豐歉一歸諸天，逃

荒避難，盡室以行，良田荒蕪，種植失時，可於最近之直魯兵區見之。凡此種種，胥應改革。有一於斯，即糧食多一層恐慌，而予居間商以牟利之機會。如高常白米之生產費為七元，益之以農民羨益一元，產地米商之佣金八角，轉運至滬之稅項雜費等一元，合之得十元，再加之以斛耗（海斛大）及雜費利益等二元，則十二元足已；而售價須十七八元，此五六元即居間商之暴利。故為消費者計，自宜打破居間商之暴利而謀生產消費二者之接近也。

綜此以觀，在農事方面：（一）厲行植林以調節雨量；（二）不求地畝之擴張，占塞河道，應疏濬溝渠而禦水災。（三）改良種植以增加產量，宜傳指導之責，應由就近之農林試驗場及農會負之；（四）藉地方公款之力合有資之農民組織農民之金融機關；（五）墾闢荒田，增加種植面積；（六）愛惜地力，芟草施肥，不為毒卉之栽植；（七）不應兵役，懲惰勸勤，俾不致流為兵匪，以補救農工之缺少。

至於人事方面：（一）本守望相助之義，抵禦外侮，俾得盡力於農事；（二）講究如何可免除軍閥之橫征暴斂；（三）如何可使農產得收充量之益，不為居間商所分潤，以增加其富力，亦即消費者如何可得比市價為廉之糧食，而其要仍在乎糧食消費合作社之組織，謀彼此接近而互得其利也。若夫政府對農作應負之責任，須待諸軍閥崩敗政治澄清之後，目前所能為者，祇人民能自為之部分而已。

更正

頃接北京孫仲珩君來函稱：本誌第二十三卷第十二號載宋慈抱君所編孫籀廎先生年譜，事實謬誤頗多。如先生之父太僕公卒於甲午十月，而譜誤云乙未。名原栔文舉例副本今存於家者，篆文皆先生手書，而譜謂篆文不完。又如謂某年見某人，作某文，亦多未考云云。仲珩為先生從姪，所言自較可信。特誌於此，以作更正。

尚志學會叢書

教育心理的實驗　一册　六角半

美國斯達奇著　戴應觀譯　此書詳論教育心理實驗之方法內容有記份法視力考察聽力考察學習注意記憶工作等譯者將原書中實驗材料可易爲中文之處一概易爲中文可供試行者實驗之用

審判心理學大意　一册　六角半

陳大齊譯　審判心理學爲應用的心理學中新興之學此書共分八章第四章詳述心理現象同形性之巨大以證多人陳述之可以共僞足資審判之參考及法理之討論其他犯罪及審判的心理學事實診斷法分級測驗法各章亦復簡明扼要

意見及信仰　一册　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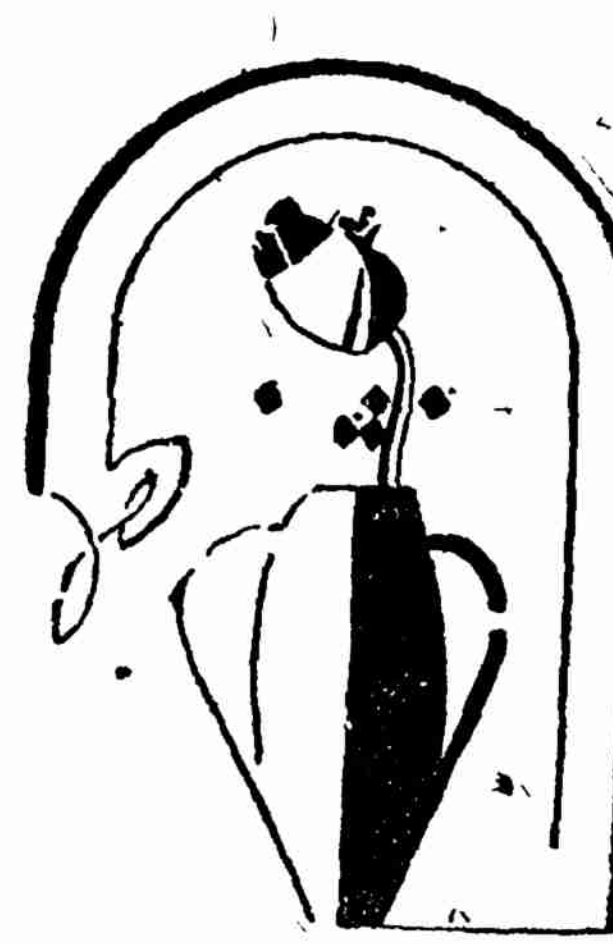
法國黎朋著　馮承鈞譯　此書支配意見與信仰之各種論理及其衝突極爲詳明其意見及信仰之傳佈一篇尤饒與味誠研究心理者之參考善本

愛因斯坦氏相對論及其批評　一册　三角半

杜里舒著　張君勱譯　愛因斯坦之相對論爲最近盛行之學說是書以論理學之眼光批評其中之種種缺點辭簡意賅句句中肯杜氏原文附刊於後

創化論	二册	九角
柏拉圖之理想國	二册	一元五角
新道德論	一册	二角五分
近代思想	二册	一元一角
羣衆心理	一册	七角
革命心理	二册	九角
形而上學序論	一册	三角
物質與記憶	一册	九角
笑之研究	一册	六角五分
中國人口論	一册	四角
生物學的人生觀	一册	一元
生物之世界	二册	一元三角
實用主義	一册	六角五分
心理原理實用教育學	一册	四角五分
圖書館學	二册	一元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亞比色尼亞與英意協定

夏奇峯

一　亞比色尼亞王國概況

非洲東部，紅海之南，有一王國，巍然獨存，地大物博，人民衆多，其君自稱王中之王，誠可謂黑種民族中之碩果，其國爲何，則亞比色尼亞是也。記者執筆至此，請先將亞國之概狀，報告國人，然後述其今日之外交問題，俾得較爲明瞭焉。

亞比色尼亞（Abyssinia）或稱愛晳俄比（Ethiopia），在非洲之東部，與英，法，意諸國屬地皆爲隣境，郵船入紅海，必經法國屬地，基佈的（Djiiouti）口岸，由此登陸，可乘法人建築之鐵路，直達亞國京城亞的亞巴巴（Addis Abbaba）亞國全國人口約一千萬，土地面積三十五萬英方里，分十七省，及赤道一帶特別區域。宗教自第四世紀，即奉基督教。陸軍平日十萬人，戰時二十萬，器械多不完全，組織亦欠齊整。平均每一兵士，祇有來復槍一支，甚或以刀劍之屬充數，惟民風強悍，足禦外患。一八九一年，意大利派遣大軍，渡海征之，戰五年之久，反爲亞軍擊敗，遂於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與亞比色尼亞國王米立克（Menik）議和，而承認其完全獨立焉。

現在其國元首，爲女王魏周玉昭的多（Waizeru Zauditu）稱爲王中之王，即米立克王之次女也。另立米立克王之姪孫達法一（Taffari）爲攝政王（Ras），操行政大權，其政體與歐洲中

世紀封建時代彷彿。一九一九年，改行新法，設立內閣，顧僅有其名。全國教育不興，道路不整，人民愚蠢，無文化之可言，但其國爲獨立之國，君爲王中之王，則爲列強所公認者也。

二 英法意三國協定

亞比色尼亞之土地既廣，人民更勇悍好鬭，一八九六年，意大利爲其窘困後，西歐列強之有野心於非洲者，知對亞國非可以力取，乃甘言厚幣，與之修好，聲明所冀祇在通商，決無割據慾望，亞人果以其說之易聽，凡遇要求，類多承諾。鑛山開採權也，鐵路建築權也，一一拱手讓諸他人而不惜。爲日既久，在亞國最占勢力之英，法，意三國，各以其利益之日形擴充，恐因此有衝突之患，彼此協商，遂於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訂一關於處置亞比色尼亞之英，法，意三國協約，其內容大致如左：

(一)尊重亞比色尼亞國之主權，保持其獨立。

(二)三國對於實業上所得權利，彼此不得妨礙。

(三)對於亞比色尼亞國內政不得干涉。

(四)在亞比色尼亞國國境四周之三國屬地內，所有舉動，必須一致，以保持三國權利。

(五)三國關於在亞比色尼亞國建築鐵路事，訂定公約。

(六)關於三國人民之商業交通，彼此平等待遇。

上述之三國協約簽訂後，於是英國獲得亞的亞巴及白尼羅河中間之鐵路建築權，幷由開浦(Cap 英屬地)至凱羅(Cairo)建築鐵路得以經過亞比色尼亞國境。意大利可以由其屬地愛瑞特來(Erythree)建築鐵路，經過亞比色尼亞京城之西，直至其蘇馬利(Somalis)海邊屬地。如此則兩處屬地得因鐵路交通，聯絡一氣，法國則由基佈的建築鐵路，直至亞比色尼亞京城焉。惟英意兩國所劃定之鐵路範圍，至今幷未施行，所見諸事實者，僅法國修建之基亞鐵路，此路於一八九六年卽行開工，直至一九一七年始克告竣。自一九〇八年起，本路資本由法國政府擔負保息之責，而英，意，法三國人民之運貨者，亦皆享同等待遇焉。惟此事之最有注意價值者，卽英，法，意訂立關於亞比色尼亞王國的協約，在利害切身之亞比色尼亞，則始終幷未承認也。

三 英意之新協定

英，法，意三國協定成立以後，在亞比色尼亞握最上權之國家，當推法國，則以據有基亞鐵路，爲亞國都城出海之唯一口岸故也。觀一九二四年亞國攝政王遊歷歐洲時，法國政府殷勤招待，較他國爲優，而攝政王回國後，銳意維新，創立貴冑學校，其所聘之外國教員，亦爲法人，從可知兩國關係之密切，而法人對亞之深心矣。乃意大利自慕沙里尼執政，雄心勃勃，久思擴充版圖，思及曩時一八九一年爲亞比色尼亞敗北之辱，更不能一日忘情於此東非王國。適英政府一方以摩塞爾問題，與土耳其幾致決裂，頗思獲得外交上之聲援，一方欲謀亞國境內沙拿（Tsona）湖之水利，以灌其蘇丹屬地田疇，恐法人之干涉也，思示好於意以制法。英意兩國，目的雖有不同，而雄略之心則一，時機既熟，密議遂開。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間，英國駐意大使與意大利外交總長，屢次互換覺書，決定在亞比色尼亞共同行動。英國不獨重行承認意大利獲有愛蘇鐵路 Erythree-Somalie Railway）之建築權，幷以後關於亞比色尼亞西部之一切經濟發展，意國皆可自由行動，英國不加干涉，惟英人對於各項條件加一保留，卽須英人獲得亞國沙拿湖以後，意國始可享受其所得權利耳。現在英意兩國之新協定，已在倫敦公佈，條文之精神與形式，兩者均足以損害亞比色尼亞王國主權，已甚明顯，與一九〇七年英，俄兩國分割波斯權利之條約，不相上下。從此亞國境內，又多一意大利勢力範圍，宜乎歐洲人士，聚其視線於此東非小國版圖之變遷也。

四　國際聯盟之責任

然則英意新協定成立，將毫無阻力乎？亞比色尼亞卽能聽其處分，而不思自救之道乎？曰，是不然。法國爲一九〇六年，英，法，意三國協定簽字之一，雖此項協定，未經亞比色尼亞承認，然英，法，意三國之間，固明明約定，以後對於亞國，無論何種舉動，皆須一致進行，換言之，卽凡向亞國取得權利，三國均須平分也。今英意新協定，雖已由英意外交當局通知法國，然事在業經議定以後，當會議之時，則幷未徵得法國同意。法國對於亞國，經營多年，今英，意將其置而不顧，夫豈甘心，法値多事之秋，雖未必卽向英意抗議，然勸告亞比色尼亞政府，向國際聯盟申訴，固爲合法手續也。按亞比色尼亞王國，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正式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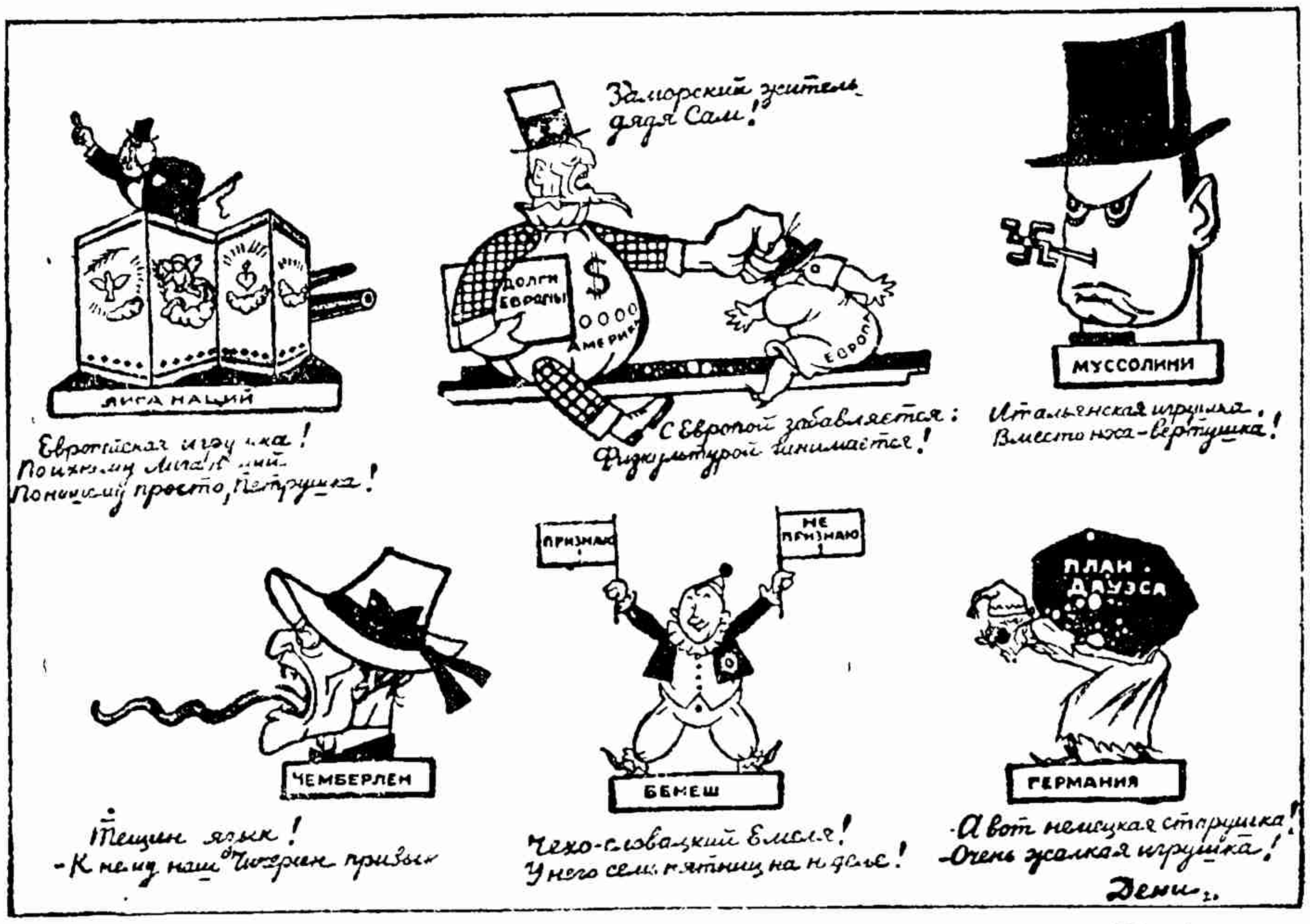
國際聯盟，旣照聯盟公約，擔負會員所應負之國際義務，則同時按照公約，享其會員應享之權利，揆情準法，安可謂非。聯盟公約第十條載：『本會會員擔任尊崇并保存本會所有會員土地之完全及現有之政治獨立，以禦外來之侵犯，如有侵犯或威嚇或侵犯之危險事，行政院卽當設法謀此義務之實行。』又公約第十一條載：『今特明白宣言，嗣後凡有戰爭或戰爭之威嚇，無論直接關係本會一會員與否，均與本會全體有涉，本會卽當設法切實保護各國之和平。如値發生玆事時，祕書長應照任何會員之請，立卽召集行政會開會。又凡國際交涉之足以擾亂和平或和平所從出之國際親洽者，各會員固有權使大會或行政會注意。』今英欲得亞比色尼亞之沙拿湖，是明明有侵犯之行爲。意大利欲在亞國西部自由建築鐵路，并經濟發展，是又明明有侵犯之危險。二者果有其一，無論對英對意，亞國皆有按公約第十條條文之解釋，向聯盟申訴之權利。又按公約第十一條第一節所載，則亞國向聯盟申訴後，聯盟不應置而不理；蓋置而不理，則英意果至自行處分亞國土地主權之際，亞國勢不得不向之開戰，因此卽足以擾亂和平。聯盟而苟置擾亂和平之舉動而不理者，世又安用此機關爲也。或謂爲亞國計，橫逆旣已自來，萬無忍受之理，申訴聯盟，本爲其應享之權利，訴而不得其直，然後執干戈以衞社稷，世界固不能以擾亂和平責亞人也。況其獨立之故，全賴一八九一年力抗意軍侵犯而得耶？是故亞國而仍欲保持其昔日禦敵精神，固不能不思所以圖存之道，而世之國家如我者，其處境與亞比色尼亞幾於無不相同，不知國人聞之，其感想爲何如也！

一九二六，六，二五，日內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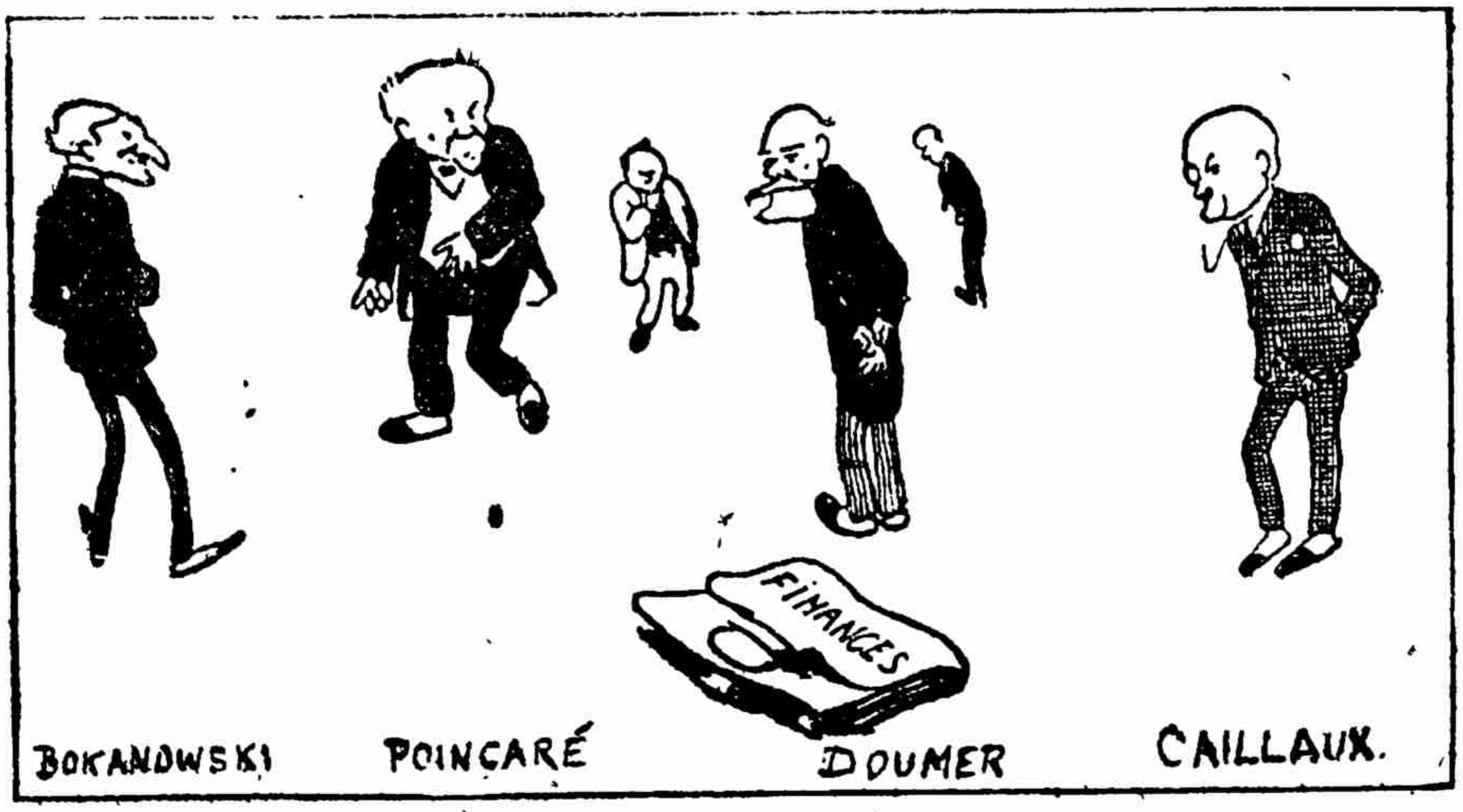


時事漫畫(一)

俄人眼光中的世界人物



自左而右，上列國際聯盟，正用和平裝着招牌，大吹其牛。美國一手挾帳簿，與歐洲玩耍。墨沙里尼鼻上插一意大利玩具，表示其受傷之鼻。下列最左為英外長張伯倫，是一個播弄是非的長舌婦。中為捷克外長倍尼斯，每天在更換承認蘇俄的旗幟。最後是德國，背上負着道斯計畫的重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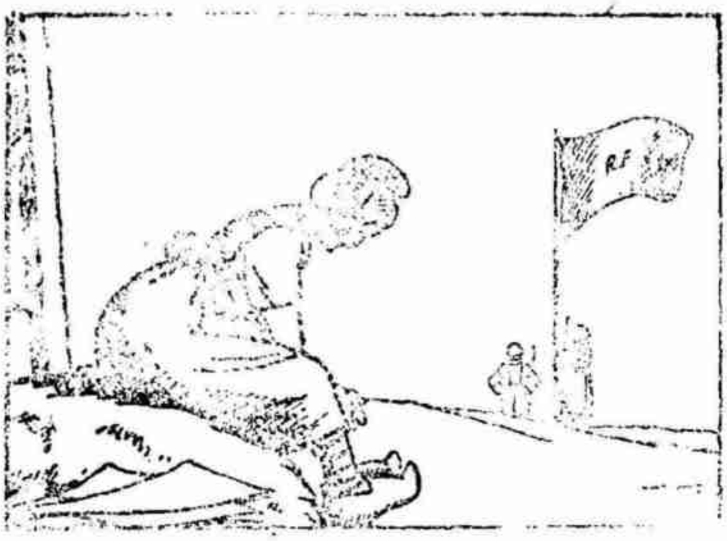


法國財政困難達於極點，財長一席，俱各避之若浼，然返觀我國則何如？爭奪覬覦，無微不至，蓋混水摸魚，正可大發其財也。（法報）

時事漫畫（二）



二個失意的君長，所遇大不相同。德前皇威廉謂阿白特爾克林曰：『爾誠蠢才！甘爲人民而犧牲！吾則必令人民爲吾而犧牲也。』（德報）



法國女郎的自省：孩子們眞奇怪！他們常願爲我而犧牲其生命。但是却寧着我窮困而死，不肯掏出腰包來。（意報）



法國女郎正在掃除里夫地域，英與意兩國立在門前，自願投効，說：「小姐，掃除完了沒有？我們很高興幫你的忙呢。」（荷報）



摩塞爾條約簽字了，英國代表說：『我們大家都乾一杯。』土國代表道：『請你乾下去給我看。』（摩塞爾條約訂明油歸英國開採，土國分其利十分之一。）



波蘭革軍領袖皮爾蘇斯基的生平

何作霖

本年五月中旬的時候，波蘭發生政變，總統和總理相繼被迫辭職。這次政變的主動人物，就是從前波蘭獨立運動的領袖皮爾蘇斯基氏（Josef Pilsudski）。現在亂事平定，正式的政府亦已成立。六月一日，波蘭國會選舉莫齊基教授爲大統總。莫氏卽任巴特爾氏爲國務總理，組織新內閣，而以皮氏爲陸軍總長。皮氏雖僅長陸軍，實則政府實權，完全操於他的手裏。莫齊基總統和巴特爾總理不過是他的傀儡而已。茲將皮氏的生平，敍述於後，藉此便可窺見波蘭獨立的經過，和此次政變的內幕了。

皮氏於一八六七年生於波蘭威爾納（Vilna）附近的柴洛（Zulow）地方，其祖先乃舊波蘭及里索安尼亞人。他的母親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思想高尚意志堅強的女子，皮氏所以酷愛自由，一方面由於他母親的遺傳，一方面由於少年時受母親的教訓所感動的結果。一八六三年的革命運動，皮氏的叔父，不幸竟及於難；他的父親和祖父，姑母等也相繼下獄。此外回有許多親戚朋友和其他的本國人民，被俄國當局徒流到嚴寒的西伯利亞去。因此他自幼就痛恨外力的壓迫，立意拯救自己的民族。

稍長，入威爾納高等學校肄業，因常受俄國教師的揶揄，乃立誓使波蘭脫離俄國的羈絆，完全恢復獨立自由的地位。從此實行參加波蘭的獨立運動。年十八，入克勒科大學 (University of Cracow) 研究醫學，後來因爲參加波蘭解放運動，被學校當局驅逐出校。於是返威爾納鎮，召集本鎮波蘭的有志青年，從事反抗俄國的革命運動。

一八八七年，全俄大學代表團（這是一個俄國大學學生的急進的團體）抵威爾納，要求皮氏的團體加入，共同圖謀暗殺俄皇沙爾。皮氏以『祇謀波蘭的自由，不問俄國政治』爲辭，拒絕加入。後來事涉，凡曾列席於威爾納會議的青年，皆被捕，並流至西伯利亞。皮氏雖然沒有參加會議，亦在被捕之列。

皮氏居西伯利亞凡五年，至一八九二年頃，俄皇大赦政治犯，始被釋放。旋即返威爾納，從事組織波蘭社會黨，以解放波蘭爲基本的信條。他嘗說：『我們欲求改善波蘭社會的狀況，必須自己作波蘭領土的主人翁。』因此竭力鼓吹國民軍事訓練，以備將來正式與俄國對抗。並辦一機關報名 Robotnik (勞動者)。由是俄國政府對皮氏大爲注意。一八九六年，皮氏又復被捕，幽於波蘭瓦薩之砲台，後來又移到列寧城 (Leningrad) 聖彼得 (St. Peter) 和聖保羅 (St. Paul) 等處的監獄。當局恐皮氏逃脫，防守極嚴。從此他在獄中過了五年困苦的生活。後來有一個波蘭醫生馬召奇維芝 (Mazurkiewicz) 到監獄裏看病，皮氏表面上假裝癲狂，暗中與醫生密謀逃脫。結果卒與醫生掘破監獄醫院的牆壁逃走出來。

皮氏逃出監獄之後，藉友人的援助，由俄國赴奧國邊境克勒科，着手組織一永久的波蘭軍隊，以備於適當的機會時，爲解放波蘭的工具。迨日俄戰爭爆發，皮氏即赴日請求日人援助，允率波蘭人起事，以牽制俄國後方。日人不從他的計劃，皮氏乃回到波蘭，防阻波蘭軍隊出動，以期減少俄國對抗日人的勢力。

一九〇五年頃，俄國社會革命爆發，皮氏乘機起而反抗俄國。他所組織的祕密軍隊的分子，都是受過很好的訓練的，而且舉動神速，大有神出鬼沒之概，所以屢獲勝利，俄國政府也無如之何。至一九〇七年，俄國當局派軍隊二萬五千人入俄屬波蘭，充警察的職務。旋復用種種嚴厲殘忍的手段，壓平內亂。皮氏知部下軍隊勢力薄弱，不能與俄國抗衡，乃由俄屬波蘭逐漸撤退，散

布世界各地，從事組織會社，招集各地波人，加入解放祖國的運動。皮氏則與其同志索士哥斯基（Sosnkowski）退隱於克勒科，更在奧屬和俄屬波蘭內組織秘密的軍隊。至一九一二年，奧屬波蘭共成立支部三百餘處，在俄屬波蘭內成立者，其數尤多。

一九一四年頃，歐戰爆發，俄，德，奧三國軍隊相繼動員，皮氏乃召集其部下軍隊，起而反抗俄國，同時並宣布波蘭獨立。德，奧當局因欲利用波蘭以抗俄，於是組織波蘭師團，以皮氏爲司令。迨俄國敗退，皮氏乃轉而對德。祕密組織波蘭軍，以與德國相抗。事爲德國當局所覺，乃要求波蘭師團宣誓盡忠於德，奧政府。一九一七年頃，德當局令瓦薩（Warsaw）波蘭師團宣誓表示忠順之意，當時有一部分反對，德當局乃大捕軍官兵士，幽禁於內地。皮氏及其參謀長索士哥斯基亦被捕，監禁於麥得堡（Magdeburg）獄中。一九一八年德國革命時，社會黨大赦囚犯，皮，索二氏亦被釋放。

皮氏被釋後，即與其同志索士哥斯基同赴瓦薩，就波蘭臨時政府陸軍總長的職務。皮氏就職後的第一步工作，即召集其祕密組織的軍事團體，解除德國軍隊的武裝，遣送他們回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即歐洲大戰休戰後之第二日，臨時政府辭職，皮氏被舉爲總統，旋即率兵拒抗蘇俄，結果把俄國的軍隊打敗，從此波蘭就脫離外人的羈絆和壓迫。

皮氏既恢復波蘭的自由，乃召集憲法會議，議決憲法草案。迨波蘭人民批准憲法，即舉行選舉總統。當時皮氏拒絕爲總統候選人，於是結束任內的事務，再回到瓦薩城外自己的田莊內過平民的生活。皮氏既去，納呂透維芝（Narutowcz）被選爲波蘭第一任正式大總統，旋被暗殺，繼任者爲皮氏密友華綏召斯基氏（Stanislaw Wojciechowski）。

波蘭自新政府成立後，內閣屢次更迭。其原因有二：一是黨派的紛歧，一是經濟的竭蹶。波蘭的政黨，差不多有三十多個，各黨有各黨的主張，各派有各派的意見，無論要辦一件什麼事情，要通過一條什麼法律，非預先調和各黨或與他們聯合，就難望成功。他方面因進口貨大增，現金流出國外，以致波幣「左爾特」(Zloty)的價格大爲低落，失業人數增加，政府應付稍爲不當，即有傾覆之虞。去年初，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格拉布斯基（Ladislas Grabski）所計劃的財政改革案，因遭輿論的攻擊，內閣

全體辭職。前外交總長史克參斯基 (Skrzynski) 繼起組閣。實行裁減國家經費，使預算收支相抵，當時財政狀況，已呈顯著的進步。後史氏又進行兩種辦法，其一即繼續裁減軍備，其一即裁減國有鐵路人員，遂惹起不良的結果。前一種辦法，即激動全國軍隊的公憤，加以此時正當俄德條約成立，波蘭更覺有加厚兵力的必要，因此向來主張鞏固國防的人，亦表示反對。後一種辦法即惹起社會黨和勞動黨的反對，蓋此舉將使失業者愈益增加。社會黨勞工總長參米基 (Ziemiecki) 及公共事業總長巴力基 (Barllicki) 竟因此辭職，其爭執之烈，可以想見。後來史氏自知內閣很難得國會的贊助，不得已提出辭職。五月十日，維陶士 (Witos) 繼起組織新閣。發言將繼續前政府的財政及外交政策。這時候皮氏即起而反對，竭力攻擊維內閣，詆為「腐敗無能。」一時贊成皮氏的軍隊，都起來作他的後盾。皮氏乃率兵向瓦薩進攻，在柏拉格 (Praga) 附近與政府軍開戰。當時總統華綏召斯基親自會見皮氏，勸他不可攻進京城。皮氏提出條件，要求國務總理維陶士及其內閣立時無條件的辭職，並解散國會。他與華總統原屬知交，聲明對於華氏之任總統，並不反對。但華氏以道義的關係，拒絕皮氏的要求，皮氏遂實行進攻，在瓦薩京城內巷戰三日。死三百十餘人，傷九百六十餘人，結果政府軍失敗。華總統和國務總理維陶士逃去維蘭諾 (Wilanow)，同向國會提出辭職。

波總統及內閣辭職後；國會議長拉提芝 (Maciej Rataj) 即依憲法自行宣布為代理總統。並召皮氏會議，組織新內閣，以前任鐵路總長巴特爾 (Charles Bartel) 為國務總理。皮氏任陸軍總長。當時反對黨領袖哈勒將軍 (Haller) 率兵反抗新政府，但是沒有成功。旋國會於五月三十一日選皮氏為大總統，皮氏辭不就。他辭職的理由，是因為總統徒擁虛名，沒有實力的原故。後舉友人齊芝召斯基教授 (Zdziechowski) 及莫齊基教授 (Ignatz Moscichi) 以自代。六月一日，莫齊基教授被選為大總統。莫氏仍命巴特爾為國務總理，組織新閣。

現在波蘭的政局，表面上雖然是由國務總理巴特爾和大總統莫齊基教授主持，但真正握有實權的還是皮氏。所以他實際上是波蘭的狄克推多，但他是不大贊成獨裁制的。據波士頓 Kuryer Codzienny 報的批評說：『皮氏這次所以舉行政變，並

沒有想做狄克推多的野心，不過想防止本國發生革命罷了。」

但社會黨對於波氏頗有微辭。Detroit Socialist 日報稱他爲「波蘭資本主義的代表，波蘭的克倫斯基」該報批評皮氏說：

皮氏這次的革命乃是波蘭經濟上破產的結果。因爲波蘭是以農立國，他的人民百分之八十都是在鄉村內生活的。凡豐腴的和其他大部分的土地都在一般貴族和僧侶的手裏。其實僧侶占有波蘭土地三分之一，至於大多數的農民，則僅占有少數，或竟完全沒有。又因實業不振，職業缺乏，致使農民完全受貴族的節制。

他方面自從波蘭失去俄國的市場後，大多數的工人，皆無工可作。故數年來往往發生示威運動，和對於麵包的要求。

皮氏這次舉行政變，爲的是想使波蘭不致於發生無產階級革命。他爲達這個目的起見，想把土地賣給農民，把實業賣給美國人，但是可惜他沒有這種能力。他恐怕貴族的反對，竟甘心讓步，從此遂失去農民和工人的援助了。

總而言之，皮氏治國的手段或有可訾議的地方，但他解放波蘭，使之恢復獨立自由的地位，其功績的偉大，是不可磨滅的。他實在可以和從前波蘭獨立運動的第一位大英雄科秀士古氏(Kosciusko)互相媲美。他的思想是進步的，而不是急進的。他的治國的計劃，是以經濟上的改造，誠實和公務上的實效爲目的。因此他很得英，法，意，美等國政府的信任與同情。

挪威的新省——斯披茲伯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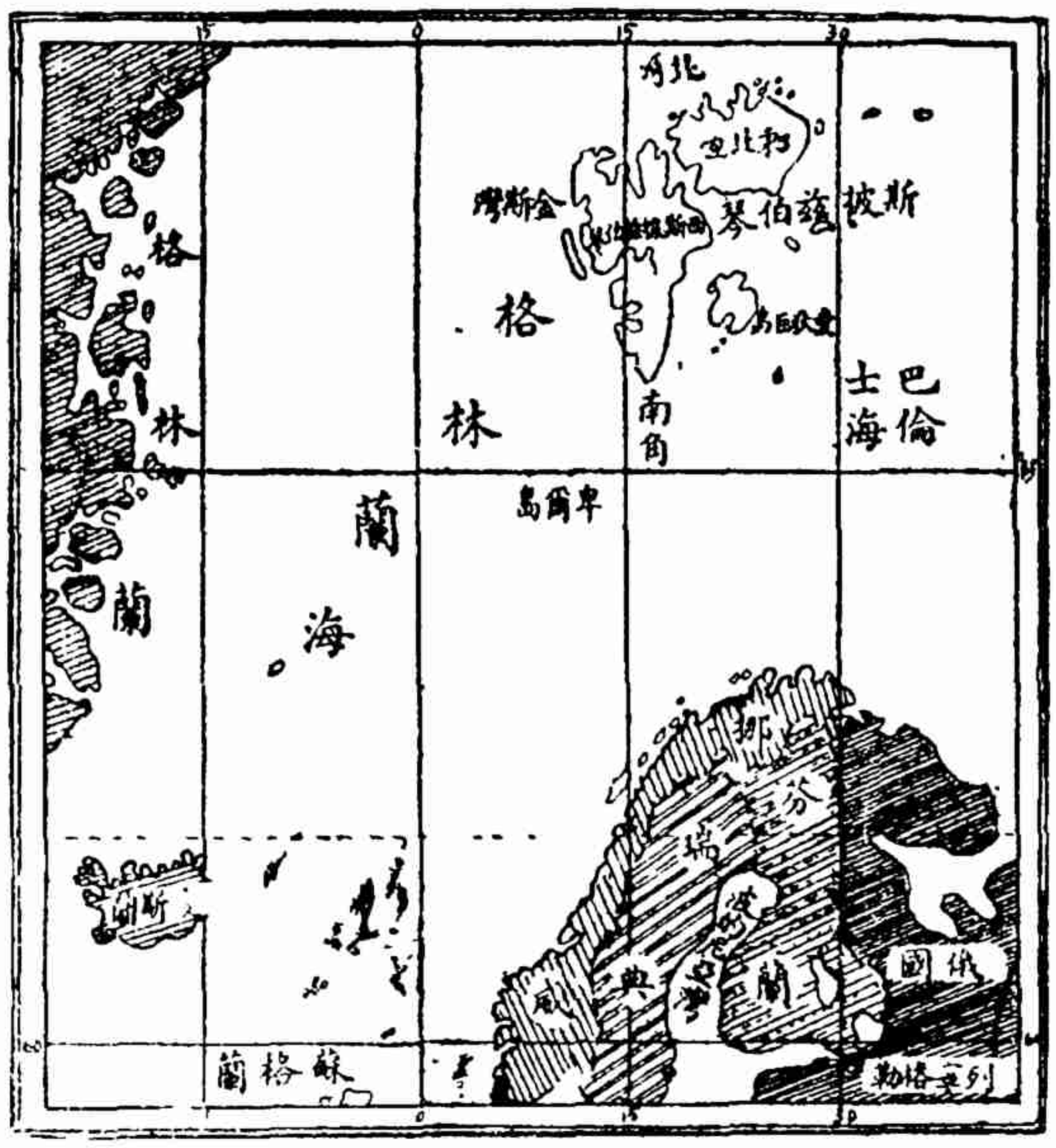
何作霖

斯披茲伯琴 (Spitsbergen) 是北冰洋的一個羣島，共有大島五個，小島數個，離挪威北部約五百哩。最大的島是西斯披茲伯琴 (West Spitsbergen) 東北陸 (North-East Land)，愛狄芝島 (Edge I.) 等。這個羣島從前是無主的，直至去年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挪威才根據一九二〇年二月九日列强與挪威訂立的條約，正式宣布合併斯披茲伯琴作爲挪威的一省。

斯披茲伯琴是於一五九六年由一個荷蘭的航海家巴倫斯 (William Barents) 發現出來的。自從發現以後，荷蘭方面和

英國方面捕鯨的人爭相來此捕鯨，常常發生劇烈的衝突。那時候丹麥王克理斯丹第四(Christian IV)主張斯披茲伯琴和北部全境，應屬挪威王國的版圖。後來因為鯨魚漸漸絕跡，歐洲各國當局對於此地也不大注意，於是這個問題也就擱置起來，沒有根本的解決。

十八世紀之初，俄國的獵戶和以機械捕獸的人，相率來斯披茲伯琴。經一世紀後，俄人逐漸退出，挪威人繼起。挪威人似乎老早就有一部分到過北部各地的，但是至十九世紀以後，才每年有人到斯披茲伯琴去從事漁獵。從前挪威人沒有發生過永遠在那個地方居住的念頭的，至一八六七年，挪威北部特洛姆素鎮(Tromsö)才有一部分人民要求政府援助，在斯披茲伯琴建築房子居住，但挪威政府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過了三年以後，瑞典探險家諾丹士基爾特教授(E. A. Nordenskiold)也有同樣的計劃。這個時候，挪威當局於是要求斯披茲伯琴應由挪威接管，後來因為俄國的反對，於是不能不把改斯披茲伯琴為本國殖民地的計劃放棄了。



同時各國到此地漁獵的人逐漸增多；又因煤礦的發現，煤礦公司爭相設立。一八九二年，挪威政府提議對於斯披茲伯琴，應設法訂立一種國際的協定。但當時並沒有什麼成績。一八九九年以後，各國競爭益形劇烈，德俄兩國因欲佔有卑爾島(Bear Island)，幾乎發生衝突。當時卑爾島的大部分，差不多都被兩個德國的大公司佔奪了。俄國於是派了一隻巡洋艦到斯披茲伯琴，凡俄國建築物所在的地方，皆豎立俄國的旗幟。德國遠征隊領袖勒拿(Lerner)竭力反對，聲言於必要時以武力解決，亦所不惜。形勢的緊張，蓋可想見。幸而德國政府對於勒氏，沒有加以援助，而俄國巡洋艦艦長也沒有嚴格的遵行政府的命令，僅

於卑爾島北岸上豎立一支俄國的旗幟，並安設一塊上面寫着「俄國所有」(Belongs to Russia) 四字的木牌罷了。

挪威對於斯披茲伯琴，尤爲旦夕不忘，乃於一九〇七年召集國際會議，以期確定他的地位。挪威的意思，是想立刻把斯披茲伯琴合併的，不幸俄國和瑞典均持異議。一九一四年六月十六日，俄國，挪威，瑞典三國在挪威海港克理士丹那 (Christiania) 舉行斯披茲伯琴會議，共同討論一種解決的計劃，但是沒有得到結果，不久，歐戰爆發，於是這個問題又復擱置。

當歐戰的時候，挪威，瑞典開始在斯披茲伯琴採取煤炭，成績極佳。頗引起英國的注意。殆歐戰告終，巴黎和會成立，挪威駐法公使耶爾士堡男爵 (Baron Wedel Jarlsberg) 乃將斯披茲伯琴問題提出於和會。一九二〇年二月九日，列強代表與挪威代表，在巴黎簽訂條約，內容大要如下，締約國承認挪威在斯披茲伯琴羣島及卑爾島的主權，但對於各本國國民的利益，須予以適當的保護。關於一切事業，無論是經濟的或學科的，各國皆有平等的權利。一切法律，租稅和其他的規則，須同樣適用於挪威人及其他的外國人。若遇關於財產的要求發生爭端時，則由丹麥政府派一委員解決之。此外幷規定：蘇俄的國民及公司，與締約列強的國民，享有同等權利。起初蘇俄政府對於這個條約，表示反對，至一九二四年二月，然後承認。殆各簽約國批准後，挪威即次第制定法律及採礦章程，去年八月，始正式宣布合併斯披茲伯琴，改稱他的舊名Svalbard(意即「凍境」The Cold Coast)。

斯披茲伯琴內礦產甚多，而以煤礦爲最富，約計有八、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至一九二三年夏季共輸出煤炭一、七七三、〇〇〇噸，一九二四年共輸出四四六、〇〇〇噸。現在重要的煤礦公司，都是屬於挪威，瑞典，荷蘭等國的，英國的煤礦公司雖擁有巨大的煤礦區，但沒有什麼重大的發展。

挪威北部現時由斯披茲伯琴輸入的煤炭，逐漸增加，大有取英國煤炭的地位而代之之勢。這樣看來，斯披茲伯琴將來不難成爲世界上一個重要的產煤中心呢。

美洲大陸聯盟的提倡

幼雄

因了國際聯盟行政會改造問題，巴西卒於宣告脫退聯盟了。巴西這種堅強的態度，在三月間臨時聯盟大會中，就有種種的猜測，說巴西或者已與美國默契，或者巴西想組成一個拉丁亞美利加聯盟，自爲其盟主。這種傳說雖經巴西政府在宣告脫退的時候，明白聲辯，並無其事，可是後來拉丁亞美利加聯盟的風說，愈傳愈高，頗爲世人所注意。爲此巴西外交總長於六月二十七日在巴拿馬百年紀念演說，特述及這個問題，釋明巴西對於國際聯盟的態度，大致如下：

『假如巴西不出這樣行爲，那就是不盡其責，枉爲聯盟中亞美利加的一國。不過有種人說巴西要組織亞美利加聯盟，以對抗歐洲各國不當政策的發現，那是錯的。因爲我們不是排斥歐洲的，不過擁護美洲罷了。若國際聯盟能够一旦自承過失，將聯盟更爲開放，變成更爲平民的，而世界諸民族一概加入，沒有例外，則巴西在這樣的新事態之下，當熟權其對於美洲平和的利害怎樣，考慮再入聯盟的可否。但在這個時期未到之前，巴西是決計不再加入聯盟了。』

這一段就是巴西否認組織亞美利加聯盟的話。但是否認只顧否認，而事實上中南美各國組織南美聯盟與歐洲對立，或僅結合南美而組成拉丁亞美利加聯盟的聲浪，卻是非常之高。六月中在巴拿馬開的大亞美利加協會會議，曾有決議，主張勸告南北美各國退出現在的國際聯盟，而自行設立亞美利加聯盟。這本來就是新大陸聯盟的提案，連美國包含在內，在美國參院不批准講和條約的時候，早有人提議過的。現在復活起來。此外因巴西退出聯盟，提倡拉丁亞美利加聯盟的也很有力。主張此說的以比較的小國爲多。如巴里維亞議會提有議案，爲防備他國攻擊，保證相互援助起見，主張勸告各國組織拉丁亞美利亞聯盟。并聞已以大多數通過。可知組織美洲或拉丁亞美利亞聯盟之說，不爲無因了。

但是中南美各國常常互相排擠，不相一致，是人人都知道的。如果美國不加入爲議長國，他們能否自動的組成聯盟，實屬疑問。因爲有這層原因，所以也有人主張，寧可改良現在的聯盟，矯正歐洲本位的弊端，只要拉丁系各國不致十分不滿，也就算了。主張此說的如六月中在巴黎開會的拉丁亞美利加協會聯合會的決議就是。他們說『將現在的國際聯盟，以地理的基礎來

改造，這是現行聯盟會章範圍內所可實行的。所以我們應謀地理的，大陸的，及大陸相互間的協定，使會章第十條得有效果。」

以上各案於議論上雖都有相當理由而實行上則有重大的障礙。其中第三個聯盟改良辦法比較的容易實行，將來九月間的聯盟大會，這個議論，一定非常熱鬧的。

照最近情形看來，國際聯盟已有破產的形勢，實在無可諱言。俄國始終在聯盟之外，德國加入與否，尚未定局，巴西退出以後，南北美又有自行組織聯盟的意思，所剩的只有英，法，意，日幾個強國，一切事務，都歸他們掌握，還有什麼意義？這樣的國際聯盟縱使能夠存在，我們也只好替他改個名字叫做「強國集團」了。

世界最富之國

化魯

世界最富之國，自然要算北美合衆國了。美國參議院於數年前通過議案，請聯邦貿易局調查全國國富，製成精密的統計。聯邦貿易局經過數年的核算考查，到了最近才發表報告。以一九二二年的統計數字爲根據，計全國國富總額爲三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下同。）據英國柏雪貴爵 (Sir George Paish) 的研究，一九一四年的英國國富不及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法國國富不及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兩國的國富合併，尚不及美國的國富。至於其他較貧乏的國家自然更不能和美國相比。這樣看來，世界富國的第一把交椅，自然只好讓美國坐了。

不僅如此，以上的數字是根據一九二二年的統計計算的。一九二二年以後雖無準確的數字可以核計，但聯邦貿易局根據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二年十年間的平均國富增加率計算，每年約增一百萬萬元，因此到目前爲止，美國國富總額，當已達四千萬萬。同時英，法的國富，卻因戰爭與內亂的關係，在最近幾年來，並未增加。所以一九二六年的美國國富，可和俄，德以外歐洲各國國富的總數相等。所以以物質而論，美國自然是世界最富之國，不但在現時，便在歷史上，這樣的富國也是少有的。

據貿易局的統計，一九二二年的國富分類如下：（以美金十萬萬元爲單位）

土地及天產物	一二二
不動產	一〇八
動產及其他可計算的資產	一二三
總計	三五三

此外又可分爲:

農產財富	六四
製造業及礦業	四九
鐵道及公衆用具	四六
政府財產(連中央各州地方公產合計)	四二
房屋家具等	八八
其他	六四
總計	三五三

就第一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國富的總額中，在地底及地面的天然財產佔三分之一，在地上以人力建造的家屋，工場，道路，佔三分之一，此外以人力發明的機械，設置，計劃等可動產，又佔三分之一。又從第二表可知政府所有的財產爲四百二十萬萬元，即佔國富總額八分之一。又公立學校的財產總額爲三十萬萬元，私立學校爲三十六萬萬元。私立慈善事業基金總額爲三十六萬萬元。至教會擁有財產最多者爲羅馬天主教，計其資產總數值八萬萬元。

這三千五百三十萬萬是怎樣分配呢?要是拿全美一萬一千萬的人口總數來除一下，每人的平均財產爲美金三千二百元，即美國的男女老少每人平均有華銀六千餘元的家私，六千餘元的家私，在中國雖不算富翁，卻已是小康了。但實際上，財產的分配卻不是這樣的均勻。少數人的財產超過平均數甚大，而多數人卻都不及這個平均數。就貿易局的總計，在全美百分之一的人口，擁有國富的百分之五十九。又百分之十三的人口，擁有國富總數，百分之九十有奇。其餘百分之八十七的人民，所佔有的國富卻不及百分之十，即三百五十萬萬元。把全美人口總數乘百分之八十七，再除三百五十萬萬，則求得美國普通人民——非資產階級——的平均財產，不過三百九十元，可見也並不能算是十分安逸了。



陸宣公之財政學說

陳燦

一 緒論

立國之道，理財爲要，理財之道，制用爲先。此財政所以爲立國之要圖，財政學更爲晚近重要之學科也。

考財政學之發達，實在近百餘年。古代國計，雖關重要，爲學理上之研究者甚尠，論財政而稍涉於科學研究者，實自十七世紀以後；成爲科學而研究之者，則十八世紀後數十年也。十七世紀中葉而後，德國學者頗注意於財政之研究，惟所討論者，多屬於政治及行政方面，故稱官房財政學派(Kameralisten)所研究者，即官房財政學(Kameral Wissenschaft)也。十八世紀，法國自然法學派論直接稅間接稅之利害得失甚詳。一七七六年，斯密亞丹(Adam Smith)著原富(Wealth of Nations)一書，第五篇論國家之度支賦稅國債，於財政學上貢獻不少，然尙未成爲獨立學科也。

直至十九世紀，德國斯太恩(Stein)瓦格雷(Wagner)等名儒輩出，始就財政上之問題爲系統之研究。其後英美法意諸國學者繼之，財政學之著作，乃日與月盛，與經濟學分離獨立成一學科矣。

吾國文化發達最早，財政制度，三代時已具規模。雖無專書以論財政，然禹貢，周官，管子，大學，史記貨殖傳，二十四史之食貨志及九通之食貨諸門，唐之元和國計簿，宋之景德，元祐，慶元，端平等會計錄，明之萬曆國計錄等，均爲硏究我國財政沿革者之資

料。此外歷代賢哲，關於財政之學說，亦頗不少。唐代陸宣公之學說，尤爲精當。故論唐代之財政大家者，雖莫不推崇劉晏，楊炎；然宣公之論財政，不獨雄文藻思，足垂不朽，議論之精當，說理之透澈，卽衡以近世財政學家之學說亦不多讓也。

二　宣公之事略

宣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也。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後官監察御史。唐德宗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時賦役繁重，國困民窮，宣公愷切敷陳，多中時弊。朱泚之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宣公洒翰卽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行在所下詔書，雖武人悍卒，莫不揮淚激發，非謀國精忠，識見卓越，而能感人若是乎！至其奏議，尤多救濟時弊之語，而以關於財政者爲最；雖未能見諸實行，實有研究之價值。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敢與衆浮沉，苟且自愛。德宗舉動，每與公違，公時加規諫。又以裴延齡奸詐詭譎，害時蠹政，人莫敢議，公日陳其不可用，德宗更不悅。公以知遇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延齡亦日短公於上，上信延齡，而不直公，遂罷爲太子賓客。十一年，貶爲忠州別駕。二十一年，順宗卽位，追赴京師，未聞詔而卒。

三　宣公時之財政狀況

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讀其書，固不可不知其人，論其人及其學說，更不可不知其時之狀況。蓋先哲之嘉言讜論，多爲救濟時弊而發，審時論事，而後知其學說之爲可貴也。唐初，兵畜府衞，官有定員，故兵多而無所損，官少而費不多。且財歸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以京師豪將強取，奏請貯於大盈內庫，主以宦官，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歷二十載。後雖因楊炎之諫，改歸左藏，然天子濫費無節。天寶以後，大盜屢起，藩鎭背叛，兵革不休；加以饑饉災荒，人戶凋敝，州縣復多爲藩鎭所據，府庫耗竭，朝庭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公託進獻，私爲贓盜，國用已耗竭矣。

宣公秉政之時，適唐代稅制改革之後，卽租庸調制變爲兩稅

法也。租庸調制，賦稅單簡，其法甚善，有田則有租，有丁則有庸，有家則有調，征榷多少各有定額，兩稅外加斂者，以枉法論。其後人事變遷，戶口轉死，田畝移換，貧富懸殊。玄宗之末，版籍寖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富者丁多，率爲官爲僧以避課役；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民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爲浮戶。代宗時以畝定稅，斂以夏秋。德宗相楊炎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行商賈者稅三之一，使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此其大概也。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民困益甚。蓋租庸調法，人民各隨鄉土所宜，以納租稅。兩稅法行，臨時折征雜物，物價低昂，每增負擔。加以立法之初，雖謂除夏秋兩稅外，雜斂悉省，然亦徒託空言。歷時未久，國用不充，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榷率徵罰以爲軍資。於是鹽鐵，轉運，屯田，私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青苗稅，間架稅，茶稅，算緡，除陌，宣索，進奉，羨餘等稅目愈多，負擔愈重，而民生更困矣。此宣公時唐代財政之大概也。

四　財政學說

宣公時之財政狀況，如上所述。綜其缺點，大致凡三：德宗聚斂，一也。國用不足，二也。稅斂苛繁，三也。公懷聖賢之學，具經濟之才，感德宗知遇之恩，值國步艱難之際，盱衡時局，慨然以救濟時弊爲己任。故以節用儲蓄爲言，所以裕國用而濟困乏也。以均節恤民爲主，所以謀改革而蘇民困也。以聚斂爲戒，所以免苛索而杜濫費也。雖未見諸實行，實理財之大道。茲分述之於後：

甲　論撙節以裕國用

唐初，制用有節，國庫豐盈。天寶以後，海內殷富，天子驕奢淫佚，罔知節用。至德宗時，國用更苦不足，雖朘削人民，仍無裨於國用也。考德宗時國用之不足，原因有四：費用太濫，一也。兵事迭興，二也。冗官過多，三也。服御奢侈，四也。宣公鑒國庫之困窮，憫民生之凋弊，考國用不足之原因，陳救濟挽回之策略，此皆散見於中書奏議及代擬詔書中者也。

中書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曰：『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

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又曰：『應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此言罷冗費以蘇民困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此言恤物力以足國用也。

興元元年代擬奉天改元大赦制曰：『古者計戶以署吏，因時而建職，既不乏事，亦無冗員。今田畝汙萊，版圖凋耗，齊人編戶，託庇官曹，貪吏猾胥，誘爲囊橐，啟奸墮業，爲害尤深。應在京百司色役人及流外等委御史大夫即與諸司使長官審詳商議，據見所掌事之閑劇，定額聞奏。仍校名送中書門下，務從減省。』此言汰冗官以省費用也。

代擬優恤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曰：『救患莫如於息費，令尚食每日所進膳各減一半，宮人等每月惟供給糧米一千五百石，其餘悉皆停省。年食支酒料宜減五百碩，飛龍廄馬，從今已後至四月三十日已前，并減半料。』

又興元元年奉天改元大赦制曰：『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己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并停，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即商量條件停減。』此言減食用以濟窮困也。

按制用爲理財之大端，國用之豐嗇，民生之苦樂，皆繫於是。蓋國用取之於民，取之多少，視用之奢儉，用之不節，則取之不以其道，取之不以其道，則民困，民困則國貧矣。法國重農學派(Physiocratic School)克司雷(Quesnay)有言曰：『農貧則國貧，國貧則君貧。』(Pauvres paysans, pauvre royaume; pauvre royaume, pauvre roi) 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意也。吾國古訓，夙以儉爲美德，故歷代明主之制國用，多以量入爲出爲主。王制有『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國用大小視年之豐耗』一語，理財者多奉爲圭臬。或謂國家財用，與私人經濟不同，國用量出爲入，私人經濟則量入爲出。英國財政學家巴司達卜而(Bastable)

則以國用雖量入爲出，然須自各方面考慮，如損及國之財源，即應考慮之一也。(參看 Bastable: Public Finance, Book I, Chapter I, Section 2, pp. 46-47)

乙 論儲蓄以備凶荒

唐初有社倉之設，所以備凶荒而資賑給也。太宗時置常平倉於洛相幽徐齊幷秦蒲諸州。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溼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於令。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餧死相食，不可勝紀。德宗時，趙贊請推廣常平倉，令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以贍常平本錢。德宗雖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貞元九年，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四十萬緡，然未嘗以救水旱，故公以儲蓄爲言。

中書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曰：『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餧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恇懼。』

貞元元年代擬冬至大禮大赦制曰：『古者雖有水旱，人無菜色，皆由儲蓄不匱，勸導有方。前代所置義倉國初亦循其制，備災救乏，甚便於人。即宜準貞觀故事，天下所墾見田，上自王公下及百姓，每豐稔之歲，秋夏兩時，州縣長官以理勸課，據頃畝多少，隨所種粟豆稻麥逐便貯納以爲義倉。如年穀不登者，即量取賑給。官司但爲其立法勸諭，不得收管。仍各委本道觀察使便宜處置聞奏。』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曰：『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又曰：『況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

按水旱凶災，在所不免，綢繆未雨，儲蓄爲先。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儲蓄之重要可知矣。唐初雖有社倉常平倉之設，至德宗時財用不足，倉廩類多空虛，每遇水旱之災，即不免飢饉之患。此宣公所以注意於儲蓄也。

丙 論賦稅宜求均平

兩稅法實行之初，諸郡邑多取大曆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爲準。其後復有備急，供軍宣索，諸名色，賦稅已重矣。復以軍興，每貫加征二百。雖諭事畢停止，已竟不罷。又折錢估算，應納綾絹。初絹一匹，値錢三千二百；迨物價低落，絹匹直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度支以稅物頒諸司，又給本價爲虛估，而謬以濫惡見劾，督州縣剝徵。故賦名未增而民困益甚。此外如召顧和市，皆加斂病民者也。此猶就施行之不得其宜耳，卽稅法亦滋弊竇。擔負不均，實由於此。故宣公論之綦詳。

中書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曰：『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利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

按近世賦稅原則，因人民收入之財源不同，而稅率各異。故所得稅 (income tax) 對於人民收入有以勞力收入 (earned income) 及不以勞力收入 (unearned income) 之別，前者稅輕，後者稅重，所以求賦稅之平均也。宣公論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飭勵重其役者，務穡，殖產，飭勵，皆足以增加財源。財源之增加，由於人力，卽有收穫，亦爲勞力之效果，故不增加負擔。不以輟稼減其租，不以流寓免其調，不以窳怠蠲其庸者，所以警惰遊，而裕國課也。

又曰：『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毆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絕，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

懽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

按公論租庸調法，稱其取法遠，立意深，斂財均，域人固，裁規簡，備慮周，而不滿於兩稅法。後世論者，多以此論爲然。至公論稅注意於均之一字，尤與近世財政學說，若合符節矣。

斯密亞丹賦稅四原則 (four maxims) 後世論稅者奉爲金科玉律。一曰平 (equality) 即賦因民力，凡民爲賦，以供國用；其上加征之時，必求與諸色民出賦之能力有比例也。（參看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ook V, Chapter II, Part I, p. 654）

近世論賦稅者，亦有能力學說 (faculty theory)。賦斂多少，須按納稅人能力爲標準。互納稅人能力之大小，初視財產之多少而定。最近財政學研究日精，以財產不足爲確當之標準，故普通財產稅 (the general property tax) 之徵收，論者多不以爲然。（參看 Edwin R. A. Seligman: Essays in Taxation, Chapter II, pp. 56–61）蓋財產種類不同，收益各異也。

公論兩稅，以資產爲宗爲不平，其理相同。蓋同爲財產，貴而人莫能窺者或可倖免，直雖輕而衆以爲富者必須納稅，不平一也。數寡收贏，價高無利，同爲資產，收益不同，一律納稅，有收益者擔負輕，無收益者擔負重，不平二也。事例不常，洪應不一，徭賦輕重，亦不相同，不量物力所堪，惟以舊額爲準，則舊重者流亡多而稅重，舊輕者歸附衆而稅輕。輕重不同，不均三也。此公論稅之精義也。

丁　論征稅務求便民

唐初行租庸調之制，有戶籍法，量資產升降，定爲九等，有計帳法，書稅斂之數於縣門村坊與衆知之，故行之無弊。武后亂國而後，民避徭役，逃亡漸多，田寖移於豪戶，官不收授，整齊完善之稅制，已破壞矣。且租調均征實物，各隨鄉土所宜。兩稅法則以錢折物，不獨物價低昂，深感不便，司出納者又復意爲輕重，以圖中飽。加以兵興而後，法制廢弛，藩鎮專橫，政令不一，人民不獨苦稅斂之苛繁，且深感納稅之不便。此宣公所以又注意於征稅便民也。

中書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曰：『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

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

中書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曰：『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板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稅賦不一，教令不行。

中書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曰：『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尙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按賦稅不均，固足病民。取之均矣，苟征收之時，輸納之法，不便於民，其害尤大。蓋工商未興之時，農業爲多數人之職業。此項人民未必均有蓋藏儲蓄之款，納稼登場而後可以繳納賦稅。苟征收於農事未畢之時，富者倉卒輸將，已難應付；貧者無力籌措，更費周章。非作將伯之呼，即有追呼之苦。故斯密亞丹賦稅原則第三曰便(convenience)，即賦必使民徵收之時，輸納之法，皆當以最便於出賦之民爲祈嚮也。葉芬司(Jevons)亦有稅子不稅母稅熟不稅生之說，皆言徵稅之時，不可不便於民也。

戊　論君主不宜聚斂

德宗卽位之初，罷貢錦服玩，生日不受獻。朱泚之亂，很襦袴不獲，慨蕪菁供御，而進奉之路漸繁。雖稅間架，除陌錢，增商稅，括富商，增稅錢，猶不足以塡左藏。推肌剝髓，崇聚私貨，以豐瓊林大盈之積。聚斂之臣，逢迎阿附，額外貢獻，李兼有月進，韋皐有日進，僊客因之而得宰相，嚴綬因之而遷員外，裴肅因之而遷觀察，李錡因之而錄用，陽履因之而免罪。政以賄成，蓄怨滋厚，皆德宗聚斂之弊也。故公以此爲戒。

中書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曰：『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勑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爲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

拱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已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綏其四五矣。』

中書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曰：『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

又曰：『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惟計廩庾。犬彘猒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與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

論裴延齡姦蠹書曰：『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無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

又曰：『陛下初膺寶曆，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寖廣。榷算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甿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於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覩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

又曰：『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盩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己有哉？』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曰：『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舊者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置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

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遵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

謝密旨因論所宜事狀曰：『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或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蠡。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効，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罰懲。此由廉恥之道衰也。』

又曰：『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贖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

按君主所需例有常供，固無須乎私蓄也。私蓄者，必因濫費無節，故預爲聚斂以逞其欲。人君既有私蓄之心，爲其臣者必逢迎意旨，多方聚斂，則法度廢弛，民困而國貧矣。語曰：「不畜聚斂之臣。」又曰：「寧有盜臣。」盜臣之可惡，夫人知之，猶勝於聚斂之臣者，其害不若聚斂之甚也。

己　論征稅須求正確

唐初租庸調制，有計帳之法，稅斂之數，書於縣門村坊，與衆知之，卽所以徵信也。其後稅制變遷，且時局擾亂，征斂不定，弊端百出，故宣公以正確爲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曰：『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藁，所司素有恆規，計料稅草不充，卽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思往年之事，豈嘗有

緣草不足，上闕宸慮者乎？延齡欲衒己能，頗隳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嬴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寥落，廐圉告闕，頻煩聖聽。去歲已然，今歲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鎭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幷送入城，卽是一年之間，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爲騷怨，理在不疑。甸服且然，四方安仰？』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曰：『至如賦稅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恆，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之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

又曰：『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肥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爲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又曰：『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於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踳駮，胡可勝言？』

又曰：『大曆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官私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

又曰：『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勑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

又曰：『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宜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彝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徵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

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麤計其直。以召雇爲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

又曰：『大曆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幷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幷存。』

又曰：『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甿，一室已空，回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

中書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曰：『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絁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曰：『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

興元二年貞元改元大赦制曰：『往以賦役殷繁，人不堪命，定爲兩稅，事額易從。比屬軍興，或踰始制。法無所守，吏益爲姦。哀我勞人，汔可小息。自諸道州府除兩稅外，應有權宜科率差使，一切悉停。』

按賦稅多少，何時徵收，均須一定，然後人民得預先準備，免受追呼逼迫之苦，經收官吏亦不得枉法作弊。苟任意征斂，漫無標準，則政府可以隨時加稅，不獨人民無所遵守，貪婪詐索之事，亦層出不窮矣。斯密亞丹賦稅原則其二曰信 (Certainty)，即賦必以信，信於時，信於多寡，信於疏數，凡納於何地，收以何人，輸賦之月日，征收計畫之何若，出財之多寡，必昭昭揭諸國門，使國之人共知之也。

五 結論

宋元祐中，蘇軾等進呈公之奏議，推崇備至。清代年羹堯復爲之重訂，以廣流傳，幷以新刻公之奏議進呈得清世宗之採納。近頃整理國學之說甚囂塵上，推重公之言論者甚多；是其學說，爲今古所稱頌，罔無待乎贅述。本篇專取其財政學說而論之者，財政爲庶政之樞紐，實治國之要圖，今古國情雖或不同，治亂原理，必無差異。公指陳時弊，罔不中肯，匪特一時救濟之良謨，實千古制用之大道。至所論賦稅，不惟準據古先聖哲之嘉言，且合乎近世財政學之原理，參酌古今，衡諸中外，均有論究之價值。惟公之財政學說，散見各篇，概舉似嫌其冗長，簡略或不免挂漏，本篇所論，僅其大概而已。

荷比二國的唱歌塔

華開

歐洲北海之濱有兩個小國：荷蘭與比利時，這兩國都是平原而且地勢不過比潮水稍高，在防水的高堤之內，常常有幾部份的肥田比海還低。走過這些安靜的地方，觸目盡是磨坊的風車和水道；而且有時候海中的大船看起來像是在陸地上航行似的。

遠遠望去常見在城中議事廳，和城門，或者古老的教堂之上，這里聳立着一座古樸的高塔，那里伸出一個高大的鐘樓，或者一個秀雅，瘦削的尖塔。旅行的人每當走得稍近這些上摩天空的建築物時，就常常聽見有一種奇妙的音樂恍惚自天庭下降；或者一段醉人的歌曲隱約自天空墮下。

昔日意大利的遊歷家安米且（De Amicis）爬上了聖勞倫司寺的高塔之後，說那爲荷蘭風景所引起的情感覺使他靜默了許久。隨後他就被一種他不知從何處來的音樂所驚醒——這種如銀墮地的音調有時是一個跟一個的慢慢地落下來，有時是成羣而至；或者聲調微顫或者氣勢激昂，聽起來似是一種奇特的古樸之音，使人同時又歡笑又悲嘆的古代人民的生活的回聲。

這種富有詩意的音樂到底是從那里來的呢？

發出這種音樂的卻不過是一種奇特的樂器名叫「亢冽冷」(Carillon)。但是這「亢冽冷」究竟是什麼一種東西呢？

我們如果走到一個音樂塔那里去，走上他的石梯，一直到塔之極頂，我們就會發見我們自己是在一大羣的鐘裏面。換句話說：我們是站在一個「亢冽冷」的中間。每個「亢冽冷」是由許多大大小小的鐘組成的，這些鐘都裝在一座沉重的大

木架上，一行一行地掛着，將一個鐘室裝得滿滿的。

小的鐘掛在頂高的一行；大的鐘差不多碰着地板中等大小的鐘就掛在中間的架子上。在這些鐘裏面最大的鐘比一個高大的人還要高他的重量有五六噸，(每噸約合中國一千二百五十斤)或者七八噸。最小的鐘則高十一二英吋，重十餘磅。

然而比數目大小，重量還要緊的卻是這些鐘的音節關係；因爲每個「亢列冷」的鐘都是依照有規則的半音或半音程而進行的，並且每個鐘音調的高低大小都和別的鐘不同。

使「亢列冷」奏樂有兩種方法：

第一法是將這「亢列冷」接着一個與塔上時鐘相連的旋轉的筒，而隨着時鐘自動地奏樂每一點鐘半點鐘，一刻鐘奏一次。

第二法是由一個訓練過的專奏「亢列冷」的音樂家(名叫Carillonneure)坐在和風琴相彷的鍵盤旁邊按奏。(樂鍵與鐘連)

簡單的民歌是自動地奏的，大多是用的輕些的鐘，時或加上一種深沉的低音：這種歌聲就是遊歷的人在荷比二國的古老城市中所常常聽到的。「亢列冷」樂師的奏樂總要在特別的日子，平常是沒有的；這種奏樂大概總在市集日或禮拜日，而在大城市則總在夏季每禮拜中特定的一天，在比利時尤其如此。

於是一種精妙的合奏曲便要奏這麼一點鐘。而大作家如斐多汶(Beethoven)修伯(Schubert)的最佳的樂曲以及美麗的法比的民歌和國歌都奏起來了。

每當奏樂時，成千的人便聚集攏來聽音樂。連像安特惠伯這樣的大城，這時候在鐘塔的附近也會寂靜沒聲，而來往的車輛也預先由市長的命令趕開。

每個「亢列冷」的鐘都是市有的，鐘塔也由官廳管理。

在十五世紀的中葉時，荷比二國時鐘很少，人民均賴市鐘報時，所以鐘塔上總掛了三四個小鐘，每逢報時刻時，這些鐘便自動地同時響起來，發出宏大而長久的聲音。後來相沿下來，竟成爲一種特有的風俗了。

因爲各城互相競勝，所以後來鐘的數目逐漸加增，而各種的音階亦都完備起來了。其後又採用鍵盤；這種鍵盤和風琴上的鍵盤差不多，每一個樂鍵就代表一個鐘音，於是逐漸改良就成爲今日這種完美奇妙而又組織複雜的樂器「亢列冷」。

現在城市中鐘塔最多的要算荷蘭商業中心安姆司德坦共有六個大鐘塔、





拉馬克的習得性遺傳問題

周建人

西洋進化說的起源，雖然起於古希臘的哲學家，但近代進化論的始祖卻不能不推法國自然學家拉馬克(Lamark, 1744–1829)。一說起他的名字，就會聯想到習得性遺傳說。因為拉馬克主義和習得性遺傳說的關係的密切，正如說起達爾文主義便知道是在指自然選擇了。

拉馬克的進化說，簡單地說起來有下面的四條定律:

Première loi.—La vie, par ses propres forces, tend continuellement à accroître le volume de tourt corps quei la possède, et à étendre les dimensions de ses parties, jusqu'à un terme qu'elle amène elle-même.

Deuxième loi.—La production d'un nouvel organe dan un corps animal résulte d'un nouveau besoin survenu qui continue de se faire sentir, et d'un nouveau mouvement que ce besoin fait naître et entretient.

Troisième loi.—Le développement des organes et leur force d'action sont contamment en raison de l'emploi de ces organes.

Quatrième loi.—Tour ce qui a été acquis, tracé ou change dans l'organisation des individus, pendant

le cours de leur vie, est conservè par la génération et transmis aux nouveant individus qui proviennent de ceux qui ont éprouvé ces changements.

(大意：第一定律：——生命因他的內部能力，傾向着繼續增大其各軀體，並且增大其軀體的各部，到達到其限量而止。第二定律：——動物體的發生一個新的器官是由於繼續感到新需要，和因這種需要激起的繼續的新運動而生的。第三定律：——器官和其活動力的發達起來，是常常和這等器官用否有直接關係的。第四定律：——凡個體在生活中所習得的性質和變遷都能保守於世代，並將前代所得的變化遺傳於新的個體。)

以上四條拉馬克的定律中，前二條是說明生物在生活進程中的「心」的要素的；第三條是說明器官的發達或退化是由於這器官的用與不用，所以這一條稱用與不用定律(law of use and disuse，也譯作用進廢退說)；第四條便是他主張習得性能够遺傳的定律，普通稱為習得性遺傳說，或習得變異遺傳說。這里不說別的，只把他主張後天習得的性質或變化能够遺傳的問題一說，看近代的生物學家對於這意見持怎樣的態度，並且這一條的主張實在是拉馬克學說中最重要的一個。

在拉馬克的時代，一般的信念，以為物種是不變的，即他自己在研究植物學的時代也曾這樣主張。但他的學說經過幾次的變遷和修正以後，終於肯定的說物種是在不絕的變化了。可是違抗時代的潮流是何等危險的事情呢。於是各方面的反對和迫壓都到他的身上，他晚年的貧窮和悲苦便是他一生盡力於科學的報酬吧。

拉馬克以後，接着便是達爾文，以及門兌爾和兌佛黎斯。達爾文是完全承認拉馬克的學說的，他相信個體受環境的影響能够發生變化，並且這種變化他相信是能够遺傳後代的，不過他的意見以為要使這種變化成為新種，則必須有自然選擇。即自然選擇變種的適於環境的，淘汰其不適於生存的，於是變化乃得顯著，而能成為各別的新種。門兌爾定律是只說同種間的兩族交配後，各性質的分配的定律怎樣，並沒有說及進化的全部。即對於某種生物為什麼會發生那樣的體制和機能，別種又會發生別樣不同的形態，卻沒有說明。到兌佛黎斯，他纔把變化的

原因完全歸於生物的自身他明白的說生物是能够自生變化的，而且是突然，並不是漸漸變化積微成著，如達爾文所說的那樣的。又這變化的發生和環境並不相關，因爲他看出在同一環境中的植物，也能發生變化，變出形態不同的新種來。

但反對習得性遺傳最力的，不是門兌爾或兌佛黎斯，卻是新達爾文主義派的健將德國的懷斯曼（Weismann）；他反對習得性能够遺傳之說有兩個論據：（一）他主張胚種形質和身體形質不同，只有胚種細胞裏的固有性質和那里發生的變化能够遺傳，外界的影響只能及於身體，故不能遺傳於下代；（二）他試將鼠的尾巴割去，生下來的小鼠尾巴仍舊完全無缺，接續試驗數代之久，尾巴完全如故，因此他認爲身體上所受的影響是不能遺傳於下代的。

他的學說公布以後，大得科學界的推崇，拉馬克的學說因此又爲後世所輕視了，——雖然法國的生物學多數，及美國有幾人仍是維持拉馬克說的。但到最近，拉馬克的學說又復活動起來，漸有生物學家說懷斯曼的主張爲科學上的獨斷論了。這種進化論上的新傾向的發生，大部分的動因是由於下列三人的工作，這三人是誰：便是奧國維也納的凱梅萊爾（Kammerer），德國勃萊斯勞（Breslau）的杜爾幹（Durkheim）和俄國墨斯哥的派甫洛夫（Pavlov）。現在我預備把以上三人的研究的大要介紹給讀者，他們爲什麼主張後天習得性是能够遺傳的呢？

這三人的研究中最爲人們所習知的是凱梅萊爾的試驗。現在先說他的。他的試驗材料一種是蠑螈。斑蠑螈（Salamondra maculosa）和黑蠑螈（Salamondra atra）都是歐洲常見的種。前一種是有黑點和黃條紋的，生於濕地苔蘚或石礫間。幼時生水中，形狀和成長的相像，不過頭旁有鰓。這時候他含黃白色質甚豐富，身體微呈黃色。後一種生寒冷的高地的草間，全體黑色，他幼時形狀完全和成長的相像，沒有鰓，尾巴也是圓的。

凱梅萊爾取斑蠑螈養育起來，他把有些養箱之底鋪以黃土，四週飾以黃色，又有些養箱則底面鋪以黑色的園泥，四週飾以黑色。他把蠑螈分養在兩種箱中，見養在黃色的箱中的蠑螈到長大起來的時候，黑色漸漸減少，而黃色漸漸增多。養在黑色的箱中的蠑螈則相反，黃色減少，黑色增多。如果這蠑螈生下來的

仔兒仍養在黑色的箱內，那麼黃色斑點愈加減少，而至於消滅，變得和黑蠑螈相像。如果將這仔兒養在黃色的箱內，則黃點增大，終於相連接而成條紋，但其黃黑的分佈和他的親動物不復相同。

凱梅萊爾又試驗一種蟾蜍（Alytes）。普通的蛙及蟾蜍是在水中配合的，從卵孵化出來的仔蟲，頭的每側就有羽狀的鰓三枚，和蠑螈的仔蟲相似，但這一種蟾蜍是在岸上交配的。仔蟲還在卵膜裏面的時候也經過一個有顋的時期，但他的顋每側只有一枚而不是三枚。這種蟾蜍凱梅萊爾試驗得也可以令其在水內生殖；並且生在水內的卵，仔蟲生顋時卽孵化出來，不過每側仍然只一個。現在將這仔蟲養大後，他便會到水中去產卵了。又這一代的仔蟲孵化出來時，頸側每面的顋便有三枚，和別種蟾蜍的仔蟲的形狀相像。看了這等試驗，可知外界的影響能直接影響於胚種細胞，而將其變化遺傳於後代的。

杜爾幹的試驗是普通的白蝴蝶的蛹蟲的皮色的變化。這種蛹蟲的顏色是帶灰色的，因爲蛹蟲的外皮內積有某量的黑色及不透明的藍色的緣故。如將幼蟲將成熟的時期，照在橙色光綫之下，這種顏色就不積起來，因此綠色的血色能透露出來，而呈綠色了。不過不是所有蛹蟲都能卽呈綠色的，在這樣試驗之下，只有百分之六五到七十的蛹纔呈綠色。但如果這種蛹變成蝴蝶後，生下卵來，孵化爲幼蟲之後，再受橙色光綫的影響，卽有百分之九五變爲綠色了。如果將這樣試驗過的蛹的第二代放回在普通白光之下，也仍有百分之四十呈綠色的。不經過橙色光綫的映照，呈綠色的幼蟲也有，但不過百分之四罷了。這又以證明因光線的影響所生的效果，能持續於後代的。

俄國的生理學家派甫洛夫行一種重要的試驗，這在心理學上是佔很重要的地位的。他試以食物飼狗的時候，卽發出一種聲音給狗聽，或者用一張顏色紙在他的面前給他看，只要這樣的施行得長久了，以後只要給狗聽見那種聲音或看見那種顏色紙，他便會流出涎液來。涎液本來是須得到食物的時候纔會流出來的，現在只因平時就食時常常見到這等顏色或聲音習慣了，所以他一見他們，如見到食物一樣，也會流出涎液來了。這種作用在心理學上稱爲觀念的聯合。但他試驗的結果，說這種習得性是能遺傳的。方法是將一種白鼠養起來，每日喂飼他一

次。每次喂食時，當食物放進籠內去的時候，即有電鈴響起來。他試得初試的白鼠須這樣的經驗過三百次纔能够一聞鈴聲而知道有食物可得了。但下代的白鼠只要這樣教過一百次便能知道鈴聲的意義，只要一聞電鈴响，他就在那里找尋食物。再下代只要教三十次便成功，又再下一代只要教五次便成功！

但上面說的只是習得性能够遺傳的實例，即一代的生物如繼續受某種影響而發生變化，則這種變化能傳到下一代的子孫去。如那子孫仍受那種外界的影響時，變化就會加甚。現在用什麽學說來解釋習得性能够遺傳的理由呢？據近代的拉馬克派的生物學家說，動物體內的組織是能分泌出內分泌物的，即英國生理學家斯泰林及倍理斯之所謂呵㠓 (hormones，此字從希臘文轉變而成，原義爲覺醒或興奮，故近時譯者常譯他爲刺激素) 的便是，他分泌出來，混入血液，週流全身後，對於別種官體的發育有制止或助長發育之效。如將蝌蚪頸下的甲狀腺割去，他便不能够變成蛙。又如人的甲狀患病，則人的智力不復發育而成爲白癡。今新拉馬克主義者假定生物受環境的影響而發生變化，則這種內分泌物應當也能受到影響的，假使這種內分泌物能進入生殖細胞而貯藏在那里，那麽這生殖細胞發育而成下一代的子孫時，這種變化也就留傳於子孫的體中了。

這固然僅是一個假設，更確實的情形，尙待將來的證明。但目下要樹立這個假設也就不能不對以下的三個學說有相當的解釋。那三個應當加以解釋的學說便是：

第一是對於懷斯曼的學說；他是竭力反對習得性能够遺傳的人，大致前已說明，即習得性的不能遺傳，其理由便是(一)他曾試驗，切去白鼠的尾巴好幾代，然其後裔的尾巴仍然很長，一如其祖先，並不見減短，所以他主張習得性是不能遺傳的。但這種試驗實在不足以證明習得性的不能遺傳，因爲殘毀一部分的肢體，不能認爲生物在生活史上所獲得的習性的，(譬如中國婦女纏足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今如一旦不纏，仍然很大，並不尖小如其母親，因這並不是習性) 和受環境的影響而得來的習性是不同的。(二)懷斯曼說胚種形質和身體有別，前者親子一系相承，後者則不然，外緣感應只能及於身體，而不能及於胚

種形質，故習得性是不能遺傳。胚種形質因是一系相承，并且近代已證明許多遺傳性質確實由生殖細胞中的染色體攜帶下去的。但在別一方面，懷斯曼卻不能證明胚種形質決不能因環境的影響而發生變化。而凱梅萊爾等的試驗的結果卻足以證明外界的影響能使胚種細胞發生變化的。

第二個應當說明的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說；達爾文是承認習得性能够遺傳的，前已說過，只是他只承認這是附屬的原因，使物種進化的主要原因卻在選擇作用。照他的意見，以爲物種雖自能發生小變化，但必須自然選取其適於生存者，而淘汰其不適者，這樣代代遞演下去，那變化方纔積微成著，新種方纔能够造成。

可是他認爲進化中的主要素的選擇作用，經過丹麥的植物學家約翰生 (Johannsen) 及美國的動物學家健寗斯 (Jennings) 等的試驗的結果，知道並不重要。約翰生的「純系」的試驗在生物學史上是很有名的，他的試驗方法，在通俗或專門的講生物進化的書上都有的說起的。他先取一塊土地上的豆 (Phaseolus) 的種子一一稱量，見輕重是不相等的，其中輕重適中的最多，最重的和最輕的都很少。他於是選取輕的和重的豆子來種了，後來這植物結下豆子，他再一一加以稱量。結果，見重豆結下來的豆子的平均重量確是比輕豆結下來的豆子的平均重量大些。這似乎可以證明選擇作用確實是有效果的了，但其結果卻不然。他又取一株豆，由自花受精而結下來的種子加以稱量，是也有輕有重的。他又把輕重不同的豆子種了，稱這發生出來的植物爲「純系」，意思這植物係從一個系統得來，不和別的混雜的。現在如將各株純系中的植物所結下來的豆子稱起來，雖然也有輕有重，循規則曲綫而變化，但從重豆結下來的豆子的平均重量和從輕豆結下來的豆子的平均重量卻彼此相同。從這種試驗裏他到得一個結論，卽從混合的豆田中選擇起來，重豆子結下來的豆子也重些，是選擇有效果的，但如純系裏行選擇，完全不生效果。這個結論便是證明達爾文所認爲進化中主要原因的選擇作用，在純系中既不生效果，便不足以認他爲進化中的主要原因了。

照這樣看起來，在混合的豆田中選擇起來之所以會得重的豆子結下較重的豆，輕的豆子結下較輕的豆，是因爲這些豆本

取自性質不同的各株的緣故；如在純系一株上的豆子雖也有輕重，但這只因結子的先後及營養的充足與否的結果，所含遺傳性質卻是一樣，因此無論輕的或重的豆子，下一代結下豆來，輕重的平均數就都一樣。

第三，和習得性不相容的還有突變說。突變說的建設者是荷蘭兌佛黎斯(De Vries)，他研究從花園逸出而作半野生狀態的月見草發生變種的結果，而主張物種是能自行突然變化，這種變化的起因在於生物自身的內部的不可知原因，全然不關於環境的影響的。這種學說今日普遍的傳播於科學界中，很有勢力。但據英國麥克勃拉特說，前有一位德國的動物學家曾行過一種試驗，證明中國的金魚係一種畸形的表現。那位動物學家名吐爾尼爾(Tornier)，他的意見，以為金魚因生在充滿水草而又幽暗的地方，因此養氣不足。生在這種環境下面的卵，遂變為衰弱，卵一衰弱，發育時必吸收過量的水分。這時不特卵黃部分脹大，便是胚胎的口腔，體腔等處也足滿了水。如果脹大的卵黃壓迫脊骨之上，是妨害身體伸長的。體腔充水則能使腹部膨大。金魚體短腹大的形狀遂由此造成。他又試將一種大蝶螈的已受精的卵放在糖的濃液中，含溶液的水溶解的養氣是能減少的，他試得如浸漬過久，那卵便死亡，如果不久即行取出，放在清潔新鮮的水中，則仍能生活，不過那卵變為衰弱，後來卵發育起，也是身體縮短，腹部脹大，運動遲緩，情形完全和金魚相似。不過在金魚，這種變態顯然能夠遺傳的。吐爾尼爾所試驗的蝶螈卻不曾證明是否能夠遺傳。

但麥克勃拉特又告訴我們說，吐爾尼爾的一個學生米留斯基(Milewski)卻做過另一種試驗，足以維持吐爾尼爾的理論。米留斯基的試驗方法是把尾鰭發育適中的兩尾霓仙配合了，見下一代的金魚只有百分之十是尾鰭很長很發育的，百分之九十都發達適中。後來把同是這一對金魚放在缺少養氣的水中(水中充滿水草，置在暗處)，生下來的卵過了兩天之後，取出放在新鮮的清水中，這次發育起來的金魚尾鰭很發達的有百分之九十之多了。

兌佛黎斯所發見的月見草的突變雖然今日不能明白說明他究竟怎樣起源，但金魚也是被認為從鯽魚轉變過來的突變種之一的，這種突變種卻經吐爾尼爾的試驗證明是畸形的一

種變態，並不是自然地突然產生的健全的種。並且不特如此，據麥克勃拉特的意見，以爲培養植物的突變也常這樣變化出來，他說：『這是普通習知的事情，當園藝家要培養一種植物的時候，他們就把他移植在肥沃的園土上，如是培植數年之後，他乃突然發生出新種來了。植物生活的起反應比動物緩慢得多，我們大體上可以這樣比仿，植物的根株因受肥土的緩慢的窒息的效果，和動物的卵在發育起來的時候因養氣缺乏的結果是相似的。』他的意見便是說植物的突變和金魚的突變相似，應當也是一種因養氣缺乏所致的病態變化。

我以上所述的是近代新拉馬克主義派的意見的一點極簡單的大要，他們認定生物的發生變化實由於外界的影響有以使然，而且這種變化又能遺傳於下代，使種物漸趨於各異，新種遂由此造成。對於物種變化的起源他們完全承認拉馬克的定律（見前第四條定律），不過他們不像拉馬克所說的簡單而又有實驗的基礎的，他們要說明習得性的遺傳爲進化的要素，自不能不對於反對的各項學說加以批駁，但從別一方面說起來，突變說和懷斯曼主義等學說也自有其維持他們的理由存在，因此今日生物學家對於物種變異的起源還很紛歧，不能歸於一致。

但物種的起源是進化論的中心問題。今日除卻頑古的宗教家外，凡稍受科學教育的人無不承認自然是有進化這回事，而且生物的會發生變遷，又的確是呈現在目前的事實，並非臆測或想像的空談，所以不能不承認他的。生物如沒有變化，便沒有進化，但今日只能看到變化的事實而還不能明白變化的原因，這實在是很使人感到缺憾的事。近年來許多生物學的視線都集中於物種的起源的原因問題也便是爲此。拉馬克主義在思想界曾佔過一個重要的位置，受懷斯曼主義的攻擊而衰落，近代因新事實的發見，又復興起來，但這學說是否能圓滿的解釋這進化的中心問題呢，這又須再假以較長的時日和學者們的無偏心的研究了。

(註)上面拉馬克定律係從 Osborn's From Greeks to Darwin 一九一三年版轉錄，關於拉馬克主義的新證據大部分依據 MacBrid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eredity. 及自然界第二號生物的記憶。



竹園陶說

劉子芬

自序

英人拔曉著中國美術一書，分類述說，附之以圖：曰石刻，曰建築，曰冶金，曰雕刻，曰雕漆，曰琢玉，曰陶瓷，曰琉璃，曰珐瑯，曰首飾，曰織物，曰畫。篇中所載，皆中國古物保存於彼國博物院中者。其序言自稱承彼國教育部之命而撰述。立說雖多錯誤，頗能援引古籍。外人每輕視吾國，至於美術藝文，則不能不加嘆服。誠以其歷世久遠，氳氳蓄積者厚，非尚物質之族所可幾及也。僕不解藝術，未能製作。但性嗜古物，書畫也，瓷銅也，若有所遇，每流連把玩，手不忍釋。豈唯美之可愛，亦以其能陶養人之性情耳。二十年來，學業均無成就，流離轉徙，幾喪其生者屢矣。救國之志未達，乃退而求安生樂命之道。舉凡可以適意之事，如遊山觀水下棊學書，無不為之，尤寄情於古物。每於長夏疏簾，秋燈夜雨，情緒萬端，愁懷莫遣之時，輒探篋啟盒，披圖考籍。慕乎古人，意氣自得。不存太常抱殘守缺之思，自有怡情悅性之趣。習之既久，心有所得。隨筆記錄，不限於瓷。凡茲所為，均出消遣。意在自娛，不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民國十四年六月十九日，竹園居士劉子芬記於滬濱。

述學

鑒別古窰瓷品，如鑒別名人書畫；舊瓷不易倣製，後世作者，得其光澤，未能似其瑩潤，得其古拙，未能似其雋雅；如畫家臨摹名跡，雖極盡能事，而前人之神采風韻，固自有別也。瓷書無善本，市肆商人，雖能知其一二，未肯以眞僞告人。好古之士，若能博覽精研，用心體認，胚胎也，釉質也，色澤也，體製也，辨析微芒，審視至熟，久而久之，自能融會貫通，心知其意。眞僞之別，新舊之分，了然於胸。雖巧詞異色，不足熒其視而亂其衷也。西方人士，用科學分類法研究瓷器，自謂精審過於華人，譏吾人於瓷之界說，不甚明晰。不知此道之入在心領神會，古物未能作化分化合用也。寂園叟曰：『吾華瓷品尙矣，而今不若古者，原因甚繁：昔之土質細膩，今則麤劣矣；昔之堊澤瑩潤，今則枯燥矣；昔之顏料鮮明，今則黯敗矣；昔之古意深厚，今則俗惡矣；昔之火候純熟，今則辟暴矣。』其言雖泛舉，一可以三反也。

索原

中國有陶，始於神農，至舜而術益進。古史考：『神農時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食之。』燒石即陶器也。路史：『神農氏謂木器液而金器腥，腥人飲於土而食於土，於是大埏埴以爲器而人壽。』考工記有虞氏上陶，無大瓦棺是也。史記：『舜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作什器於壽邱。』蓋神農所陶，僅炊器食具，至舜則用器大備矣。史記『桀爲瓦室』，世本曰：『昆吾爲桀作也。』由黃帝至周室，皆有陶正，舜及昆吾，皆曾爲陶正者也。下至漢魏，葬器以外，製及土偶，然皆陶也。至晉而始有瓷，至唐而瓷窰始盛。潘岳笙賦：『傾縹瓷以酌醽。』陸羽茶經：『盌，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次，洪州次，或以邢州處越上，殊爲不然。』又杜工部集有『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之句。瓶花譜亦云『古無瓷瓶，皆以銅爲之。』至唐始尙窰器。柴周以後，降及宋世，柴，汝，官，哥，定，龍泉，均州，建安等名窰競出。沿明及清，則集於饒州之景德一鎭。形色規制，踵事增華，代有不同，日新月異。祭葬之器，供御之品，蓋已取金玉而代之以瓷矣。

說器

古器瓷品，式樣不一。由銅而瓷，展轉摹倣。千變萬化，不可紀極。但各有專精之品。如天青盌，兔毫琖，紅魚靶桮，雞缸之類，卷帙所載，後先稱美。惟歷年已久，毀滅湮沉者不知凡幾。項氏之圖，桐川之說，徒存矩範。居今日而欲按圖而索，直百不得一。玆僅就市肆流傳，尚可遇見之品，論其大概，未能詳列備舉也。缾以定窰，官窰，龍泉，明之祭紅，康熙之郎窰及五彩爲最；廣窰及雍正之倣古，亦多佳者。鑪以定窰，哥窰，均窰，龍泉爲最；元瓷，廣窰，建窰，亦有佳者。盌以定窰，明之祭紅，康熙之郎窰及美人醉爲最；元瓷亦有佳者。盤以定窰之薄者，龍泉之大者，明祭之寶石紅者，康熙之五彩者爲最；乾隆亦有佳者。罐以均窰，元瓷，明之青花爲最；康熙亦有佳者。花盆以雍正之倣古爲最宜；興亦有佳者。筆筒以明之青花淡描爲最；康熙之五彩，雍正之豆青，亦有佳者。印盒以宋定及明之青花爲最；康熙之蘋果綠，亦有佳者。水盂以哥窰及康熙之蘋果綠爲最；龍泉亦有佳者。洗以哥窰，明祭，康熙之郎窰，雍正之倣古爲最；廣窰亦有佳者。均洗世所艷稱，但不易遇見矣。

辨色

古瓷不重彩繪，所有之器皆純色，市肆中人呼爲一道釉。五彩始於明，至清而大備；然名貴之品，如祭紅，郎窰，及雍正之倣古各器，皆一道釉者。蓋名窰多爲奉進而設之器，或供祭祀，或供御用；君德崇儉，五彩華麗，當時以其不合古訓，故不重視，僅施於桮盤盌碟之屬而已。其實高貴之品，自以一道釉爲古雅；青花亦較五彩雋逸。世風漸薄，彩瓷風行一世，不知古意既失，價值自低。唐宋人尚青，明清人尚紅。近日西商則重紫，均窰紫器，一枚價值萬金。安得起古人而正之哉？雖然，彼亦有說以處之矣。宋時紫色，如熟透之葡萄，濃麗無比，紫定紫均，其器皆純色。元瓷則於青釉中夾紫釉數片而已。至明及清之康熙，其紫色不及宋時遠甚。施於彩繪之上者，僅能如茄皮之紫色。康熙以後，茄皮紫色亦絕。後之倣者，非失之黯則過於紅。故近人辨別康熙以前之彩瓷，常以茄皮紫一色爲之證明也。至青色一種，常與藍色相混；雨過天青，均窰，元瓷之青，皆近藍色。明以後之青花，色本藍，人亦呼爲青料；惟千峯翠，葱翠，梅子青，豆青，乃爲純青耳。天色本藍，有時爲青。草色爲青，可分碧綠，淡藍，近青。深青爲綠。濃綠及藍色之艷者，則爲翠色耳。

汝窯

古窯以柴汝爲最重，官定次之。歷歲已久，流傳絕少。柴窯之器，世不經見。汝窯則近年闢地築路，往往有從土中出者。其質製色澤，與龍泉相似。市肆商人，不加辨別，凡遇青色瓷品類似龍泉者，皆以龍泉窯呼之，而一種天青夾紫片之宋元雜窯爐盌，則又以爲汝窯矣。茲引古說辨明於左：

格古要論『汝窯淡青色。有蟹爪紋者眞，無紋者尤好。土脈滋潤，薄，亦甚難得。』

博物要覽『汝窯色卵白。汁水瑩厚，如堆脂汁中棱眼隱若蟹爪。』

陶說：『汝本青器窯。留青日札云，色帶微黃，博物要覽云，色卵白，似立異論，然合之可得淡青色也。辨蟹爪紋，如端溪石子辨鸜鵒眼，眼本石病，得此可驗眞水坑。故曰無紋者尤好。』

按博物要覽所言汝窯色卵白者，非謂其色如卵之白，乃釉汁瑩潤如卵液耳。卵白卽卵液，陶說以釉汁爲瓷色誤也。汝本青器，自無如卵色之白。且黃與白相合，亦不能得淡青色。宋時官中立窯燒造，定，汝，官，皆官窯也。所出之器，質製精美，當時民窯，轉相仿效。龍泉弟窯，大致仿汝，故其器多與汝相似者。然細別之，實不能相混：汝釉薄而清，龍泉釉厚而混；汝釉晶瑩明亮如卵液，龍泉沉實滋潤如蜜蠟；汝釉汁中隱紋如蟹爪，龍泉無紋。此其所以別也。

廣窯　附廣彩

廣窯卽石灣窯，在廣州佛山鎭之石灣村。所出之器爲盆、爐、瓶、罐等無盌琖之屬。質粗而鬆，乃灰白色之沙泥所陶成。其土採自鄰邑之東莞縣。屬實陶器上釉者。明時曾出良工，倣製宋均、紅、藍、窯變各色，而以藍釉中映露紫彩者爲最濃麗。粤人呼爲翠毛藍，以其色甚似翠羽也。窯變及玫瑰紫色亦好，石榴紅色次之。今世上流傳廣窯之艷異者，卽此類之物也。近因外人爭購，佳者既不易得。明以後及新製之品，多灰藍青紫等色，雖斑駁陸離，殊不足取。前人著述，大都採自傳聞，所謂陽羨、陽江、宜均、泥均，類皆模糊影響，令人墜入五里霧中。陶雅稱廣窯胎骨係烏泥搏成，其實明製廣窯，倣均紅藍之器，先掛黑色裏釉，再加上釉汁，故其底足不露胎骨。寂園叟所見乃裏釉，非胎骨也。藍浦陶錄，據地志所載廣

東之陽江縣產瓷器，遂謂嘗見爐瓶𥑮碟盤碗壺盒之屬，甚絢彩華麗，蓋倣洋磁燒者。匋雅則稱或謂嘉道間廣窰瓷地白色，略似景德鎭所製，審其所言，實即粤人所稱之河南彩，或曰廣彩者。海通之初，西商之來中國者，先至澳門，後則逕趨廣州。清代中葉，海舶雲集，商務繁盛，歐土重華瓷，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於景德鎭燒造白器，運至粤垣，另雇工匠倣照西洋畫法，加以彩繪，於珠江南岸之河南，開爐烘染，製成彩瓷，然後售之西商。蓋其器購自景德鎭，彩繪則粤之河南廠所加者也。故有河南彩及廣彩等名稱。此種瓷品，始於乾隆，盛於嘉道。今日粤中出售之饒瓷，尙有於粤垣加彩者，因其雜用西洋彩料，與饒窰五彩稍異，間有畫筆極工，彩亦絢爛奪目，與雍乾粉彩類似者。陽江窰早已消滅，亦未聞能製彩瓷也。

美人醉

美人醉爲豇豆紅之淡粉色者，蘋果綠亦豇紅之窰變。三者本爲一類，紅釉入窰，隨火力而變化，色純無稍變，露如豇豆之紅潤者，爲豇豆紅；於紅釉中噴散綠霧或苔衣成片者，爲蘋果綠；如肌膚，紅如酒暈，容光豔冶，若醉後美人之顏色者，爲美人醉。此類之釉，始於嘉靖，盛於康雍，即所謂礬紅色者，用靑礬鍊紅，加鉛粉合成。器品種類甚多，大小不等，間有暗雕雲龍紋者，或有款，或無款，皆康雍以前物。釉質瑩潤，有如美玉，色亦淡雋可喜。但有串煙之病，或失之灰白，則不足取矣。釉裏紅亦爲此類，因靑礬化綠，故多含綠點。近人著書，如匋雅說瓷等，對於此類之記載，異說紛陳，且與明祭，郞窰之寶石釉相混，未能明其所由然也。

雜說

古窰瓷品，釉汁滋潤。定窰之釉如淚痕。汝窰之釉如卵液。官窰之釉如魚油。均窰之釉如脂膏。龍泉之釉如蜜蠟。祭紅之釉如凝血。康雍雨過天靑之釉如魚腦。美人醉紅瓷之白痕如肌膚。

近來出土之器甚多，有一種盌碟，質薄而色白，微似定，市肆中人呼爲映靑，以其釉汁微帶靑色也。據言出自江西，爲宋時所製。其沿口之際，均有鑲痕一道，或即前人所謂南定窰歟？

龍泉窰製甚古，宋以前之器，其質如瓦，至宋而質製始精。元明多有暗花及紋片，但靑色，土堊，火候，均不及前矣。

市上流行與均窰類似之天靑夾紫片之器，今人概以元瓷目之，其實多爲宋時所製。元之有國，不過數十年，安得如許之物，流傳人間？

馬窰不見於前人著述中。市肆中人凡遇倣造均窰釉汁之器，泥均以外，概以馬窰呼之，據言爲元人馬姓所造云。

宋董窰類官，但比官窰無紅色，亦不及官窰之細潤。市肆中人亦以馬窰呼之，然此非所謂馬窰之品可幾及也。

成窰畫筆，古今獨步。當時製器，五彩以外，復重靑花。嘗見筆筒一個，高四寸四分，口徑三寸，瓷質細白，釉薄如紙，底口沿邊均有極細錦紋暗雕。筒身繪古戰士二，一人跨馬執刀，一人騎兕彎弓，馬狂奔而兕猛逐，戰士則從容接戰，不露驚恐意。配以浮雲老樹，碎草遠山，意氣發揚，筆勢飛動。蓋丹靑妙手，寄其心力於瓷片之上，故能筆細如髮，用靑如用墨，點染描畫，各臻其妙也。

明靑深翠；康靑流麗。明代靑花多淡描；康熙靑花皆濃抹。惟明靑能融入釉汁之內，混化如輕雲宿靄；康靑則質料凝聚，稍露筆痕。乾隆以後，靑料甚劣，靑瓷器品，大抵陰沉如鬼臉，故粵人有鬼面藍之稱。

紅瓷除紫定紫均以外，當以明祭郎窰爲極軌，尤以數尺高大瓶最爲優美。陳於高堂廣厦之中，自有一種雍容華貴喜氣揚溢氣象。

嘗見康熙靑花大瓶，高一尺六寸，形如棒棰。沿口有邊，高寸許，繪以錦紋。瓶身繪以山水畫，山巒重疊，枝柯陰森，峯頭抹靑，如日下流雲，淸暉照人，流光正碧，蔚藍之天。飾耳之寶，未能似其豔麗。底畫雙圈如線，內有大淸康熙年製六字三行款。

雍窰珍品多倣古，當時由宮中發出古瓷甚多，交御器廠倣製，製作有本，故其出器甚精。尤以天靑一種至爲神化。幽淡雋永，引人入勝，非紅瓷可能望其項背也。

五彩過於華麗，殊鮮逸氣。但錦紋則甚有可取，以其繁縟而有古意也。



今昔

黎錦明

一

『踏青去也——姐——姐——哥哥！』一隻黃鶯斗然飛鳴到庭柳的枝頭，打破了慰生和素珍的沈寂。

『好聽不？』素珍的臉上微微露出一絲笑意來，掠了掠散髮，看住他說。

『出去走走罷！……』慰生從牀上一把跳起來呼着。『連黃鶯也催起來了，還不去享受享受青春的美夢回頭來又消逝——』他伸起一個懶腰。

素珍只是低頭理着針線。

黃鶯一聲再囀，倏然飛去了。慰生癡立着，看着在春光裏微顫的楊柳，滿腔充滿了幽思，無語地好像待她的答覆。

『到那裏去呢？……這地方……實在……沒有可遊覽的……

……』許久許久她悄聲說，依然一面縫紉。

他抱怨素珍的地方就是這一點。他覺得她全然沒有一點熱誠，說出話來常時使人掃興。心頭一緊，他慍怒起來。然他知道每次發怒得不着好結果，只得極力地容忍。

又許久許久，素珍才將工作停下來說：『去？就便試試那件新衣也好……』她將什物收檢完妥，忙亂了一陣，從箱裏取出一件寧綢外衣來。

『在鄉間走走穿這樣講究幹甚麼呢？就穿身上的布衣我看還鬆快得多！』他回頭冷聲地回敬她一句掃興的話。

『那就不去！……』她將衣在牀上一擲，恨恨地朝原處一坐。

『哎，好姐姐！……』他求和了，走近來撫了撫她的肩，吻了吻她的髮。『出外自然要穿講究一點。我和你說得玩啊。我替你穿好麼？……』

素珍的頰上纔露出一點勉强的悅意來。

在清風拂面的松林夾道上，他兩人懶慵慵地走着。煦陽照着她那淸癯的臉；杏花散在她的傘蓋上，一度留連再飛過慰生的頰際而去。這好像憑弔他們的青春已消逝如斯了。

夾道的盡頭便是一所巍然矗立在山林間的SY大學院。這天似乎特別繁華：門上扎着花彩，牆頭放下了半面國旗。盈門的車馬，絡繹不絕的來賓，都表示裏面正舉行一番盛況。

『什麼事去看看麼……』素珍停了停脚說。

『大概是開同樂會罷。』他沒精打睬地朝那裏揚一眼說，在道旁石墩上坐下。

『罷！罷！什麼呢？你每天在那裏辦事難道還不淸楚麼？』她有些氣忿了，足一頓說。

『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昨天上午還沒有一點什麼消息；就有也傳不到我的耳裏來……唉！我想走別的路去，這個事情幹不得！薪水又只四十塊錢，連穿衣喫飯都不夠！』他陰鬱地說，將臉埋在那淸瘦的手裏。

她在近旁漫步着，終於徐徐轉到那嘈雜的校門口去了。

飄落的杏花幾乎將他埋了。抬頭時，他纔感到驚惶似地追上她來。

『進去看看罷……』這時素珍一瞥見他便迎上來，彷彿親密許多了，將手鉤着他的左臂低聲說。

他倆無言地穿進人叢裏來。學生們用異樣的眼光看着；他的同事對他特別殷勤地招喚。實在，這是他第一次伴着愛人在集會裏現面，多少總感着一點自尊和榮譽。

會場裏充滿了嘹亮的音樂。臺上團坐一羣合樂的人在豪興地奏演；臺下的來賓似乎都徜徉在和諧的境界裏去了。他一進門便發覺自己忽然好似渺小了，忽促地在後面找出兩個座位和她安坐下來。

他覺得音樂總不能使他陶醉，坐着依然是苦惱。他看了看素珍的臉。她好像也感着同樣的孤獨，兩眼沒有一點光彩似的望

在臺上。

『講演了！講演實在沒有趣味，不如還奏兩次樂痛快得多。』前排一個青年看了看手上的秩序單對同伴說。

『特地爲他纔開這次會，那有不請他講演的道理。……』同伴將秩序單接過來說。

『……我覺得唐博士太不會講演；學問自然有，可是講出來老沒有條理似的。』那個青年說時無意回頭來看了素珍一眼。

『……也怪不得他，請他講演的太多了；聽說今天晚上還要到P大學去，還有個什麼會請他，他沒有答應呢。眞可罰多矣！……』

『自然，這地方可要算他是個頭等名人了。』

「唐博士」三字在他的腦裏輕輕的留了個印象。平日他時常輕視名人，然心裏卻和旁人一樣有個對名人的基本信仰。他覺得名人絕對和常人不同；就是他自己也無時不想望有這麼一回景況。但一轉念自己的地位，又感着苦惱了。

『唐博士是誰？』素珍將頭湊近他問。

『誰知道……我就不愛打聽這種人。』

她默了許久，用驚奇的臉色看住他說：『……好像是唐進倉。——你還記得嗎？』

他聽了笑起來，卻又憎厭她嫉妬她對於過去的情人斗然起了這麼樣奇特的懷想。在掌聲雷動的沸騰裏，她神往了，眼睛只是在臺上轉動，白淨的頰上浮出兩朵紅彩來。

『你爲什麼忽然想起他來了？……』他乘機對她質問說。

『看呀！這不是他講演嗎？——上臺穿西裝的那個……啊呀！還有個女的……』她說時，右手不禁攀到他的肩上，聲氣也微微的喘息了。

他只嫉妬着她，知道她雖是神經過敏，然卻令他十分感着一種刻心的怨意。當抬頭往臺上一望時，——他的好奇心油然生了；臺上那個豐頤廣額高鼻闊嘴的印象，竟在他的記憶裏來了一下重重的打擊。『啊呀……果然是他……』他的心裏暗地叫了一聲，急忙回首看素珍時，她全然癡呆了，臉上露着一種豔羡的卑劣的情態。

一陣痛苦和自慚幾乎使他昏暈了。他極力鎭定着，忍痛地把視線投到臺上去。

『這位就是今天我們所歡迎的文學博士唐進益先生。在我們未聽他發言以前，應該表示一番歡迎的誠意！』主席朗聲地對臺下說時，人衆的掌聲和邊爆一般震動了。

『我也不用再多廢話了，』主席繼續說，竟更謙恭了。『博士學問的淵博以及其著作的偉大，不特是在中國，在世界都有他的地位。我覺得他到這來演講，至少都可以給我們一番教訓。……

……這一位便是楊學宏女士，就是我們所最景仰的楊得霖總長的女公子……』話還未畢，掌聲又雷動了。

一股冷氣直把他的心境沉壓下來；急促的掌聲彷彿是恣意地攻擊他，嘲笑他，鄙視他。他呆着發怔，連素珍也不敢望一眼。他的腦裏充滿種種卑劣的感想；這時期纔發現自己是在何等一個墮落的景況。如果身邊有把刀，他馬上自殺了。他想他實在對不住素珍，當偷偷地望她時，她的頭低了，——臉上蓋滿了晶瑩的淚光！

沈默的空氣裏，臺上那洪亮的講說聲和冷風一樣灌到他耳裏來。啊，這七年來，——唐進益竟長變到這樣了！他的聲音如舊，面貌如舊，只是話裏充滿了魔力，壓到了千萬的羣衆，降伏了豪貴的妙齡女子的心，辱煞了像他這樣一個平凡的俗物！

他在腦裏和影戲一樣漸漸地看見七年前他們同居爲友的狀況；他們和素珍的戀愛關係的情景。可憐的她竟歸與像他這樣一個不長進的人了。他自慚，卻又自慰地說：若是素珍嫁了進益，也或許和現在的慰生一樣罷？他又悲傷着素珍或許因此對他冷漠，恚怨；卻又自慰說：現在的景況總不是鑄定的罷？我有過去光榮的歷史，不也和現在一樣嗎？並且，這算得什麼呢？……人生只有戀愛，只要素珍和從前一樣愛我，又何必這樣景慕他們的尊榮富貴？他的腦裏漸漸現出一幅圖畫來了。

二

那是在靠近C城的河岸上。

堤邊的柳蔭蓋住幾堆嵯岈的怪石，在迷濛的夜色裏，正像土耳其宮闈裏的妃嬪在絲絨帳幕下默禱。天邊好似被畫家將紅筆渲染了一塊，倒影在河面上，映成一片震震的黃金色。

他和進益坐在河岸上。進益似乎被美景觸動了情懷，拾起路旁的小石在積灰上畫着，一時又投在水裏，望着那一片波漣默

趣。

『怎樣起始的呢？』他攀了攀進益的肩說，知道他正在未來命運的幻想裏苦悶着。『成功與失敗全在第一步怎樣進行而定的。對方一見便傾倒，你只須繼續第二步便行了。』

他這樣問，心裏充滿熱烈的好奇的感想和嫉妬的惡意。

久之，進益吁了口氣，黯淡地笑了一臉，又久之，說：『可是第二步怎樣進行呢？……開始第一步時，她固屬有意，但也只能算我的手段使得巧妙！這是最容易失敗的，只是不冒險就更覺無望了。……』進益又攀了攀他的肩試探地說：『……她是你的表妹，你替我幫助幫助行不行呢？……你愛她不？如果你愛她，我就只好不妄想了。……』

『我那裏會愛她！』他咬緊牙關做作直率的模樣說。『不過我不能幫助你。……』後句便被嫉妬心逼着出來了。

『爲什麼呢？』進益看定他的臉一會道。

『爲什麼？戀愛在乎她對你有沒有意；第三人來幫助不是白的！』他忙答說，很安閒地折了一朵野菊花玩弄着。『但是，你講罷！她的性情我知道，看你第一步進行得法不得法，那麼我可以斷定你的成功與失敗。』

『我在她家裏租的那間房，不是正和她的閨房打對照嗎？』進益又遲延了一會說：『我住在那裏三個月，她還不曾認識我，連理也不理會過！住在她家裏人多，自然她不會留意的。她的左廂房是她的娘住着，後廂房是祖母住着，右廂便住着一個漂亮後生，——她也沒理會過，還說我嗎？我那時不知道她爲什麼那樣高傲自尊，她家裏的人並絲毫不曾管束過。……』

『少發議論罷！』慰生皺着眉急促地道。『這些事我還不知道？我只問你第一步怎樣進行的！』

『就只一張報！』進益道了一句便停頓着，好像怪他性急的樣子。

『一張報？』他想了一會忙笑盈盈地說，『啊，不錯。你不是常發表文章嗎？她一定賞識過你的大作了。』

愉悅的容色登時浮上進益的臉了，也照樣折了朶野菊花玩着說：『當然！現在的女子眼光遠了。如果你要使她們傾心你時，便只須把你的作品經過她的青睞便有了。——這並不奇特。』

『那麼她看見你的作品馬上便找上你的門來了麼？沒有這

麽乾脆！……』他忙假裝笑道，疑團忽起了。

『沒有這樣容易，』說時，進益的精神煥發了許多，又將身軀移動一下說：『先前她那裏知道那個作家就是我，更不知道住在她對房的就是那個作家！她要妨避別人的嫌疑，當然不會管這些的。但我已戀愛她有兩個月了。有時候我想在學校乘機會和她交談，可是更爲難。她是一年級的學生那裏知道高班的同學呢？又那裏有機會和我們聚會呢？說老實話，她簡直害怕高班同學簡直一半是痞徒，一碰見新班出色一點的女同學便用調笑的態度來對付她們……這不害人着急麽？可是我的巧妙手、段從此使出來了，』說到這裏，很痛快地抽起煙來。

『運動女房東——她的娘介紹的麽？』他急切地問。

『你……眞……越鬧越……糊塗……』被煙嗆了，進益咳嗽道。『這樣的女房東就是闊太太一樣，可不容易運動哩。你的姨母——難道還不知道她的性情嗎？並且中國的女人——我說句不客氣的話——那裏懂什麽社交！她們只會把女兒當作寶貝一樣送給親戚朋友做禮物。我這種沒有關係的人那有什麽希望？』說着，進益把吸過兩口的煙遞給他。

『……我說你一定會失敗！』他拒絕着說。

『怎樣？』進益感着驚惶了。『你自然有希望些，你要叫我失敗自然容易呀！』

『什麽話！』他努了努嘴頭一回地道。『我愛她幹嗎？難道我們有親戚關係便應該戀愛麽？』

進益笑着，又被煙嗆得咳起嗽來，一會，拍着他的肩道：『朋友，你眞是正人君子！……喫煙喫煙……』說時又把煙遞過他。

『你眞鄙吝！我說你失敗就是這閒村模樣。』他裝個正容厲色的臉子道：『你要是這樣對付她，——哈哈哈！』他假笑了三聲。

『笑話……』進益的臉通紅了，忙在懷裏掏出第二支煙給他。『朋友自然要比愛人隨便些。你知道「戀愛費」麽？昨天我就打電報回去要老哥籌這筆款子去了。』

『這怎麽講？』他纔把煙抽燃。

『好比王五爺那阿彌陀佛的書獃子，』進益笑吟吟地說：『平日住在會館裏節省得一個破錢都不亂花；自己買米，自己蒸飯，自己打醬酒，連尿桶都是自己倒！好，一到和那大眼睛姜女士講

起戀愛來了，啊喲喲，每天要進番菜館，每天要進電影院了。那天……』到這裏他重重地抽了一口煙道：『……那天我碰見他，喝！口裏鑲起光燦燦的金牙齒了，一說話就把嘴巴一扯開！』

『難道你也照辦麼？』他禁不住暗笑起來，好比沈鬱的暑天起了一口微颸似的。

『自然！』進益拭了拭鼻尖說：『昨天買了一隻夾金手錶，就花了十一塊。』說着，從懷裏摸出一隻八角形的錶來攢在他手裏。

他接着，手不禁微微地顫抖，忍了口氣說：『……這就是做訂婚用的麼？』

『唔，差不多……』進益伸起手來便想拿回去。

『且慢！』他把錶握緊道，心裏只忿恨得想馬上把牠碰成碎片。『講完你怎樣進行第一步的情形再說。』

『眞要講麼？』進益瞪了瞪眼說。『你要賭咒不學我的榜樣纔行！不然反弄得別人說我帶壞人家的子弟！』

『說啦……我就賭咒！』他惱怒極了，只得微笑地做個賭咒的模樣。

『於是我就把名片釘到門上。』進益抬起頭睞着眼散漫地說：『在未這樣行事之先，我打聽她所訂的報和我訂的一個樣，——那個報就是發表我的文章的……』

『可是你又怎樣知道她就會留心你的文章呢？』他狐疑着插口道。

『那還在講！』進益朗聲道，好似嘲笑他沒有一點見識一般。『女人家看報最愛看本地新聞——那些什麼誘拐案哪，姦殺案哪的新聞和小說，什麼國事，簡直連瞥也不瞥！好比那女房東，——你的姨媽——訂了幾年的報，問起孫文來她都不曉得！……哈哈哈……你看奇怪不奇怪？』

他也禁不住微微地笑了。一會，將手中的野菊花裂成碎片說：『然則怎麼進行的呢？』

進益聽了故意遲延了片刻；從他身邊取了那段煙尾吸着，朝河裏猛烈地噴了一口涎沫，登時一羣游魚趕上來唼喋着，水裏只是B——N，D——N……地微響。進益看了一會將膝抱攏一縮，說：『……把名片一釘上門，我就做個要出門的樣子。我知道她正在桌邊閒着看報。在外面可以聽見那嘩——揭報的響

聲，還可以聽見那種輕妙的咳嗽聲。那時我走出房門，正碰着門房在她的窗底下掃院子。我鎖上門後便叫他說：喂！號房！如果有找唐進益唐先生的，請他候一候！我就回。哈，話還沒說完，那窗上的簾子一揭，她把臉顯出來便對我一看！哎呀，我那時心裏簡直痛極了，冬冬地敲起來和打鼓一樣。』

慰生不禁重重地咳了兩聲裝笑道：『好壞的東西！你就走上去自薦麽？』

『莫急啦！』進益推了他一下道：『我還是要出門哪。出門就是個把戲哩。我一走出門在街上繞了一個圈就回來。恰恰走進院子，哎——我的天，她果真果真走到我的房門邊看門上的名片了。我的心簡直醉昏了，她那側面像眞美啊：白寧綢圍巾在頸上飄飄的，細髮蓬蓬的，從頸上直到脚跟那兩條曲線美……』

『少發議論，哎——怎樣的呢？』他發燥地忙插了一句。

『……好，我回來就做個丟失東西不曾帶的模樣，急急朝門邊一走。她看見我便嫣然一笑了！我便趁勢對他一鞠躬！』

『說了話麽？』他急急地問。

『那有不說話的呢？』進益拍拍身上的灰說，『一鞠躬之後我便問她：素珍女士，今天不上課嗎？她聽了就輕輕地一咳——那聲音正和燕子在梁上涼涼涼涼……地呢喃一樣呀——就說：今天沒有課呢。密斯忒唐，你的大作我早就景仰了……哈哈！就景仰了！』說到這裏，一仰身便躺下草地來。

他聽了心裏只是叫苦，便說：『這太卑劣了。』

進益望了他一眼說：『卑劣嗎？那個講戀愛的沒有這種手續呢？……哈哈，慰生！』說時他斗然又坐了起來，『如果第二步第三步成功了，我自然要請你當證婚人了……我想我們如果一達到結婚的時期，你和你的未婚妻也必定非結婚不可；自然，你就眼看我們講戀愛嗎？但是，慰生，你的未婚妻究竟是誰呢？…』

他再折了一朵野菊花來，只是强勉地微笑。

『……我眞想不到我的未婚妻竟是你的表妹，慰生，我們由朋友進成親戚了……但是，慰生，你的未婚妻呢——難道也是她麽？我想這也或許有之……』

他將花瓣一片片撕下來，依然微笑不語。……

三

臺上的講演正在滔滔地繼續着，聽衆的掌聲只是忽停忽起。

他想起從前的進益和現在的進益，竟使他感着一種異樣的迷離惝怳。過去的進益不過一個在他意想裏的凡人，現在的進益居然變化成這樣神祕莫測了。

他不禁回頭看了素珍一眼，只見她的臉上籠罩着一層悵惘。啊，過去的素珍是何等令人迷戀，現在的素珍卻陰沈得和牢囚一樣了。他又不禁替她生出一種惋惜哀憐的感想。

當講演完畢時，他和素珍從人叢擠了出來，只想逃避進益的視覺。他覺得進益現在能使他自卑，使他懈弛。然總有一種慾望驅使他。他只想見見這多年的老友。

來賓漸漸疎散了，他和素珍還在校門口徘徊地走。

『誰想得到他一下就變成名人了。』他試探地對素珍嘆息着。

她只無神地望他一眼，沒有話說。

『……當你和他做朋友時，我想你也料不到他會有今日。唉，人生的變幻啊！……』

她咳了一聲，只說了句：『回去罷。』

他知道她的心裏痛楚極了，然始終想不出怎樣纔可以調解。他覺得進益是他戰勝了的仇敵，但他的敵意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滿懷只充着自卑和崇拜他人的情緒。

偶然間，他和正在預備回駕的進益相值了。驚悚的勢力幾乎使他慌亂起來。

進益一出會場，看見他兩人，便回頭和送他的人們探聽，好似決定這兩夫婦是他的舊友，不住頻頻把驚奇的視線投在他的臉上。

『慰生先生，唐博士你認識嗎？』跟隨在後面的一個同事笑盈盈地朗聲說。

『啊，是唐進益先生嗎？……』他終於躊躇地對博士轉過來鞠了鞠躬。

『……是呀，我覺得實在是像慰生！唉，一別又是七八年了！貴體好嗎？』博士忙上來握住慰生的手。他的言辭，他的舉止使慰生竟感着不可名狀的忸怩，覺得無一不足致他的馴服，崇仰。

慰生紅着臉了，右手好像被他一握便酥輭了，忙極力帶笑地說：『托福托福。唐博士回國我還沒來拜訪，實在怠慢得很……』

『笑話笑話！尊夫人呢？……』唐博士說時，把眼睛轉到素珍的身上。可憐的她在道旁樹下背立着竟痴呆了。

『素珍！老朋友還不來見見面嗎？』他忙咳聲說。

這時她纔踟躕回轉身來勉強地和進益行了個禮。她全然像個負了重創的小鳥啊，小小面龐上飛出兩朵紅雲——這使慰生覺到一種替她擔心又替自己擔心的感想。

她忸怩地走上來，目光凌亂了，望了望在博士身後的那個衣飾華麗的妙年女郎，再望着慰生的臉上。

『……尊夫人近幾年來清瘦許多了。』唐博士看着慰生的臉用異樣的口聲說。

他咳了一咳，望着素珍的臉只是勉強帶着一點微笑。

略一躊躇間唐博士轉過身來將那妙年女郎介紹慰生後，望了望素珍便對那女郎道：『……這位就是慰生夫人，還是初次見面嗎？……』

她們纔相對輕輕地行了個禮。可是那女郎——唐博士夫人在素珍眼裏看來實在過於尊嚴了，使她更處到一種跼蹐不安的情景。誠然，博士夫人因處在地位尊榮的習性，常表示着無情和冷淡，她的視線輕輕地從她身上打量了一下便轉向別處了。

他們一齊走到應接室來。坐穩之後，兩方更其演成一幕法官對付罪人的景象。

『博士這次回國一定對於中國文化有一番大改革，……哎，近來中國實在鬧得太不像了。……』他欠了欠身說，兩手只是無意動着，沒有地方擱置似的。

『……這也不過希望希望而已，我那裏有這種資格呢。……』博士逼視了他一眼答着，彷彿看破他的內心的枯窘了。

他們喝着茶，室中安靜了一忽。博士夫人只是高傲地走着，冷淡地在他兩人身上偷視兩眼。

『唉，光陰過得眞快啊！我們昔日的景況還記得嗎？』博士欠下身搓着掌微笑說。『我和你兩位不都是老同學嗎？……我只覺得少年時期生活的愉快，如今再也想不到了。』

『……』他喝了口茶，好像有句恭維的話要說又一把勒住。

『我們有一天在河邊坐在一塊談話的情景還記得嗎？……那眞浪漫極了。……』博士說時笑了起來。

他也只得笑着，看了看素珍低着的臉。

「……我記得那時候我和素珍女士的感情要算頂好了。……慰生，我不說給你聽了嗎？還記得嗎？……唉，那眞浪漫極了。……」博士說時又打量了素珍一眼，不住地撫着嘴上那博士式的短髯子。

「……」他還是喝茶，只感着博士還是博士，過去的進益好像總牽拉不攏的樣子。他生了許多銘感，覺得博士提起過去的事實在增高了他許多尊榮，給了他一種妥貼的安慰。再看素珍時，她已被博士的言辭打動了，那無神的眼充滿了無限的愁情和幽怨了。他又想想博士這種詼諧的語意或許是含了報復的意思嗎？……不禁疑慮地偸視着博士那笑容忽隱忽現的臉。

「慰生先生近來……在這裏幫理校務嗎？」

「……」他支吾的說：『不過藉此謀個飯碗罷了；哎，這世界……」說時他不禁將臉轉向窗邊，好似躲閃對方威嚴的詰問。

「……那個又不是謀飯碗呢？……我在外漂泊了幾年，到如今纔覺得飯碗實在不容易謀，像你這樣的又有幾個呢？……」

他聽了只感着一句句話都和利刃一般鏤在他心上。放下的茶杯又端在他手裏。這是他比較可親暱的伴侶了。

博士由往事談到現況，由現況談到教育上來了；這都好像給他一種嚴格地考問。他只是唯唯地應着，和學童答覆授經書古文的學究一樣。

當博士夫人在博士耳邊小語了一陣後，他們纔起身來作別。門外的汽車開始嗚嗚的響。當兩方再行一握手，博士夫婦和駕雲一樣登上車，車便呱的一聲如風一般駛去了。這時慰生纔吐了口陰鬱的氣；素珍的臉上只慘白得和死人一樣，全部靈魂好像被車帶走了。

在歸途上，他們都感着春光美景變成了沙漠荒原，一步步地朝墳墓裏走。他無意間冷視了她一眼；她也無意間冷視了他一眼。他覺得將博士夫人來比她，正如象牙來比牛骨；他覺得將博士來比他，正如將驊騮來比駑馬，加以過去的情景，使她自怨使她灰心又煩惱；目前的情況，又使她卑屈，靦腆。他雖還是滿臉憐惜珍愛的表情，然她總以為這不過形成醜劣，只暗恨他把她寶貴的青春如草芥一般踐毀了。

走進住室來，慰生依然躺到牀上，素珍卻遠遠地坐在窗下。他覺得應該要安慰她，覺得剛纔被了厄運一進房來便消失。一剎

那的迷惘，卑屈和羞惱在安適之中漸漸地溶化了。

『……你覺得怎樣？』他走近去坐在她身旁說。『他們是他們，我們是我們，想牠幹嗎？』

她看他一眼，微笑了，說：『……我倒不會這樣想，卻是你自己呢！我不過覺得那位什麼博士夫人太倚勢凌人了，眞是一體的小姐派。』

『……但你在會場裏爲什麼流淚呢？……』他說得更柔和起來，輕輕抱撫着她。

『……你的眼睛眞利害，……』她枕着他的肩說：『可是你又爲什麼那樣驚惶呢？』

愛的空氣將他們包圍着，一陣陣的鳥聲傳進房來。

八，二，一九二六年作畢。

蕭伯納七十歲

從予

英國文壇耆宿蕭伯納，今年七十歲，七月二十六日，據倫敦電稱全國人民都爲他慶祝。新聞報章都一致稱他爲『英國近代無雙的文豪，』而星期觀察報主筆加爾文尤推崇備至，稱他爲『世界第一名人』。某報謂『在英國輸出品中，沒有更比蕭氏戲曲優美的事物。』泰晤士報亦揭載蕭氏的詩，爲文讚美他的功績。但是老年的蕭氏，卻覺得非常憤慨，『今天早起看見報紙，我以爲自己業已死了！』這天夜間，麥唐納本定在下院爲蕭氏開會慶祝，蕭氏亦親自出席，將演講辭由無線電播送全國；但因政府要求索閱演辭底稿，蕭氏拒絕不與，故只好停止放送。並且，政府當局以蕭氏爲有名文學家，乃不惜作政黨招牌，殊非正道，復提出反對，於是蕭氏慶祝會遂不得不借旅館舉行。席間蕭氏先對工黨表其謝意，繼乃竭力抨擊現政府，最後謂自由黨古昔的傳說，到現在仍爲有生氣的事物，不過共產主義者而已。



波納爾之罪（續）

佛朗士著　李青崖譯

第二部　約翰妮亞歷桑德爾

第一則

八月八日在呂桑司

當我從麥闌車站下車時，夜色已經在沉寂的原野上佈散他的寧靜。地面鎮日被驕陽所灼，揮發一種強烈而熱烘烘的氣味。草香在地面上濃厚地蓋着。我拍去了客車上所染的灰塵，盡力向空中呼吸。我這隻由我的保姆裝置衣衫和梳洗物件的行囊，在我手中並不顯得沈重，所以我得和一個小學生在散學時搖動他那塞滿了初學課本的書包一般的將他搖着。（註一）

爲着迎合天意，我應當依然是一個頑劣的小學生！但是在從前當先母在給我一塊親手塗了果醬的麵包擱入伊替我挽在胳膊上的書包中然後再引我到杜樂瓦先生所辦的中學校——這學校在商業廊房街的一個拐角邊的小園和天井之間，其中以瓦雀繁殖著名——的那些情狀，到現在已經是五十多年的事了。魁梧奇偉的杜樂瓦先生，帶着極和藹的神情向我們微笑，並且他那時撫弄我的雙頰，這大概是爲着向我格外好好的

表示我所陡然從他方面感受的温存。但是當我母親從那些在伊身邊飛翔的瓦雀叢中穿過了天井時，杜樂瓦先生便不微笑了，並且變本加厲的向我毫不露出半點温存，彷彿拿我當作一個很不合式的孩子看待。從此，我便認清楚他用這種性質的感情使一切學生享受。他帶着憤不可遏的忙碌情形向我們分配一些夏楚的扑責。但是他那最高的温存，每逢當着我們的面和我們的母親們談話時卻又發現了，並且他誇獎我們的能力一面用和藹的眼光瞧着我們。這時算是我在杜樂瓦的教室之內，同着那些和我一般從早至晚笑啼並作的小朋友們所得過的好光陰。

這些迴憶在半個百年之後，卻依然是完全新鮮而明瞭的，並且在這滿繫星辰的蒼穹之下升到我的靈魂的浮面來了，蒼穹永沒有變更，由他那不壞而晴朗的光明，可以看見許多和我以前那一般的小學生，變成我現在這一般頹唐的白髮的博學者。星辰，您對於我們久已遺佚的祖先，無論智愚都照耀過的，這就是我對於您的光明，覺得在我本身發生了一種痛苦的歉意！我很想得一個當我日後看不見您時而能彀見您的苗裔。倘若

您願意這件事，我早就是爲人父者，爲人祖父者，克蕾曼丁，您的面頰，那時在您的薔薇色的煖帽之下是那樣鮮豔的！但是您卻嫁了那個半紳士式的納維爾州的鄉下富翁阿熙爾阿理葉先生了，因爲他的父親，那個壞東西，侵沒國有財產者，早已購買了他那些地主們的古書古玩以及他們的別墅和田園。我自從您的婚禮舉行之後，克蕾曼丁，我久沒有會過您了，而我卻揣想您的生活是好好地糊裏糊塗地在您的那個鄉間的住宅中過着。有一天，我忽然從您的一個朋友的口中，知道您已和這個人世脫離而留下一個很像您的女孩子。這種二十年前使我靈魂中大受擾亂的惡耗，給我造成了一種大大的沈寂；充滿我全身的感情，卻不是一種尖銳的痛苦，而爲一種窺破自然現象的達觀者的深沈寧靜的憂愁。我那時悟得我所戀愛的不過是一個影子。然而您的紀念依然是我人生中的滋味。您那從容萎謝了的和藹的容儀，已經在茂草叢中消滅了。令嬡的少年時代也已經過了。伊的容儀大概也衰殘了。然而克蕾曼丁，我永遠有您和您的黃金色的鬆髮，您的薔薇色的煖帽，在我的視官之中。

夜色眞算是幽絕的！在一種名貴的疲勞態度之下，遮覆了每

天所解脫的衆生。我這樣嘗試了他的和善的信用，雖然我在這六十年的習慣中，祇感覺那些用標識表現的事物。我固然是一個語言學者，然而我承認世上祇有一些字眼！各人照着各人的方法去完成各人的人生的夢境。我早在我的圖書室中做過了這種夢，並且，我的和這宇宙相離的時刻一到，上帝就要在我這些堆滿了書籍的小架子跟前，從我的扶梯上招我！

——唉！這的確是他！早安，西威司特波納爾先生。當我在車站前同着我的車子等候您時，您用您輕健的脚步在這田園中走到那兒去呢？您在走出車站時和我錯過了，我便空手回轉呂桑司。請您將您的行囊交給我，並且請您上車靠着我坐。您知道由這兒到我的別墅，足足地有七個基羅密達嗎？

誰在他的車上竭盡肺部的力量，高聲的向我說話呢？保祿伽伯理先生，新近在穆那戈地方去世的一八四二年的法國上議院議員霍洛雷伽伯理先生之姪和遺產承襲人，也就是我提着由我保姆鎖好的行囊預備向他家中投宿的保祿伽伯理先生。這位高尚的人，新近和他兩個姊丈共同承襲他伯父所遺的財產，這老頭兒是法國一個很舊的貴族子弟，是很富於抄本書籍——其中有幾件是十三世紀的——的藏書家。我這次到呂桑司來，就是應保祿伽伯理先生之請，給他將抄本書籍開列清單，編造目錄；他的父親是一個很有名的傳記學者，當他未死之時，和我有過很親切的關係。從實際上說來，可是這做兒子的卻絕對沒有承襲父親的名貴嗜好。保祿先生完全注意在游藝上；他很愛犬馬，我相信在世上凡可以滿足或可以詐欺人們之不竭的好奇心的花頭，只有馬廄和犬舍是他專心的事。

我不能說我是因遇着他而詫異，因爲我本已和他約好的；但是我應當說我被理想中的自然潮流所牽動，以致瞧不見呂桑司的別墅和他的主人，所以當這位鄉間紳士，在這條在我跟前蜿蜒曲折如同有些人稱作「一條長的綵帶」的路口高聲喚我時，彷彿是一種打擊在我耳門前的喧鬧。

我那時，我很怕我的面目因一種在社會的多數流俗中所發見的癡頑派頭，致漏洩了我的不適當的娛樂。我的行囊，已經在車中位置妥貼，我於是就坐在行囊之後。我的東道主的誠實和簡便的態度，使我喜悅。

——我於您的那些舊書，一點也不了解，他向我說，但是您到

我家中，缺少不了和您談話的人。在記算那位著書立說的神甫和那位和藹可親而高尙的醫生以外，您還可以找到給您引導的，就是我的妻子。伊不是一個女博學家，但是，在我想來，世上沒有一件伊猜度不到的事。並且我計算留您多住些時，以便您和那位有魔術家的手腕和安琪兒的聰明的約翰妮小姐相遇。

——這位這樣地被稱贊的小姐，我說，是您府上的嗎？

——不是的，保祿先生說，而他的眼光，卻看在那匹在月光下靑化了的大路上奔跑着的馬耳。這是我妻子的一個少年女友，無父無母。伊的父親曾給我們在銀錢上冒過大險，我們受了多少的恐慌，才和他出險。

隨後他搖着腦袋，於是換了問題而談到別墅的現狀，在這現狀之中我知道這別墅和花園，在絕對的荒廢之下，已有三十二年了。

我從他的口中，知道他伯父霍洛雷伽伯理先生在世之時，和附近私自打獵的人很不相合，他的守園者甚至將他們當作野兎一般的射擊。其中有一個歡喜報復的鄉下人，他的臉上曾經受過這位貴族的鉛彈，於是一天晚上他在散步場的樹木之後等候他，並且幾乎不曾將他饒過，因爲他也射了一顆鉛彈在他的耳輪上。

——我的伯父，保祿先生接着說，我的伯父尋覓這鉛彈的來源，但是他甚麼也看不見，他只得慢步回轉別墅。次日，他將他的管莊人喊來之後，吩咐他將別墅和花園都行封閉起來，誰也不許進內。他特地禁止旁人甚麼也不許動；在他再行回來以前，牆壁和地面，一點也不許有人收拾和修理。他和歌曲中所說的一般，低聲說他在復活節或者三一節的前後一定回來；三一節過了，誰知竟又和歌曲中所說的一樣，始終再沒有人看見他。去年，他在伽恩去世了，於是我和我的姊丈就算是走入這個三十二年無人整理的別墅中的爲首二人。我們看見有一枝栗樹生長在大客廳中。至於說到花園，那時我們還須察看是否還有途徑。

我的伴侶默然了，我們從草蟲喞喞的環境中，靜聽着馬蹄有規則的得得之聲。大路兩傍，那些在田中矗立的草，從月色的不定的光明之下，顯出一些長身而跪着的婦人影子。我在夜色誘惑力之可愛的童心境界中神往了。我們在經過了散步場的濃陰之後，便拐了一個直角灣，在一條貴族式的通衢上走過。通衢

的盡頭別墅在黑影之中帶着他的尖塔，向我們眼前陡然露出。我們沿着一條跨過充滿了流水的深溝上的高隄走去，這隄正通到別墅正面的天井，卻好代替那久已毀壞的吊橋。我想這吊橋的毀滅，就是這戰壘式的別墅，在未曾被縮減而成這副在目前接待我的和平氣象以前的第一番謙讓。滿天的星辰，帶着一種很清楚的絕景，在色彩黯淡的水中反射。保祿先生用很殷勤的居停態度，引我到他給我在暗廊之尾預備下的那間臥房，並且請我原諒時間已經不早，他不能立刻將他的妻子給我介紹，就向我道了晚安分手了。

這間髹着白漆而張着波斯錦的臥房，有一種很純粹的十世紀的雅潔款式。火爐中的灰燼依然是熱的，這可以表示我的居停是用了怎樣的細心給我驅除房中的濕氣，爐口的擱几上，陳設了一座馬利安多尼皇后的半身磁像。兩隻安在一座黯淡而斑駁的衣鏡的白色框邊的銅鉤，在從前本是供女客們懸掛珠寶佩件用的，這時正好供我懸掛那隻小心開滿的表的需要；因爲我反對兌來麥修道院的人士的格言，我承認人類對於爲人生本身的時間，祇能在分而爲小時和分秒——就是和人生的短促期間相稱的段落——之時，做他的主宰。（註二）

我默念人生，祇因爲我們輕蔑地用我們癡想的希望將他度量，於是便以爲他是短促的。我們無論何人，都彷彿像寓言書中的老翁，在我們的建築物上有一隻要加置的翅膀。我想在未死之前，將聖佘爾曼卜雷修道院的修道士們的傳記編撰完畢。上帝分給我們每人的時間，彷彿是一塊由我們盡各人才力而刺繡的珍貴絲織品。我早將我各種語言學的著作的經緯展開了。我的思想這樣流動着，我一面用圍巾將我的腦袋纏好，可是時間的理想常使我思念到過去的時代，唉！克雷曼丁，在一點鐘之內，這是第二次思念您，我在未曾熄燭從蛙鼓聲中安睡之前，爲着您給您的後人祝福。（註三）

（註一）麥闌(Melun)爲法國塞因馬爾州(Seine-Marne)的首治，距巴黎四十基羅密達。

（註二）兌來麥(Thélème)修道院，爲十六世紀時的法國名人拉伯雷(F. Rabelais)所創立，被選入院的人士得享一種精神的生活並得免除社會上的一切義務，後世法語遂以兌來麥爲訓安富尊榮的處所的通用名詞。此詞本由希臘文 Thélein 變化而出，本訓「願意」，此修道院的唯一規則，就是「各行所願」。

（註三）寓言書中的老翁，指「司時之神」而言，詳見第一部第六則註一。

第二則

八月九日在呂桑司

在吃午飯的中間，我得了許多可以鑒定伽伯理夫人的議論的機會，伊向我說這別墅從前爲幽靈出沒之所，而那位脊樑上起了三疊的女鬼尤擾亂得利害。伊生前以毒人爲事，所以靈魂很感痛苦。我竟不知道伊何以竟分心於這件乳娘式的舊故事。我們在露臺上喝我們的咖啡，臺邊的那些小柱被一根生氣蓬勃的長春藤纏着，致和他們的石欄不能密合，而露出那些被困在生陶爾的野怪人物的懷抱內之台沙里婦人們的惶惑神情。(註一)

這別墅彷彿是一乘四輪貨車，每隻角上都建有一座尖塔，因爲歷次的修改致失去了本來的氣概。實在不過是一座頂廣闊而有價値的建築物能了。我從他經過三十二年的廢置之後，仍找不出重大的毀壞來。但是當我由伽伯理夫人的引導走到樓下的大客廳中時，卻瞧見地板都歪曲了，牆脚邊的木鑲條都朽敗了，間板也開裂了，壁間的油畫片卻變了黑色從框中向外捲起了。一枝將地板托起而從中鑽出的栗樹，在客廳中長着，向着並無玻璃的窗口展開他的枝葉。

我看着這種情形，一面推念到霍洛雷伽伯理先生的那個布置在附近的一間屋子中豐富的圖書室，當然也長久被棄在這種有妨害的影響之下，因此不免擔心。然而我觀察這枝客廳中的新栗樹時，我忍不住贊美自然現象的美滿生長力和那種使萌芽在生命中而發展着的不可抵抗之威權。反而言之，我想到我們，我們博學家對於維持和保存死了的東西所施的努力，都不過是一種勞而無功的努力。一切生活過的，是新生活的必需滋養料。那個用巴爾米爾各種古廟的石材，建築自身居住的小屋子的亞拉伯人，較之一切倫敦，巴黎，敏與各處博物館的保管人員，眞是格外達觀的合於哲學的。(註二)

—

(註一)生陶爾(Centaure)爲希臘台沙里(Thessolie)附近貝里昂(Pélion)和奧沙(Ossa)兩山之間的野蠻民族，後爲拉畢台司(Lapithes)民族所滅，均爲希臘神話中的故實。藝術家和詩人圖之以爲寓言中人首馬身之怪物。

(註二)巴爾末爾(Palmyre)爲亞洲土耳其境內古代繁盛都市，且在藝術有重大價値，於第三世紀爲羅馬人所毀。敏與(München)，德聯邦巴威國

(Bavière)的都城。

第三則

八月十一日在呂桑司

上帝應當被人稱贊！圖書室——在別墅東部——並不曾受着不可補救的損傷。除了那些成行的對開本大册子略被山鼠毀損以外，其餘一切的書籍都在用鐵欄杆護着的櫃中絲毫不動彈。我消磨了全日的光陰，給抄本書籍分類。日光從那些沒有簾幕的高大窗門中射入，我在翻閱書籍——有時很有些重要的——之時，聽見土蜂沉重地向玻璃撞擊，木材有時炸裂，那些被日光和溫度所醉的蠅子，鼓着翼在我頭上盤旋。他們嗡嗡的聲音，在午後三點鐘光景，竟使我從一本關於麥閑十八世紀歷史的很珍貴的參考書上抬起頭來。於是我專心注意這些小動物的同心圓形運動。我證明了溫度在一個蠅子雙翼上所旋的作用，比那在古書考證家的腦海中所施的完全不同，因爲我正感受一種潛心思索的困難，和一種我費了大力才行逃出的有趣的暝眩。報告晚餐的鈴聲，使我在工作中驚訝，我應當迅速整理我的服裝了，以便在伽伯理夫人跟前恭敬地會面。

這頓豐盛的晚餐，吃的時間很久。我本有一種或者超乎平庸的辨別酒類的能力。我的居停瞧見了我的技能，便很尊敬我，特爲我開了某一種最美的紅葡萄酒。我恭恭敬敬地領略這品高德美的酒，其中真有我讚賞不出的香氣和勁兒。這種可以燃燒的點滴，在我脈絡中流行着使我興奮。我在籠住樹影的夜色薄明中，伴着伽伯理夫人身邊坐下，欣然帶着活潑而富有的態度，向我這位聰穎的女居停，陳述我這樣一個欠缺想像的人所感到的甚可注意的印象。我陡然並不假借古書上的記載，向伊描摹夜色中溫和的沈寂風味，和這不僅用麵包美酒並且用理想感情和信仰來滋養我們的故鄉土地之美景，並且他——故鄉土地——將來在我們到了彷彿和孩子們因日長而疲倦的那樣的一天，還得將我們一齊收藏在他那慈愛的懷抱之內。

——先生，和藹的女居停向我說，請您看這些舊的尖塔，這些樹木，這幅蒼穹：自然，民間所流行的故事上和歌謠上的人物，都從這兒出來！您瞧那邊樹叢中的小徑罷，那個小紅帽子從那兒走到林中去採折榛子。這變幻而常被雲彩半遮的天上，有仙女

們的雲車往來；那個北方的塔，曾在他的尖頂之下，隱藏那老邁而將紡錠在林中刺擊睡林的公主的紡織女工。（註一）

當保祿先生從芬芳的雪茄香氣中，向我談及一件我所不知而由他向行政公所提出的關乎水道的訴願時，我依然在上文的妙語中神往。伽伯理夫人感受晚涼，在伊的圍巾之下顫抖着，遂只好和我們相離回轉臥房中去。可是我卻決定不歸我的臥房，要繼續審查那些抄本。雖然有那位勸我休息的保祿先生的反對，我卻依然走到我用舊式語言所稱「書樓」的屋子中去；於是我在油燈的光下着手工作。

在讀了十五六葉——這自然是由那些毫無智識而漫不經心的抄書人所抄錄的——之後，因為我那時很費了心力從中考求意義，我伸手插入我上衣的寬大口袋搜索我的鼻菸盒子，但是這種不期然而然的動作，這回卻費了我一點兒努力和疲倦；然而我畢竟將這銀的盒子打開了，從中取出一點在我這被欺的鼻子下面飛散到我汗衫的胸甲上而帶着香味的末兒。我那時確知我的鼻子表示了他的失望，因為他本是那樣表示真性情的。他幾次漏洩過我的潛伏的思潮，尤其那一次在古當司的公共圖書館中，當我在我同事布利武先生的長髯之前，發現安琪兒的聖母堂的志書的時候。

在那時，這是何等樂意的事！我的兩隻小而在眼鏡下變成黯淡的眼球，本來甚麼也不容人窺見。但是布利武先生只從我那和鍋底一般因喜悅因自得便行顫動的鼻子，卻以為我已有所得。他那時認明了我拿着的那本書，記明了我在離位時而放書的地位，跟着我的脚步將書取到手中，就偷偷掩掩地抄了下來立即將他出版，和我開一個大玩笑。但是，他以為可以欺我，然而卻自己大上其當。他的出版物發生了無數錯誤，我反得了個從中指出許多重大謬誤的滿意之事。

為着重新回到我剛纔所在的地位，我疑心有一個重大的睡睡罩住我的思想。我那時眼前有一本無論何人可以確定自身利益的法典，我可以說出其中的記載，是因一個被約翰艾思度爾威教士在十三世紀所買的養兔場而作的。但是我雖從中感着所有的要點，然而我卻不向這樣一本參考書所高傲地要求的注意而分心。不過我那時的視線，卻轉而注視到那張表示和博聞強記毫無關係的對象的桌子之旁。這桌旁祇有一本用豬

皮裝釘而綴着扁的銅扣和厚的皮脊的笨重德國書。這是一種僅由那些用作裝飾的木版圖書已成可注意的編纂物的大册子，以魯崙堡的編年史的名稱著名於世。這微開的書的書脊向上豎立着。(註二)

當我的目光，被一種那樣非常而使一個像我這樣欠缺想像的人應當自行活潑潑地感受的現象擒住之時，我竟不能說我的目光有多久就無故和這個對開本的大册子聯絡上了。

我陡然看見一個不知何所自來而坐在那書的脊上的短小的女子，伊一隻膝頭是豁起的，而那一隻腿子卻垂着，彷彿有倫敦的海地公園或者巴黎的布洛臬公園那些女騎士據鞍顧盼的姿勢。伊的身材短小得很，竟不能使伊那隻搖動的脚觸到桌面，衹有伊裙袍的長尾在桌面上蜿蜒地拖着。伊的面目和軀幹是一個妙年的女郎。伊胸部的發展和伊身段的精圓，卽令我這樣一個博學老翁也看的淸楚而毫無疑惑。我並且自命毫無錯誤，敢於再說伊是很美麗而自負的，因為我的肖像學的知識，從一個長久的期間使我慣於辨別一個標格的淸高和一個面目的個性。這個突然坐在魯崙堡的編年史的書脊上的女客的丰儀，表現着一種名貴而旁若無人的態度。伊彷彿像一個女王，但卻是女王中之一個岸然自負的；我只從伊的顧盼的姿勢看來，就斷定了伊在某處地方帶着多少的心裁行使一種大的權力。伊的櫻唇，彷彿是高傲而嘲弄一切的，伊那兩隻蔚藍色的眼球，在新月一般的黑色睫毛之下帶着閃灼不定的神情笑着。我從前聽見說過，黑色的睫毛和金黃色的頭髮最為相稱，而這女客的頭髮恰巧是金黃色的。總而言之，伊給我的印象，是偉大的印象。

說到有一個和酒瓶一般兒高矮可以隱遁在我衣袋中的那樣一個人，這未免是件奇異的事，雖然我們不能冒昧的將伊擱在衣袋中，然而從這理想也可以揣度伊的身材了。但是在這位坐在書脊的女客的身材比例中，有一種那樣挺拔的俏皮和那樣莊嚴的勻稱，伊保守着一種從容而名貴的姿勢，使我覺得伊並非矮小。雖然我那個墨水池，在伊看來是一個可以使伊那雙鑲金的粉紅絲襪一直全體染黑的深池，然而伊卻帶着一種嘲笑式的注意看着他，彷彿伊從中可以預先誦讀一切由我的鵝毛筆尖上所寫出的字眼，伊是偉大的，而在玩視之下，又能表示

莊嚴，我可向各位說。

伊一套和面貌相稱的服裝，一件金縷銀縧相間的薄呢裙袍，一件用淡紅絲絨做面子而用藍地白章的柳條花緞做裏子的外套，異常華美。髮髻是一種分成兩隻角形的亭寧式的高髻，被一個鑲着無數珍珠的壓髮圓梳輝映的和新月一般明亮。伊那白而纖細的手，拿着一根小棒，這小棒在一種格式上引起我的注意——這格式竟和古物學的研究使我帶着幾分辨認歷史上或傳聞中的重要人物的冠裳劍佩的把握一般有效。這種知識在這機會中是很有用的。我便審察這小棒，於是認明這是從榛樹的小枝上翦下來的。這是一根仙女的小棒，我自言自語；所以結果這位拿小棒的女客就是仙女。

眞是可喜的事，我認識了這位我所欲交談者，於是我搜集我的理想，預備向伊發表一種恭敬的頌揚。道地說來，我那時應當感受一番滿意，用博學家的態度向伊談論伊的同類者——無論盎格魯薩克遜或者拉丁族的西方人種——的任務。在我思想之中，這樣一種談論，就是向這位竟肯違反伊的同類者的素來習慣——因爲伊們素來祇在天眞爛縵的孩子們之前和不

識不知的鄉愚們之前露面——而向一個露面在博學老翁之前的女客致謝的巧妙方法。

一個人並不爲着成仙女而減少婦女的常態，我獨自這樣思量，並且因爲來伽米葉夫人——我聽見安培爾先生也這樣說過——竟將那由伊的容儀對於洗刷煙囱的小孩子們所生的印象當作一件事，那末這位坐在魯崙堡的編年史書脊上而遇非人間的女客，倘若聽見一個博學老翁用博學家的派頭拿伊當作一枚古的紀念牌子，一方古的印信，一個古的帶鉤或者一枚古的牙籌看待，一定是很歡喜的。但是這種費了我的羞怯態度的動作，在我瞧見那位在書脊坐着的女客將許多從伊身邊錢袋中取出而擱在牙間磕碎的那種我向未見過那樣小的榛子的果殼向我鼻頭擲來時，我覺沒有實踐的辦法了，可是伊伊卻從容地用小孩子吃乳一般的態度咀嚼榛仁。(註三)

在這樣一個光景之中，我便依據科學的尊嚴所命令的決定我的舉止，我那時緘默無言。但是榛殼卻使我感受一種難忍的奇癢，我祇得舉手摸着我的鼻子，於是我在異常驚駭之中，證實了我的眼鏡竟架在我鼻頭的盡端，並且我的眼光並非穿過玻

璃，係從玻璃上跨過直接地射在那女客的身上，不可解的怪事因為我這雙被舊書損壞的眼球，倘若沒有這兩片架在鼻梁上的玻璃，恐怕一個盛飲料水的大玻璃瓶也看不見。

我這個由體積，形式和顏色三件原由而感可以注意的鼻子，竟引起仙女的注意，因為伊將我那根插在墨水池上的鵝毛筆舉了起來，而將筆桿上的羽毛在我的鼻子上點畫。我在酬酢場中，本得過機會容納過靑年女子們所貢獻的善意的戲弄，伊們邀請我加入伊們的游戲團體，伊們隔着椅子的靠背以面就我請吻，或者請我吹熄一枝由伊們陡然移在我呼吸力可及的距離以外的燭。但是到這地步為止，卻沒有一個異性的人開這樣一種家庭式的玩笑，拿我自己鵝毛筆桿的羽毛搔我的鼻子。我幸而記起我先祖父的一句格言，他老人家慣常說是女客所為都不在禁止之列，凡從伊們方面來的事物總是寵遇和優待。我所以也和受了寵遇和優待一般得着榛子的果殼和筆桿的羽毛了，於是我微笑着。然而還多着呀！我使發言了：

——夫人，我恭敬地說，您承認由您的賜步的榮耀，不是對於一個孩童一個粗鄙的人而施，而是對於一個認識您者而施的；他呢，卻知道您從前在馬槽中擾亂馬羣，您從前在大桶中喝牛乳，您從前將沙石拋擲在搔爬老祖宗的衣領之內，您從前刺戟過謙謙君子的鼻孔，概括而言，您從前在這住宅之中，擱下一些混亂和歡樂。您並且可以自誇曾於夜晚在樹林之中，對於晚歸的伴侶使他們異常地驚駭過。但是我想至少從這三百年以來您早就消滅了。夫人，在這個有鐵路和電線的時代，難道有人能看見您嗎？我的看門的老婆子在伊的少年時代做過乳娘，伊現在已經不知道您的歷史，即如我鄰家的那個正用保姆服侍的小孩子，也說是您並不存在。

——您說甚麼呢？伊用着鏗鏘的聲說，一面用刷溜的身段顯出女騎士的態度，一面將書脊當作一個有翼的妖馬一般鞭撻着。

——我不知道，我揉着雙眼一面向伊說。

這個帶着一種深刻地科學的懷疑主義的答覆，使我這個對談的女客受了最難堪的觀感。

——西威司特波納爾先生，伊向我說，您祇算是一個村學究。以前我時常有點兒疑惑。世上最幼稚而衣裳不整便在地上跑

着的孩子們對於我，都比您的通儒院或者您的國家學會的藏眼鏡的先生們認識的清楚一些。「知道」本是虛無，「想像」才算萬有，世上祗有我們所想像的是存在的。我是想像上的。我以爲這就是存在！有人夢見我並且我也出現！「萬有」不過是夢，而因爲無一人夢見您，西威司特波納爾，您就是不存在的了。我使宇宙變成有趣味的；我四處都有存在的地位，或者在明月的一道光線上，或者在潛伏的一層波動中，或者在微吟而臨風搖擺的枝葉中，或者在淸晨從草叢中的空隙上升的曉霧中，四面八方！……有人看見我，有人愛我。有人在我那些使枯葉歌唱的脚步的跡中驚疑歎息。我使孩子們微笑，我向乳娘們供給思想。我鞠躬在搖牀邊戲弄或者安慰那些孩子，而您卻不信服我存在！西威司特波納爾，您是在衣裳之外另外罩了一張愚蠢的驢皮。

伊緘默了；憤氣使伊那纖巧的鼻子怒張，雖然我很不自在，但我却能欣賞這位小人物的英雄式的憤氣。伊拿着我的鵝毛筆彷彿當作池塘中的一枝船槳一般在墨水池中攪着，隨後便將筆頭向前朝着我的面門擲來。

我拂拭我這副被墨水沾濕的面孔。伊早已隱滅了。我的燈早已熄了；一道月光從窗上的玻璃穿過照在魯崙堡的編年史上。一陣我未曾知道而早已徐來的淸風，將鵝毛筆紙張和粘貼用的圓紙塊都吹跑了。我的桌子幾乎全體被墨水點汚了。原來我以前在暴風烈雨大作之時，任窗門半開半掩的開着。這是何等的大意！

（註一）小紅帽子(Le petit Chaperon rouge)和睡林的公主(Le Belle au bois darmant) 均爲法國最流行的童話。

（註二）魯崙堡(Nuronberg)德聯邦巴威國的大都會。

（註三）來伽米葉夫人(Madoime Récamier, 1777–1849) 法國貴婦人，以聰慧美麗著名於世。安培爾(J.–J. Ampere, 1800–1864)法國大文學家大歷史學家，卽大電學家安培爾之父。

第四則

八月十二日在呂桑司

因爲我和我的保姆曾經約好，所以便寫信給伊說我是安事的。但是我卻將我夜間在圖書中開窗假寐所得的感冒在伊跟前瞞住，因爲這個好心腸的老婆子，斷不會將議院對於君主的諫言，對我輕輕放過。『在您的年紀，先生，還是這樣不講理性的！』

伊一定要向我這樣說。伊的腦筋是簡單的，以為理性是和年齡一般俱進。然而我對於這種規律，卻是一個例外。

我既沒有同一的理由，將我意外的事瞞住伽伯理夫人，於是便將我的夢從頭至尾向伊述了一遍。我所述的，和這日記中所記的一般，也和我在睡熟時所得的一般。我不知道那種揑造故事的藝術。然而當我說着和寫着時，在這兒那兒增加一些並非固有的環境和論調，這自然不是為着變更真象，而由於一種想將那些埋沒在黑暗和混雜之中的事，使之歸於明顯和秩序之中的慾望而然，並且這也許是由於我小時所得的希臘文人的比喻描寫法的意味。

伽伯理夫人毫不厭煩地聽我述着。

——您的幻象，伊向我說，是意趣橫生的，並且也要有思想的才能得着這樣的一個。

——那末，就是說當我睡熟了的時候也是有思想的。

——當您做夢的時候，伊說；並且您時常做夢！

我很知道伽伯理夫人這樣說來，無非是抱着一個使我喜悅的理想，但是這種思索很值得我全個的感激，並且這就是在一種致謝和愉快記憶的意思之中，我將伊記載在這本我讀到除死方休而除我以外誰也不能窺見的日記上。

我使用了隨着而來的光陰，結束呂桑司的圖書室的抄本的清理事件。幾句從保祿伽伯理先生所說出的知己之談話，向我引起一種很難受的驚訝，使我將我的工作向以前着過手的路道以外的另一條路上進行。我從他那一方面，知道霍洛雷伽伯理先生的財產，自從多時就沒有好好受過經理，而其中大部分，被一個由他向我瞞住姓名的銀行家的破產所消耗，所以這位前任法蘭西參議院議員對於承繼人所遺的產業，祗剩着一些抵押了的財產和無法收回的債權。

已經和他那些共同承繼人商量妥協的保祿先生，決計把這圖書室售賣，於是我不得不尋一個使這買賣得到一個極容易實現的方法。像我這樣一個對於生意經和交易很外行的人，決計向我朋友中一個做書生意的去請教。我寫信請他到呂桑司來找我，我在等候他駕到之時，我祗拿着我的手杖和我的帽子出門去訪問本教區中的那些教堂，在其中的好幾個教堂之中，我知道有許多謄寫尚未合格的喪儀的布告。

我便離開我的東道主，用朝山者的派頭起程了。鎮日探索教堂和公共墓地，拜訪神甫們和村中的會計師，在客店和那些負販者買賣牲畜者一同晚餐，在那些用拉芳德草薰洗的被覆中睡覺，我在整個星期之中飽嘗一種思念古人而一面瞧着今人結束他們的日行工作所生的寧靜深遠的娛樂。至於和我尋覓的目的有關係的事，我只得了一些向我引起一種平淡無味的娛樂之發明，然而由此也覺有益衛生，所以毫不疲倦。我抄錄了幾通有興趣的墓銘，我在這個小的寶庫增加了幾件由那善意的神甫所欣然給我指引的鄉下庖廚式的進益。(註一)

我這樣滿載而回到呂桑司，我帶着一個還鄉的小富翁的心滿意足的態度在正面的天井中穿過。這就是我東道主的殷勤所生的效用，並且我在他們的門前所重感的印象，較之各種推論，尤格外能彀印證他們款待的周詳。

我一逕走到樓下的大客廳中，竟不曾和一人相遇，那枝在廳中枝葉蓬勃的栗樹彷彿成了我的一個朋友。但是，隨後在火爐擱几上所看見的東西卻向我引起一種非常的驚駭，我便用雙手在鼻頭上端正了眼鏡，搜求我自己人生中的一種概念——

至少也應當是浮面上的——使我寧神一會，二三十種理想在我的思想中叢集，其中那一個理由最充足的便是我久已成了瘋子了。我覺得我所看見的東西斷不能存在，可是若不拿他當作存在的東西看待，卻又是辦不到的。那引起我的驚駭的物件，竟和我所說的一般早在一個嵌了鏡子的擱几上候着。

我在鏡中窺見自己，我可以說在我一生中曾經一度看見這個充滿了癡態的小像。但是我從理性上考求，卻證明我自身竟被一件使人發癡的物件所癡化了。

我帶着一種不能由反省而減少的驚訝去觀察那物件，他在一種完全不動的情狀中任我審查。這現象的堅定，竟排除了一切幻覺的理想。我算是避免了攪亂視官的神經衰弱的現象。這現象的原因，普通總是從消化器不良而生，而我卻受着一個很良好的消化器的供給，上帝，多謝！並且視官的幻象，總同着那些打擊幻覺使他感受一種恐懼的奇特而失常的環境而來。然而這時我卻尋不到一點和這層相類的事，並且我所看見的物件，雖然本來斷難存在，然而竟在自然中實狀的任何條件之中向我眼前露出了。我看清楚了這東西有短長厚薄寬窄的三種度

量和各種顏色，而且還映出影子。唉！倘若我將他考查！我的淚泉從眼中迸出了，我遂不得不將眼鏡的玻璃拂拭清潔。

末了，我居然明白，證明在我的眼前有個仙女，我前幾天晚上在圖書室夢見的仙女。這就是伊，這就是伊，我要告訴各位！伊依然有伊兒童式的女王儀態，伊的矯捷挺拔的丰姿，伊手中拿着一根榛樹的枝子；梳着分作兩隻角形的亨寧式的髮髻，穿着長尾而繞着伊的小脚的裙袍。同樣的面目，同樣的身材。這的確就是伊，並且爲着不至錯悞，伊竟在一本和魯崙堡的編年史相類的厚書的背上坐下。伊的端靜的態度使我的心穩住了一半兒，然而從實際上說來，我竟怕伊依然從口袋之中取出些榛子將果殼彈我。

當伽伯理夫人的聲音在我耳門之前發動時，我正手垂口呆地守候着。

——您考查您的仙女，波納爾先生，我的女居停向我說；好！您覺得像伊嗎？

這話說的很快；但是我聽着這話時，一面儘有時間辨別我的仙女是一個用着色的蠟所範的姿態嫣然的小偶像，這大概是由一隻經驗不深的手腕所製造的。這樣一種向着有線索可尋的解釋而受恢復的現象自然不再使我驚訝了。這個編年史上的仙女，怎樣並由誰而獲得物質的存在呢？這是我急於要知道的。

我轉身向着伽伯理夫人時，瞧見伊並不是單獨一人。一個身着黑衣的青年女子，靠在伊身旁站着。伊有一雙和法國西北方的天色一般可愛而帶着智慧和天眞爛熳的神情的眼球。伊那兩隻畧帶痘痕的胳膊之端，露出兩隻很活潑而略帶紅色的手，這紅的顏色和青年女子的手眞算相宜。伊穿着嗶嘰的裙袍，彷彿是一枝臨風的新樹；伊的大嘴，表示伊性格的至誠。我竟不能說出這孩子何以一見便使我這樣喜悅；伊並不美麗，但是伊面頰上的笑渦和伊那保存樸質的拙象的風格，有一種我所不知道的正直而良好的意味。

我的注視從小的偶像移到這少女的身上了，我看見這一位竟面紅了，並且，說句實在話，是很紅的。

——那末，那位慣於使我散心的女居停向我重新將這同一的問題問了我兩遍，這的確是那位從您留着半開的窗子走進

來看您的女客嗎？伊那時眞是不害羞的，但是您卻太不小心。總而言之，您認識伊嗎？

——就是伊，我說，並且正和我以前在圖書室看見伊在棹上一般，重新看見伊在這擱几之上。

——倘是這樣一回事，伽伯理夫人向我說，那末請您先用您自命缺乏想象而工於用活潑的顏色渲染您的夢境者的地位，擔負這種彼此貌似的責任罷，隨後再輪到這個強記而知道忠實地講述您的夢境的我，末了尤其要輪到這個在我的指點之下用蜂蠟範出這個您在目前所看見的小偶像的約翰妮小姐——尤其是伊。

伽伯理夫人說話之時一面牽住這青年女子的手，但是伊卻逃向花園中去了。

伽伯理夫人向伊叫喚。

——約翰妮！……一個人能彀淘氣到這個地步嗎！來罷，我應當說您幾句！

但是這卻一點效力也沒有，而這個受了恐嚇的女子卻逃到樹林中了。伽伯理夫人坐在這毀壞的廳中所留下的惟一的圍椅上，伊向我說：

——倘若我丈夫不曾談過約翰妮，我就很詫異了。我們很愛伊，這是一個很好的孩子。請您說句實在話罷，您究竟覺得這小偶像怎樣呢？

我說這是一個很現聰明和趣味的作品，但是作者缺少研究和實習；並且我眞因爲這由於幼稚的手指這樣在一個好好先生的隨意紀錄上所鋪張而那樣光彩地在一個嘮叨的老翁的夢想中所表現的事，大受感動。

——我這樣向您詢問意見，就是說約翰妮是一個可憐的孤女。您相信伊能彀由製造這樣一些小偶像賺點兒錢嗎？

——爲着這件事，是不行的！我說；然而這也沒有可以過於懊悔的事。這姑娘，依您說，是和藹而溫存的；我相信這一層，我由伊的面目相信這一層。藝術家的生活，有許多可以使勇敢的子弟從規則和限制中跳出的導誘。這個青年的被創造者是富於情愛的。請您給伊覓個人家罷。

——但是伊沒有陪嫁的匳貲，伽伯理夫人向我答覆。

隨後伊略略降低聲音又說：

——向您，波納爾先生，我甚麼都可以說。這孩子的父親是一個很有名的理財家。他曾經賺過多的錢。他很有冒險和創造的思想。這並不是一個不顧臉面的人；原來他在悞人之前早已自悞。並且也許這就是最大的智巧。我們曾經和他有過密切的關係。他對於我們全家的人，我的丈夫，我的伯父，我的堂房兄弟，異常般勤。他的失敗是來的很陡的。在這場奇禍之中，我伯父的財產——保祿早已向您說過——竟損失四分之三。我們却不曾多受損失，並且因爲我們並沒有子女！……他在他失敗不久之後便去世了，絕對的一點財產也不曾留下；這就是使我說他從前是個正直人的理由。您應當知道那個在各種報紙之中所稱道的姓名：羅艾爾亞歷桑德爾。他妻子是很和藹的；我相信伊從前是美秀的。伊當初有點過於炫耀。但是當伊丈夫失敗時，伊却肯盡力奮鬥。伊在伊丈夫死後的一年便也去世了，只將約翰妮孤苦伶仃地留在世上。伊毫不能將伊那份素稱尙屬豐富的私有財產救出。羅艾爾亞歷桑德爾夫人是一個姓阿理葉的女子，納維爾州的阿熙爾阿理葉的女兒。

——克雷曼丁的女兒！我高聲喊着。克雷曼丁死了，並且伊的女兒也死了！人類幾乎完全是由死亡組織而成，生活着的人，在生活過的人看來，眞不算是多的。這種比人類短促的記憶力還短促一些的人生，究竟是甚麼呢！

於是我又潛心這樣地祈禱：

——今天您在那兒呢，克雷曼丁，請您瞧這個在現在已經由年齡而冷卻的心田罷，但是其中的血液，以前卻爲您曾經沸騰過，並且請您說罷，這些血液，是否不爲您所遺留在世上的而重行活動。一切都流過去，因爲各位已經過去了，您和您的女兒；但是人生是不死的；這就是在這些不住地更新的現象中應當有情的理由。

「我以前對於我的書籍，彷彿和孩子們玩耍他們的玩具一樣。我的人生，現在在他的最後時間中得着一種感覺一種興趣一種存在的理性。我是爲人祖父者。克雷曼丁的外孫女兒是可憐的。我不願意一個另外的人供給伊和贈送伊的嫁貲。」

伽伯理夫人看見我垂淚，便從容地走開了。

（註一）拉芳德草（La lavande）爲一種脣形科的有香植物。庖廚式，卽瓊脣之意。

第五則

四月十六日在巴黎

聖德羅克托徽和聖佘爾曼卜雷修道院的各位開山的修道士，自從四十年來就早占住了我的腦海。但不知道我是否能在命駕和他們攜手之前，編撰他們的歷史。自從多時，我早已是老邁的了。去年某日，有一位通儒院的同事，在藝術橋上向我埋怨那使人老邁的煩惱。『這依然是，』聖伯伏向他答覆，『這依然是我們應當尋覓長壽的唯一方法。』我早使用了這方法，並且知道他所值的代價。所謂損害，並非過於經久，卻是瞧見圍繞本身者都散了去了。母親，妻子，朋友們，孩子們，自然界的現象帶着憂鬱的旁觀態度，製造而毀壞這些神聖的寶藏，於是末了我們祇算是愛慕過擁抱過這些影子！但是這事情依然是那樣溫存的！倘若偶然被創造者和影子一般鑽入一個人的人生中，就是當我少年時代——這時視爲不可信的事——所愛慕的青年女子。然而這個影子的迴憶，到今日依然是我人生中一件最好的實狀。

一個藏在羅馬避難的地洞中的基督教徒的遺骸，佩帶了一套我費了時候才行了解的可怕的意義的詛咒。其中說道：『倘若一個反對宗教的人侵犯了這個墳地，他就應當等到他一家人死盡之後才死！』我用考古家的資格，開發過許多坟墓，翻動過許多屍骨的遺灰，去尋覓衣料的破片，金類的裝飾品和那些混雜在殘骸中的寶石。我本從博學家的一種好奇心而做了這些舉動，然而尊敬之心和憐惜之心卻一點兒也沒有丟開。這種由使徒們的及門弟子在一個殉教者的坟墓中所刻劃的詛咒，能永遠不達到我跟前嗎？但是這詛咒又怎樣來打擊我呢？既然儘有許多的人在這地球之上，我不應當以隨着我的親友們而死爲懼，因爲一個人永遠有可以愛慕者在。

唉！可憐！愛的力量，也和人類的旁的力量一般，隨着年齡一同衰弱了，一同喪失了。世間的現象證明這件事，因此使我恐懼。究竟我是確知不曾嘗過這大的損害嗎？倘若沒有一個使我返老還童的好遇合，我也許早已切實地嘗試過這損害了。詩人們談論約文斯的泉水，說過這泉水是存在的，這泉水在我們步履之下的地中伏流。然而我們卻不加領略而匆匆過去！（註一）

自從我尋到了克雷曼丁的外孫女兒之後，我這早無用處的人生，重新得到一種感覺和一種存在的理由。

今天，我在日光中負暄；我在盧森堡公園的草地上的芮瓦爾后瑪蓋麗德的銅像之下負暄。這是一個春季的日光，和新醅一般使人血液加增循環的速率。我坐着獨自出神。我的思想和啤酒瓶口的白沫一般從我腦中湧出。這些思想都是飄忽的，他們的爆發現狀很使我開心。我走入夢境，我以爲這事對於一個發表了三十二本古書，而給博學家的雜誌襄助二十六年的職務的老頭兒，是大衆所許可的。我對於我曾經盡力所做的事和我曾經充分使用過自然的現象所給我的平庸之才，很覺滿意。我的努力不算是完全的徒勞了，並且在我的謙虛的地位，我早已輔助過那種使這不安定的世紀生光的歷史工作的復興事業。在十來個給法蘭西披露他的許多古代文學的博聞强記者之中，我一定算得一個。我的賓西詩集的發表，創造了一個明確的方法使世人注意。這本是因爲老年的嚴格沉寂之中，我自行獎勵這一個值得獎勵的獎品，而那位窺見我的靈魂的上帝，知道驕傲心或虛榮心都不在我心中存在。（註二）

但是我現在覺得困乏了，我眼眩，手顫，從荷馬集中所描寫的那些老翁，窺見我自己的小影。他們的衰弱，使他們離開了戰場，祇一齊坐在雉堞之上，像藏在枝葉中的秋蟬一般高聲呼喚。

當三個少年人鬧轟轟地坐在我鄰近的坐位時，我的思潮正這樣地起伏。我不知道他們中的每一個，是否和拉豐登寓言中的猴子一般趁着三隻船而來，但是合三人的全體却占了二十二把椅子。我欣然觀察他們，然而不是因爲他們有些很異樣的情形，却因爲我從他們身上尋着了那自然屬於青年時代的勇敢而發揚的氣概。他們是幾個大學校的學生。我之所以窺見這層，也許小部分由於他們手中所拿着的書，而大部分由於他們像貌的個性。因爲凡給精神界的事物而分心者，早就從一個我所不知而他們所共有的「甚麽」自行分別了。我最愛青年子弟，這幾個很能悅我，雖然他們有那些挑撥而村野並且使我清晰地迴憶我學生時代的那些姿勢。然而他們並不像我們從前蓄着那種拖到緊身絨衣上的長髮，他們也不像我們從前一般兒帶着一個枯髏散步，他們也不像我們從前一般口中喊着：「地獄和詛咒！」他們衣裳整潔，無論服飾和語言都不帶一點中古

時代的色彩。我應當再說一聲他們對於在草地上經過的婦女們都很注意他們使用一些很活潑的論調從中評論幾人。但是他們對於這問題的考慮卻還不至於使我非離開這坐位不可。總而言之，青年時代而是潛心向學的，我也承認他享受一些快樂。(註三)

其中有一個，說了一個我所不知道的諧謔：

——這是甚麼呢？那三人中的身材頂矮而頭髮最黑的一個用，略爲帶着南方土語的口音說，考究活的物質，是應當歸我們這些生理學者。至於您，蓋禮司，您是一個和您一切同學的考古學家一般，祇在過去時代中生活，請您注意這些石頭女像罷，伊們都是您各位的近代人物。

於是他用指頭將那些在草地的樹下繞成半圓形而竪立的法蘭西古代女像，指給他看。這種在本身毫無意義的諧謔，使我至少也知道那個名叫蓋禮司的，是考古學校的一個生徒。這談論的下文又使我知道他那個金黃的髮灰白的面沉靜而善於刺諷的同校學生，名叫布爾乜。蓋禮司和這個未來的醫學博士——我希望他有一天能成這種地位——帶着許多空想和興致同時發了一些議論。在一遞升到最高的推考以後，他們全在字眼兒上鈎心鬬角，議論這些由思想家所造成的特別笑柄；我就是想說一些異常的笑柄。我不必再說他們一直到那些最怪異的無稽之言才行止住。好，很好！我不愛那些偏於理性的少年人。

那位醫科學生，在瞧見布爾乜手中書籍的標題之後便向他說：

——唉！你讀米奢雷的著作，你！(註四)

——是的，布爾乜莊重地答覆，我愛小說。

那位用自己的刷溜的身材，高傲的態度和斬截的語言去制服他倆的蓋禮司，將書接到手中，翻了幾葉便說：

——這是米奢雷的最新風格的著作，米奢雷的頂好的著作。其中幾乎沒有敍述！祇有些憤怒，瞑眩，不屑宣布原因的癲痫。小孩子的呼號，胖婦人的嫉妬！歎息之聲，而沒有一個整的語句！這是驚人的事！

於是他將這書還給他的朋友。這種胡鬧是有趣的，我心中想着，而這種胡鬧，並不那樣缺乏他的那種在空中飄浮的意義。因

爲在我們這位享盛名的米奢雷的近日著述之中，不僅有一點不安的情形，並且我可以說是有那有繼續性的顫動。

但是那個南方口音的學生，說歷史是一種全可以不必注意的修詞的練習。依他的意見，那唯一而眞實的歷史就是人的自然史。當米奢雷談到魯意十四的瘻瘡時，確然在這條軌道上，但是立刻他又跌到舊的轍迹中了。

這位青年生理學家在發表這段明確的思想以後，便走開和一羣在前面經過的朋友相聯絡了。而這兩位不甚在這所和他們學校相距過遠的公園中時常露面的考古學生，卻仍然並肩歇着，開始談論他們的學問。蓋禮司已經將學校的第三年功課結束了，這時正預備一件由他帶着壯年感與從中表示題旨的論文。從實際上說來，這題旨在我以爲是好的，而和我新近以爲應當親身研究的那一部分一樣高尚。這就是「哥爾時代的脩道院論。」這個青年的博學家——我和推測一般給他這個稱號——預備將董奈爾曼在一六九〇年前後爲着那一部將付印刷而因爲不可預料不可避免之不可救藥的障礙以致停止印刷的著作所雕刻的一切木版圖畫，加以解釋：董奈爾曼至少在臨死時，早將他的手寫本完全無缺而有條不紊地留在世上。唉我個人的，將來我果能照樣做嗎？但這並不是現在的問題。蓋禮司先生，以我可以了解之點想來，蓋禮司先生正提議對於每一個被董奈爾曼的精美雕刻所表現的修道院犧牲一個考古學的註解。

他的朋友，詢問他是否熟悉一切和這題目相關的抄寫和印刷的參考書。於是我便側耳恭聽。他們始則談論原始的來由，雖然有不記次數和變態的詼諧，然而我承認他們對於這題目很有一個充分的研究方法。隨後他們便移到近代的評論的工作了。

——你讀過了，布爾也說，古拉約的註解嗎？

『好！』我自言自語。

——讀過了，蓋禮司答覆；這是一個結實的工作。

——你讀過了，布爾也說，達米西拉羅格在歷史問題雜誌中的論文嗎？

『好！』我第二次自言自語。

——讀過了，蓋禮司說，並且我在其中竟到了許多重要的指

導。

——你讀過了，布爾乜說，西威司特波納爾所著的本篤會修道院在一六〇〇年的圖表嗎？

「好！」我第三次自言自語。

——我的上帝沒有讀過，蓋禮司說。並且我不知道我將來是否讀他。西威司特波納爾是一個混蛋。

我回頭一看，瞧見日光已經離開了我所坐的地方。天氣頗涼，我自問冒着寒氣靜聽這兩個少年狂士的無禮之言，眞未免可笑。

『丫丫』！！我立起來自言自語，這多言的小鳥應當做他的論文，堅持這論文。他爲着表現他的年少無知的狂態，將來會碰到我的同事季奢拉或者他學校中的一個教授。我這時乾脆的喊他做頑童，一面想到——現在我還想着——他議論米奢雷的話，是不堪的，是越過界限的。如此品評一個多才多藝的老著作家！眞是可惡的事！

（註一）約文斯（Jouvence）爲神話中的泉水，謂入此泉而沐浴者，可以返老還童。

（註二）芮瓦爾后瑪蓋麗德（Marguerite de Navarre, 1492–1549）爲法王佛朗瑣一世之妹，芮瓦爾王亨利阿伯來之后，以提倡文藝見稱。盧森堡公園（Jardin de Luxembourg）爲巴黎著名公園之一。

（註三）拉豐登（La Fontaine, 1621–1695）法國大詩人，以其寓言詩著名於世。

（註四）米奢雷（J. Michet, 1798–1874）法國著名的歷史家，其思想極其高尙。

第六則

四月十七日

——兌來司，請您將我的新帽子，我那套頂好的方襟大禮服和我那根銀頭的手杖給我罷。

但是兌來司是和裝煤的口袋一般的聾，和司法制度一般的慢。年齡自然是其中的理由。最壞的事，就是伊自以爲有敏捷的聽官和強健的脚步；並且伊對於伊六十年來的正直僕從的職務很傲然自得，常用伊最周密的專制手段伺候伊的老東家。

我向您說過甚麼呢？……瞧伊罷，伊恐怕我將銀頭手杖遺失，於是不肯拿來給我。本來我時常將我的雨傘和我的手杖丟在

街車或書店之內。但是今天我要拿這柄在銀頭上雕着槍矛而攻風磨的吉訶德和張臂向天徒然哀求中止的山差班這二人的肖像的藤杖，本有一種充足的理由因爲這手杖是我從我舅父維克多爾少校方面所得的唯一的遺產，他在生前和吉訶德相似之點，遠較和山差班相似之點爲多，並且他自然也愛旁人所懼的打擊。（註一）

三十年來，我遇着可紀念的或者莊嚴的跑腿的事情，總拿着這手杖走，而這貴族和這騎士的兩個肖像常能感動我，指教我。我自以爲聽見他們的議論。吉訶德向我說道：

——『你應當極力向着大的事業思念，應當知道思念是世上唯一的事實。你應得將自然的現象提到和你一般兒高，把全個兒宇宙看作不過是你英雄式的靈魂的餘榮。你爲榮譽而戰罷；這是對於一個男子的唯一尊貴的事，倘若你有時覺受了傷，你便應當任憑你的血液和慈愛的甘露一般布散，你還應當微笑。』

但山差班在輪到他時又向我說：

——『你應當靜聽天命，我的夥計。您對於在你背囊中陰乾的麵包，應當比對於那種在貴族廚中燒烤的鷓鴣格外珍惜。服從您的主人，無論他是智慧的或者愚蠢的；對於充滿了無益事情的頭腦，不用去自惹麻煩。留心吃虧罷：這是不量力，這是自尋煩惱。』

但是這位不可比擬的貴族和他那無雙的騎士，都在這手杖的頭上顯出肖像，實際上就是他們都在我的良心之中。我們在我們各人的心上，都有一個我們信服的吉訶德和一個山差班；並且即令山差班使我們服從，我們還是應當讚美吉訶德……但是我們休息這無益的議論罷！並且趕緊去爲着一件在人生的通常境界中的事情去看伽伯理夫人罷。

（未完）

（註一）風磨爲歐洲舊式一種研麥的工具，張布作帆四片與直軸相聯，軸由屋頂穿入與磨相連，帆迎風而動，於是軸轉而磨旋。吉訶德（Don Quichotte）和山差班（Sancho Pança）均爲西班牙文學家西萬提司所著吉訶德先生（Don Quichotte）——林琴南譯作魔俠傳——一書中之重要人物。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敎育雜誌

十八卷七號要目

「兒童心理專號上」

- 兒童心理學概論　杜佐周
- 本能與兒童心理學　高卓
- 未達學齡的兒童之研究　陳鶴琴
- 兒童智愚之研究　汪德全
- 由外貌觀察兒童之智能　張耀翔
- 兒童的被暗示性　陳大齊
- 關於書法科學習心理之一斑　俞子夷
- 天才心理　趙演
- 低能兒之心理與教育(上)　甘豫源
- 兒童智慧發展的公式　陸志韋
- 努力數(F)之研究　薛鴻志
- 教育漫畫(四幅)　豐子愷
- 插圖(八幅)
- 教育界消息(四則)

定價　月出一册一角　半年六册六角　全年一元二角

郵費　每册二分

敎(七)

學生雜誌

十三卷七號要目

- 中學畢業後的謀生問題(社評)　賢江
- 中學生活動的種類　健夫
- 社會化與化社會(論壇)　周之德
- 改造的出發點(論壇)　奇品
- 我的理想生活(論壇)　張鼐鐘
- 新青年之錯覺(論壇)　孫百急
- 論讀書法(三)　楊賢江
- 生物學界的愛恩斯坦　皆平
- 搜詩解決宇宙的總鑰　佩斯
- 別的宇宙　顧均正
- 初等幾何學作圖探討法　吳在淵
- 無線電守門者　于樹樟
- 爲什麼地球是磁石　于樹樟
- 墨子的生計學說　吳熙
- 工作之後　梁一柱
- 青年文壇(十三篇)　小萍等

定價　每月一册一角　半年六册六角　全年一元二角

郵費　每册二分

學(七)

婦女雜誌

十二卷七號要目

『愛之專號』

◎篇目繁多不及備載摘記其要略於下

愛與人生

人類的愛情：母　父子　夫婦　兄弟姊妹　朋友

對於物的愛

愛的：歷史　要素　神話　問題　雜說　詩歌　小說

文　字……六十餘篇

補白小品……三十餘件

綴　圖……八十餘幅

插附名人關於愛的圖畫及彫刻的彩圖共九幅皆有詳細的解釋

定價　專號零售三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郵費　每册二分

婦(七)

小說月報

十七卷六號要目

- 羅曼羅蘭傳略　馬宗融
- 音樂方面的羅曼羅蘭　張若谷
- 彼得與露西(上)　李劼人譯
- 牝狗與她同伴　張若谷
- 羅曼羅蘭著作目錄
- 華工的信　李金髮
- 復讎者　趙景深
- 約諾與孔雀　張若谷
- 醫生　羅黑芷
- 歸來的兒子　曲秋
- 拉風歹納的寓言　張若谷
- 在伊爾蒂希河岸上　寥南
- 師弟　許志行
- 詩選(九)　朱湘
- 文學大綱　鄭振鐸
- 世界童話名著介紹　顧均正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月出一册角半　半年六册九角　全年一元八角

郵費　每册二分

小(六)



愛慾

武者小路實篤著

章克標譯

第三幕

一 英次的房。英次在作畫。千代子在看小說，忽然發聲哭泣。

英次　蠢才！那有看看小說這樣大哭大叫的東西！

千代子　但是眞悲慘呀！

英次　聯想到了自己的身上罷。

千代子　不錯，正是想到自己身上。

英次　所以說，不要去看什麼小說呀。

千代子　可是倘使不看小說，便要更加孤寂了。

英次　做做工作就好了。

千代子　不是女傭也不雇的做着工麼？況且卽使再多操作，也不見得會變出金錢來，也不見得將來會有幸福，做什麼工呢！

英次　說是你不能生孩子的，眞麼？

千代子　醫生這樣說了。說子宮有些什麼了。我想，不生什麼孩子到是幸福的。

英次　爲什麼？

千代子　要是再生了孩子，我這身體更不能久長了。

英次　你不是正想望着死麼？

千代子　你是想我死了纔好罷。

英次　與其從我手裏逃脫去，還是……

千代子　我也想倘使一生一世繼續這一種生活，還是死的好。

英次　這回我的畫，想總可賣脫二三百塊錢一張。

千代子　就是十個銅子賣一張的時候也不會來。我已經看透了。怎麼說，我都不相信。

英次　呵，你看着好了。

千代子　而且無論怎樣富了，這一種的生活我是討厭的。

英次　那麼，你說怎麼辦呢？

千代子　要去的地方也不能去。

英次　因爲你要做不能使人相信的事體。

千代子　我只看看你的頭面影子已經覺得就要作嘔了。

英次　到底說出眞話來了！

千代子　已經是不怕你什麼了。我寧可死的好。像這樣好的天氣，也不能到外邊，緊閉在這地方。

英次　你總想我早一天死了好呢！對不對？

千代子　對啊。我希望自由跑來跑去。你只要給我自由，我是一定回到你的地方來的。可是照你這樣子，用殺死殺死嚇我，剝奪了我的自由。那麼我的心底裏，自然也由不得我，要想有一天逃走，給你看看。

英次　隨你怎麼說罷。蛇所看中了的耗子，由他怎樣發哭，也逃不了的。

千代子　你眞是很心人。

英次　到底誰很心呢？

千代子　從前也許我不是。這回卻是你不對。是非常更加更加不好。我恨你極了。束縛人家也有一個分寸的。

英次　難道你當做我是歡喜束縛你的？我心裏的苦況，你也應該知道罷。

千代子　因爲知道，所以忍耐到現在了。

英次　說是再也不能忍耐了麼？

千代子　我也是不能不求活的。

英次　就是殺了我，也要麼？

千代子　你是不會死的。就是殺了我，你也不會死的。你是不會有情死的。即使能夠殺了我，即使能笑着看我的死。

英次　也許是這樣的。因爲若是我現在死了，誰也不會相信我的工作，是會成功的。因爲我是想把我的作品傳到後世，要不爲有眼的人所誹笑的。

千代子　就是殺了我，你只要能畫畫就好了，你是這一種人。

英次　這是當然如此的。

千代子　怎麽是當然呢！我恨透了！

英次　哭啊！趁心趁意地哭罷。誰也不給你同情。

千代子　也不想要受你的同情。我不想你是我的丈夫。你是暴君，兇惡的暴君！

英次　是小說上寫着這些話罷。

千代子　什麽小說！我出去了！

英次　有出去的膽量，去罷。

千代子　自然出去的！

英次　再說一遍看！

千代子　要幾遍就幾遍。出去，出去！

英次　說得好！

（英次正要撲向千代子，小野寺登場。）

英次　來的正好。現在（苦笑）正在拌嘴。想着有什麽人來纔好。

小野寺　說夫妻勃谿，狗也不理。我是也不想理睬的。

英次　吓吓，好了，因爲太使人過不去了。

千代子　小野寺先生，請你聽聽看。他是從朝到晚看牢我，一點也不給我自由。你想他有這樣做的權利麽？把他家小的生活的歡樂，全部剝奪，以至使她到非自殺不止的境地，這一種事情。

英次　我是怎樣想使得你愉快，是你應該曉得的。就是你也知道罷。

小野寺　知道，知道。

英次　可是，她啊，她卻咀咒着我。而且說和我在一處，寧可是死的好。在做丈夫的，還有比這以上的侮辱麽？（哭泣）

千代子　就是我也不知怎樣想愛你。但是我沒有這能力。你的要求，是過於無理了。

英次　那麽，請出去罷！

千代子　出去就出去！

小野寺　太太，話不是這樣說的。

千代子　是他叫我出去哩。就是我也不願在這地方等死。

英次　我也總是堂堂的大丈夫。出去！

小野寺　你的話，也不是這樣說的。千代君沒有什麽可以去的地方，你也當然是曉得的。

英次　去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哩。已經有了去的地方，所以來和我挑戰的。

千代子　沒有這回事。就是我沒有去的地方，也不要緊。

英次　要是你沒有想去的地方，你會出去的麽？

千代子　要是你知道我有去的地方，你敢說出去的麽？（二人相視苦笑。）

小野寺　所以說夫妻勃谿，狗也不理的呀。好了好了！不知道是誰的不是，雙方

轉圜，讓步罷。

英次　誰讓步呢？

千代子　就是我也不讓步。

小野寺　哈哈！有趣有趣。再鬧鬧倒也好看。

英次　有這個意外的阻攔者闖了進來，那就算我讓步也罷。請煮一點茶罷。

千代子　是！

英次　前天夜裏買來的菊花，給你看看好麼？

小野寺　好。

二人退場

千代子　獨白　唉，再一點點就得逃了，卻又掛上了蜘蛛網。

（幕）

二　同室內。幾天後的下午，千代子正在打掃，英次進來。

千代子　怎麼樣？

英次　眞有很好的東西。近來雖則覺得做了畫人是少希望的，可是看見好的東西，又想再沒像畫的那樣開心的高貴的事業了。像今天這樣看畫看的快活，我近來是沒有的。我想在中國眞是有優秀的畫家，就是日本也不能看輕的。像今天看見的雪舟畫的兩種，實在是不錯。雪舟有這樣好的畫，也是第一次看見。要是有錢，眞想買了。買了掛起來，也可以做工作的刺戟。要是哥哥在東京，一定勸他買了，在北海道，是沒有法子。畫家，他的眞價值，能夠全世界都曉得，後世的人也曉得，一點也不能容受虛僞，所以是爽氣的。畫和說話不同，不能說謊的，所以爽快。有什麼人來了沒有？

千代子　誰也沒有來。

英次　我想做一個堂堂的畫家。想畫山了。眞是長久不出門了，這次想旅行一趟。有多少錢賸着。

千代子　存着有三十塊錢的樣子。

英次　佩服佩服。不是預備逃走的用途麼？

千代子　這心事早已死了。逃了，沒有去的地方。

英次　這三十塊錢給我怎樣？

千代子　可以。

英次　那麼再開始久斷了的旅行，去畫畫山罷。

千代子　這是好的，對於你身體也好。

英次　看家呢，怎樣？

千代子　喚弟弟來罷。

英次　那也行，明日就走了。

千代子　這樣快麼。

英次　說，爲善欲速。我到小野寺那邊去去來。給他看看我的得意。使他快活快活。

千代子　小野寺君總開心的。我伴你一同到小野寺君那裏去，行不行？

英次　好，去罷。

千代子　是。

英次　我眞想抛開了不相干的心思，一心一意畫畫了。

千代子　你眞可以做一個堂堂的畫家。

英次　什麼大大的。……

千代子　（嬉態）可是我總覺得有這麼樣的樣子。

（二人退場）　（幕）

三　（同室。信一與千代子談着。）

信一　英次還不曾有什麼信來麼？

千代子　沒有。

信一　不知在做什麼事。

千代子　正在想着種種事情罷。想和我別離，也是有的。也許在一心一意做他的事情。

信一　那麼下一回再來。

千代子　不是還早麼？

信一　我和你只是二個人，在這屋子裏，我心裏發慌的。英次什麼時候回來，是不知道的。

千代子　放心罷。他實在是有了病。

信一　生了病麼？那麼，你也不去探望探望？

千代子　即使要去，也沒有錢。

信一　要錢，借給你。

千代子　實在我也是病人。且等到明後天。在你離開東京之前。

信一　那是不行啊。

千代子　這也是沒有法子。可是倘使你說無論怎樣要到他的地方去，那麼就是死我也去的。不過我就是活着歡悅總也該有一點的罷。我在他旁邊眞是已經厭極厭極了。也想這種念頭是不行的。可是愈想愛，愈加引起了嫌惡來。無論怎麼樣，已經是不能忍耐了。可是因爲沒有去的地方，只得看那種未必不敢下手的態度。這是你的弟兄，卻正和你相反，對我這樣一心執着着。我想也是應該感謝的。

信一　就是我，要是不愛着你，也不用這樣煩心了。這一回的巡迴演劇，眞交了好運。有接二連三來招請的。心裏放不下你，好容易抽出了六天的工夫回來，因爲仍舊還要到青森方面去，所以大

家都反對我的回來。我卻也不能聽他們的話。

千代子　我死了，你給我哭麼？

信一　我實在不願放你死。爲這一點，我什麼事情都做。

千代子　我時常想倘使能和你同死。你沒有想過這些事罷。

信一　我只想和你一同活的事情，死的事情是從不曾想過的。

千代子　我從來不曾想快快樂樂活着過。本來原是有的。從前曾見了你的時候。我再也沒有像那時一樣歡悅的了。那時之後，又發生種種的事件。

信一　我應該向你謝罪的事，很多呢！

千代子　沒有這回事，爲有了你，我纔跑到這裏，只也是因爲我不中用了！要顧慮你的家庭，名譽，和紅運，便裝做我所愛的是你的弟，這是我的不行。但是已過了的事情，是無法可想了。你就不算在內；我們的不幸，都是由虛僞的愛所生的結果。戲做壞了，眞的誰也不能怨誰。

信一　這一種話放開罷。但是我對於這房間，覺得不安心。

千代子　你眞膽小。因爲你的生活太舒服了。我是活着也沒有什麼味道，所以死也不怕，什麼也不怕。

信一　英次的病，大概沒有什麼要緊罷。

千代子　是，大約是不妨事的。我想二三天之內，病會痊可。信也寫去了，安心得很。曉得你突然回來了，我是怎樣快樂。恐怕你不知道罷。我只當一生一世永永不能再見你了。

信一　我們年紀總還輕呢！

千代子　可是我卻不想自己會長壽的。照現在的樣子，倘使他沒有我也能生活的時期再不來，我眞不大高興活着了。

信一　英次不是很好的人麼？

千代子　這一點就是我也曉得。可是看了你這個壞人，我連時刻都忘記了。但看了他的面孔姿態，身上會打顫的。在人，什麼是最晦氣，我想沒有比和蛇呀毛蟲呀同住在一室再討厭了。二三個月之前，我也不覺得是那樣討厭。這幾天，卻是眞是看了他的面孔連毫毛都直豎起來的。這並不是假話，雖則心中想是不應該的，可是凡是他做的一舉一動，他出口的一言一句，使我似病地感着不愉快，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我自己也不知道。

信一　這眞討厭了。倘使果然眞的，那就不能不分手。

千代子　我也這樣想，不過分手了怎麼好呢？

信一　分手以後的事情，不耽心也無妨罷。難的是分手的時候。

千代子　要是只是分手的事情，我想怎樣我也辦得了。

信一　弟弟要怎樣煩惱，這事情我就不能不想。我愛我的弟，我使弟受苦，再說這些話，心裏是不會好過的。

千代子　他卻是希冀你的死。

信一　當眞麼？

千代子　眞是他這樣說。三個人之中總得一個人死。第一就是希望着你的死。

信一　這也不是無理的。但是我卻也不能現在就死了。

千代子　他設想把我的屍身放在這箱子中，裝作這樣子來嚇你，認眞的這樣想，且也想要看你究竟怎樣的愛我。

信一　也總算是一種報仇罷。這戲他一定能演得好。因爲總有點令人駭怕地方。我也常常想，假使叫他在舞臺上演這一類的戲，一定比我做得更好。

千代子　我只想把他的事情完全忘卻。

信一　你瘦了。

千代子　也醜了。

信一　我眞想要使得你有福。

千代子　他也時常這樣說。

信一　你總是眞不能忘記我弟的了。

千代子　心裏是不願意想，反更加記起來了。我時常想他死了到好，可是愈加這樣想，他卻愈加壯健了。這樣心力強的人，是少見的。怎樣詛咒，怎樣詛咒了，還是要活轉來。那樣的人，常常覺得可怕。你有這樣的一個弟弟，眞是想不到的。

信一　不是有人來了麼？

千代子　是耗子的聲音罷。一點也沒有什麼可怕的。總不想到會有和你二個人說話的時候。我的孤淒，眞是連心底都凍結了的孤寂，好像是有些溶解起來了。人本來原可以是天天這樣快樂的，可是爲什麼不能不天天受種種的煩怨而去生活呢。

信一　沒有這些事。

千代子　我跌入九幽地獄底下，也願意，要是和你。這比和他同在極樂天國，不知要好多少了。

信一　不是說這些話的。

千代子　隨便到什麼時候，寬心坐在這

裏罷。我去買點酒來。

信一　今天要早些回去的。

千代子　請你不要這樣說。沒有法子，就是今夜一夜，我是想把生命洗濯洗濯的。

信一　眞是有些什麼聲音。

千代子　不要緊，是耗子。你爲什麼變成這樣的膽小。

信一　世界上我只怕弟弟，看了他的臉孔，靈魂就飛跑了。

千代子　我的靈魂是刻刻飛跑着。（笑）

信一　眞了不得！

千代子　帶着我同去旅行去罷。

信一　弟怎樣呢？

千代子　他是男子漢，他自己會活下去。

信一　可是在他生病的時候逃走也不好。

千代子　假使現在不逃，沒有逃的時候了。就是我也不是願意死的。假使現在不逃，我一定要被殺了。

信一　……

千代子　我是死了也好的麼？我怕死得要發狂一樣了。我死也不願意留在此地了。救救我！你救救我的命！不要看死不救！（哭倒在信一的膝上。）

信一　不要這樣哭罷。我也不能讓你死，假使你的決心強固，我也拚一拚了。就是弟弟也萬不至於因此而死罷。

千代子　謝謝，多謝。這一來我眞是回生了。那麼，我現在就預備起來，明天早上請你來會我。在這期間，讓我把事體料理清楚。

信一　知道了，那麼今天我就回去了。

千代子　那麼明天早上九點模樣，請你一定來。

信一　是，曉得，明天再見。

千代子　我眞快樂極了。今天晚上我一定睡不去的，那麼明天再會。

信一　那麼，再會。

千代子　那麼讓我送你一程。

（二人退場。英次登場，坐在中國箱子上，發慘笑，千代子匆匆登場，初時不覺得，忽然見了，大驚發聲，幾乎暈倒，卻奮起勇氣作挑戰勢開口。）

千代子　你幾時回來的？

英次　（變色）先刻。

千代子　（反而冷靜）你的病怎樣了？

英次　你的病怎樣了？因爲你的病，放心不下，硬着頭皮回來了。

千代子　這眞是對不起了。

英次　我回來了，你是心裏快活的麼？

千代子　那不用說也明白的啊。

英次　怎麼明白呢？

千代子　隨你喜歡怎樣說？

英次　接到了你有病的電報，我是怎樣煩憂，祈求你的病好，是怎樣在神前拜禱，因爲是太放心不下，所以無理的回來了，可是你把什麼給我看了。

千代子　（冷靜）我是也想求活的。

英次、就是欺騙我，也想求活麼？爲什麼不說眞的話。

千代子　就說了眞的話，想你也不放我逃走的。

英次　使得哥哥歡喜了麼？

千代子　這並不是信一君是心中就掛着我，突然回來的。但是，我曉得遲早總有這一天要來的，而且我也等着。

英次　你看得我是什麼都不相關的。

千代子　你是一個人能夠活下去的。

英次　不要正在我生病的時候逃，也不妨罷。

千代子　我曉得你的病也是假病。

英次　我不是假病。

千代子　但是你信上寫着不能旅行，請來一來，這話不是假的麼？

英次　醫生說是要靜靜的，可是我看到了你有病的電報，總覺得你不要死了呢？

千代子　若是你不回來，我絕對不會死的。

英次　我只當你一個人孤另另的睡着。

千代子　恐怕是你的朋友，通知了你，信一君回來了，所以你是趕回來的罷。

英次　瞎說！

千代子　你心裏是希望着我的死。（哭泣）

英次　隨你哭罷，哭了也不會有人同情你，我已完全明白你的心了。

千代子　那麼好好地分手罷。

英次　（冷語）若是你發誓約，和我哥哥斷絕，我就和你分手也可以。

千代子　這種後來的事情，是不知道的。

（二人沈默相對睨視）

千代子　就是裝出這副臉相，我一點也不怕。

英次　（站起）你眞個無論如何要和我分手麼？

千代子　除此之外並無別法。

英次　你看我能夠允許麼？

千代子　允許不允許，是不成問題的，因爲我已經決心出去了。

英次　我不允許，你也走麼？

千代子　對。正是。

英次　能夠走，你走走着。我是想寬容你，

儘量地寬恕。對於你的心情，也想儘量地諒解。可是你是這個樣子，對於我的侮辱，我再也不能忍耐了。

千代子　不能忍耐了，你要怎麼辦呢？莫非要殺死我麼？你想殺了我，你能够活下去麼？坐在牢監裏也不妨麼？大家見笑，也好麼？還是想着要強逼同死麼？想想殺了我以後的事情，仍能說要殺我麼？

英次　……

千代子　妻是丈夫的所有物品麼？妻是丈夫的奴隸，可以隨意生殺麼？丈夫可以把妻關在箱裏，說要逃就殺，這是丈夫的權利麼？眞的，我也是不知心中是怎樣想能够愛你纔好哩。可是天不許我，我又有什麼法子呢？我以爲這是無可如何的。我眞是覺得非常對你不起。可是我已經決心了。那麼，就此告別了。請你保重身體，不要記念着我。

千代子慢慢地要退場，英次用憎惡的眼光看着她的後影，終至不能忍住，撲了過去，發狂一樣地亂打，千代子也就抵抗。亂鬪之後，都像狂人。英次扼千代子喉。千代子死。暫時還不放手，發出奇怪的笑聲，稍停，突然起立。

英次　看着死骸低聲　我做的事體，是不得已呀。除此以外，已沒有別的法子了。你實在够有被殺的資格。誰都承認，我做的是不錯。好好地死去！

英次不安逸地亂走，像瘋人一樣的搖搖頭，打打腦，又在死骸前立定了，看着千代子的死臉，突然之間發聲哭。

英次　你是可憐的，可憐的女人。我怎樣的要想使你幸福呀。可是我除了這樣之外，沒有別的法子。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英次突然伏倒在千代子死骸上，看着臉面，哭得更加利害。忽然想使他回生，試試人工呼吸，更加發慌了。　（幕）

（未完）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五年七月一日

◉法權調查會議各國代表起草報告書，分三項：(一)關於中國法典之報告；(二)調查各省司法之報告；(三)對於領事裁判權之意見。對中國收回領事裁判權，認爲尙非其時。

◉吳佩孚限田維勤軍三日內攻下懷來，期滿，田續請展限兩日。惟此路山勢險峻，似未易成功。

◉孫傳芳出巡抵徐州，檢閱軍隊及查視防務，並與山東接洽聯合勦匪之辦法。

◉浙江各屬於大旱後，錢塘江流域及紹興各處發生重大之水災。

同　二日

◉奉俄會議重開，俄代表謝列布略闊夫回奉出席，雙方議案計二十一件。

◉收回上海會審公廨交涉，中國方面由江蘇省當局代表丁文江許沅提出「臨時法院之具體案」，領事團允接受，俟提出修正案後再議。

同　三日

◉關稅會議各國代表在荷使館集議，決定暫時停止會議，俟中國代表能出席時，各國代表仍可到會繼續開議。因中國無正式政府，此項議決案用宣言形式發表。

同　四日

◉湖南各江水漲，全省有大水災。

◉蔣介石覆趙恆惕電，吳佩孚復起，必繼孫中山之志討之，並勸趙及葉開鑫改圖。孫傳芳兩次電蔣阻止入湘，未得覆。湖南戰事之調停已歸失敗。

同　五日

◉吳佩孚向新聞記者表示，決於兩星期內補充關稅會議代表以謀繼續會議；倘各國代表託詞不肯繼續開會，即自行宣布關稅自主。

◉關稅會議停止之影響遂成杜錫珪延長代閣之形勢。吳佩孚代表張其鍠有杜閣改代爲署之運動，惟杜錫珪僅允開閣議，補閣員，挽回關會形勢爲止。至各方希望出任外長擔當關會主席之顏惠慶，則表示不就，薦蔡廷幹自代。

◉江西贛河饒河撫河水漲，堤岸崩塌，演成巨災。揚子江上游之湖北及下游之安徽亦均有重大之水災。

同　六日

◉杜代閣開第一閣議，即用國務院攝行之大總統令，特任蔡廷幹任外交總長，准署內務總長田應璜辭職，任張國淦繼署內務總長，羅文幹署司法總長，蔡廷幹辭稅務處督辦關稅特別會議委員職，指令慰留。

◉廣州國民黨常務主席張靜江辭職，蔣介石被選繼任，並被任爲國民政府委員。

同　七日

◉河南樊鍾秀之亂，範圍擴大，由南陽擾光州。

◉田維勤軍攻懷來，豫定本日會師懷來車站；但該軍實際尙被阻於沿河口，未能出長城。奉軍在南口正面於五日下總攻擊令後，亦無進展。

◉山東程國瑞之第三軍以勦匪名義向膠州開拔，原駐膠州之畢庶澄第八軍亦以準備檢閱名義集中膠東，雙方對壘形勢險惡。濟南方面急電北京，催張宗昌回省處置。

同　八日

◉國務攝行大總統令：任金還爲中國銀行總裁，張嘉璈爲副總裁。嚴智怡爲商標局局長。又指令外交總長，中奥通商條約業經互換，應卽公布。

◉關稅會議中國委員開會之結果，決定請外交總長蔡廷幹通知各國代表繼續開會；但各國全權代表及專門委員多已出京。

同　九日

◉蔣介石就革命軍總司令職，粵政府授蔣以極大之權力，並舉行極隆重之典禮，蔣卽誓師北伐，並下總動員令，限在粵六軍於一星期內開拔完竣。

◉收回上海會審公廨交涉，雙方已討論完畢，俟分呈南京省當局及北京使團批准後卽可簽字。

◉張宗昌電國務院索討赤軍費五千萬元，按月軍費一百零五萬元。

◉津浦鐵路由蘇魯兩省當局約定開行全路客貨車，南北兩段仍保持分立狀態，惟在臨城站交換車輛，以便南北交通。

同　十日

◉國務院攝行大總統令：任劉永謙爲海軍次長。海軍第二艦隊司令許建廷免職。

◉張作霖因南口懷來戰事難速決，不及坐待，卽由天津回奉天。

同　十一日

◉國務院通電各省，請按「稽核章程」放還已扣留之鹽稅。此舉係因孫傳芳匯還所扣鹽稅而發動。

◉唐生智以粵桂援軍，乘水災分路大舉返攻，葉開鑫軍不及抵禦，紛紛潰退，葉本人亦棄長沙退岳州。趙恆惕李倬章急率大隊援軍赴岳州布置禦唐軍事。唐生智向廣州報捷。

◉鹽務署收回長蘆鹽稅，與直隸省當局訂定條約，規定由鹽務署每月兩次撥付直隸省洋三十萬元，直隸省當局此後不再干涉鹽稅事宜。該約有效期間爲一年。

同　十二日

◉田維勤軍任右翼作戰之第三十九旅旅長陳鼎甲（係由國民第二軍史宗法舊部改編）受敵方運動倒戈，回踞京西妙峯山，田除派兵圍勦外，又電吳佩孚張作霖及各司令兜勦逃竄餘衆。吳加派毅軍兩旅加入田軍右翼擔任肅淸叛衆事宜。

◉吳佩孚通電，請所有留用鹽稅各省將扣款交還中央，並聲明本人經手保留各處鹽稅已實行交還。

◉北京商場受直魯聯軍使用軍用票之影響，已久成停閉景象。張宗昌特以現款收回軍用票一百五十萬元，在天安門焚毀，其餘之票，規定於三個月內全數收回。

◉國務院攝行大總統令：特任張英華爲全國煙酒事務署督辦，何煜督辦京都市政事宜。

同　十三日

◉上海西文報紙披露會審公廨交涉雙方當局嚴守秘密之議定條件，外國律師團以本身利害關係，起作反對收回公廨之舉，並派定代表赴北京向公使團活動。

◉去年八月間引起廣州政潮之廖仲愷被刺案，經審判委員會判決，梅光培郭敏卿移送總司令部軍法審理，梁博處死刑，林星處三等有期徒刑三年。

◉國務院攝行大總統令：特派陶家瑤爲全國水利局總裁，李鑄爲副總裁。又指令准督辦中俄會議事宜王正廷辭職，將所有會務概歸外交部接辦。

同　十四日

◉國務院攝行大總統令：特派蔡廷幹顧維鈞楊文愷張志潭張英華梁士詒顏惠慶王寵惠王蔭泰潘復爲委

夏仁虎爲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委員。特派蔡廷幹顧維鈞顏惠慶王寵惠張英華王蔭泰爲關稅特別會議全權代表。又指令外交財政兩總長呈擬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組織章程，准如所擬辦理。

◉廣州外交部照會美領事，反對關稅會議之重開。

◉溥儀左右之清室遺臣向吳佩孚請願恢復民國十三年優待條件未修改以前之狀態，吳不加意見，將該請願書交杜錫珪，杜提出閣議，即決定交內務部核議後再行提出。

◉奉俄會議重開後，因張作霖提出加拉亨先行離華之議案，復停頓，俄代表幹旋無效，即回國。

◉北方有大風災，京津至滬電訊交通全斷。

同　十五日

◉廣州政府與英國代表開始爲解決罷工及抵制英貨之談判。廣州政府代表爲陳友仁宋子文顧孟餘，英代表爲香港律政司金培元，華民政司夏德理，沙面英總領事普理寧。陳友仁陳述主張保持英國在華既得權利者之錯誤，對抵制英貨，謂『英國果誠意在此通商，一如在其他獨立國中專爲銷售其貨與採購吾貨而來，則對之當無無謂之過慮感想』

◉孫傳芳巡視江北，因湘局變動，贛邊吃緊，由揚州趕回南京。

◉杜錫珪內閣仍有人欲撼動之，吳佩孚張作霖所贊同之繼任總理陸徵祥，因張國淦等之電催，表示願即回國。

◉國務院攝行大總統令：特派張厚琬爲航空署督辦。張孝若爲揚子江水道討論委員會會長，陶家瑤江天鐸陳鑾爲副會長。朱慶瀾爲賑務督辦，王世棨爲會辦。葛應龍爲全國煙酒事務署署長，惲寶惠吳文孚會辦京都市政事宜。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

◉德國社會黨決議投票反對政府所擬對前皇室產業折中處置之提案。德國因此又起政潮。政府宣稱如此案否決，則政府辭職，或解散國會。

◉西班牙破獲暗殺西王之陰謀。

◉英國煤礦工作八小時案在下院三讀通過。

同　二日

◉加拿大國會被新政府解散。

◉荷蘭第二院批准荷德商約。

◉德政府因與登堡總統之請，撤回皇室產業折中處置之提案。

同　四日

◉法國編製理財計畫之官場專家委員會構就報告，主張國會宜暫時放棄其關於政費之特權，宜予凱勞以更大之職權，俾可管理財政事件。

同　五日

◉法國白里安與荷蘭公使簽定公斷條約，以謀兩國爭端之和平解決。

◉英意兩國成立關於阿比西尼亞之協約，法國不提出正式抗議，但將保持自已權利，並請英意說明勢力範圍一名詞之意義。

同　六日

◉墨西哥總統下令禁止有組織之宗教，該令自七月三十一日起發生效力。

同　八日

◉葡萄牙總理柯斯泰將軍因日前內閣不能饜滿革命之期望，罷免殖民內務外交三部長之職。

◉英國煤礦八小時工作案在上院三讀通過，即經英皇批准。

◉俄國工聯總行政會決定將俄國各工團所捐助三十七萬盧布匯交英國礦工。

同　九日

◉美總統代表湯姆生至菲列濱調查菲島狀況。菲列濱立法議會定於七月十五日正式開幕。

◉葡萄牙陸軍要求柯斯泰將軍辭總統職。柯斯泰政府即被推翻，柯斯泰被拘禁，以迦摩那將軍為總理，組成新內閣。

同 十日

◉法衆院通過信任政府案。

同 十一日

◉葡萄牙前總統柯斯泰將軍獲釋出游外國。

◉摩洛哥王至巴黎參加巴黎回教新禮拜寺開幕禮，及慶祝戰勝阿白台爾克林之禮節。

◉美國海陸軍兵工廠俱爆毀，全區域幾成戰場，損失甚大。

同 十二日

◉法國財長凱勞至倫敦與英財政大臣邱吉爾談判英法債務，當簽定合同。

同 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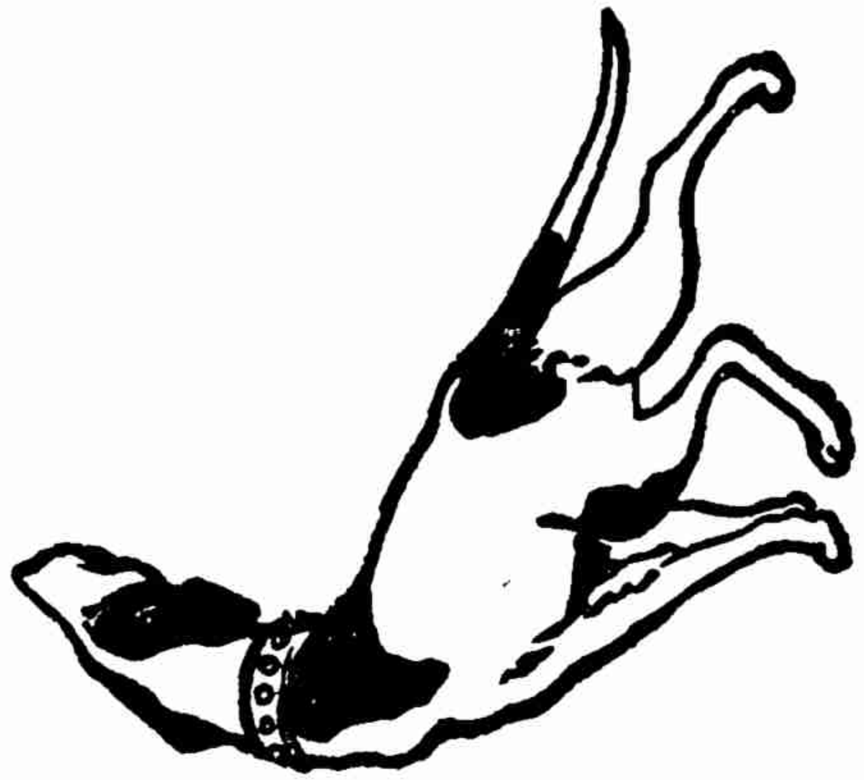
◉協約國軍事檢查會照會德國裁軍委員要求撤退武裝，改組軍隊，並指陳德國有秘密軍事機關。

◉法總理白里安與西班牙里維拉將軍簽定法西間關於摩洛哥之條約。

同 十五日

◉英國自總罷工取消後，工團公會與礦工幹事未有會議，今日第一次集議，工團公會允予礦工以完全之援助。

◉亞洲民族大會委員會在日本集議，決定自八月一日起在長崎開大會議三日。此會在於增進亞洲各民族之友交，並建設亞洲各國聯盟會。



原文献残缺